

# 我的荣光与梦想

2005-2009

张涛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

——《香草山》，余杰

#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 改变 .....	4
第零节 - 开端 .....	4
第一节 - 推倒重来 .....	6
第二节 - 第一印象 .....	8
第三节 - 辩论及其他 .....	10
第四节 - 最重要的转变 .....	14
第五节 - 小结 .....	20
第二章 - 团队 .....	24
第一节 - 分析 .....	24
第二节 - 建设 .....	26
第三节 - 难题 .....	30
第四节 - 合作 .....	33
第五节 - 暴风雨前的平静 .....	39
第三章 - 成长 .....	40
第零节 - 小序 .....	40
第一节 - 重生 .....	42
第二节 - 风暴 .....	47
第三节 - 思考 .....	57
第四节 - 雨后彩虹 .....	66
第五节 - 换届 .....	74
第六节 - 另一段人生 .....	83
第四章 - 成熟 .....	93
第一节 - 并不光明的开始 .....	93

第二节 - 一路向前 .....	96
第三节 - 社会现实 .....	102
第四节 - 离别的季节 .....	111
<b>第五章 - 重新上路 .....</b>	<b>118</b>
第一节 - 挑战 .....	118
第二节 - 领导艺术 .....	123
第三节 - 新大陆 .....	132
第四节 - 朋友们 .....	139
第五节 - 梦想 .....	145
<b>第六章 - 告别 .....</b>	<b>149</b>
第一节 - 不甘心的离别 .....	149
第二节 - 地震 .....	160
第三节 - 离别赠礼 .....	173
第四节 - 再见 .....	177
<b>第七章 - 追梦 .....</b>	<b>180</b>
第一节 - 大战之前 .....	180
第二节 - 百日战争 .....	188
第三节 - 欢愉时光 .....	198
<b>第八章 - 未来 .....</b>	<b>201</b>
第一节 - 选择 .....	201
第二节 - 最后的日子 .....	205
第三节 - 明天 .....	215

# 序

今天是 2008 年 10 月 16 日，我已经无法很清晰地记忆起三年前的今天自己是以怎样的心态坐在这同一个位置。

这几天，因为应聘的事搞得人整个很烦躁。没笔试的时候盼着笔试，笔试完了又惦记着啥时候才能出面试名单。每天生活唯一的意义就是等待。一分一秒，似乎不再如前三年那般珍惜。

我，不是很喜欢生活变得这个样子。

于是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帮朋友翻译了 5 页人机交互认知判断领域的论文；蹲在寝室玩了 3 天 PSP 上的《王牌空战 X》与《山脊赛车 2》，不断挑战着游戏中的极限难度；时不时地冲出寝室，绕着学校跑一圈；……

但这一切都只能暂时抚平心中的躁动，过不了多久那种感觉又会来纠缠我，简直无法逃避。

今天，突然意识到，这一切的根本或许并不是等待带来的。乱我心者，并非对未来的迷茫，而是对逝去之物无法挽留的无力感。

这三年多时间，经历了荣誉与失败，积累了众多夜晚的思考，见证着我逐步的成长。大学生活，作为踏入社会前的一个发射台，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使命。这段日子，将会一直在我的生命里发光。

但人是容易遗忘的动物。谁也无法预知当未来需要这段日子闪现光芒、给予指引时，到底还能不能清晰地记起它们。

所以，我选择记述，用这段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人生中都比较空闲的时光来记录这三年走过的路。

当然，这篇文字也是写给你看的。我不知你是谁，因为我不知这篇文字到底会被哪些人所阅读。如果你非得认为这些文字是写给某个对象的，那么，好吧，It's just for you.

给全文拟了一个标题《我的荣光与梦想》，这些文字是关于一个 22 岁青年在大学期间的成长之路，其中参杂着各种荣光、惨淡、梦想、失意。

在阅读正文前，应该先提醒你，后面的文字都将按时间顺序排列，每个学期一个章节。

其中包含但不仅仅是以下内容：

1. 学生会。无论别人喜欢或不喜欢，要记录我的大学生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2. 人际交往。文中会记录在这三年生活中与我交际的各位朋友、同事、路人甲乙丙。
3. 社会体验。与社会上各个组织及个人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我最终做出工作的决定具有一定影响。
4. 精神生活。在大学生活以外，我还保持着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是这个世界让我能够在现实中持续发光。

以上四条将是后文讲述的主线，其中会偶尔思维发散一下，论述一些现在也不知将论述什么的话题。

在叙述中，我会尽量以当时的心态去描述当时发生的事。所以你可能会发现对待同一件事，在第一章和后面几章中我持着不同的态度。所以请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本文。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感谢余睿、李汶锴、董明德、周杰以及我的 350D 相机和 Blog。是他们帮助我确认了各个记忆的细节，不然这四年的事混杂在一起，一个人想还真难想清楚是怎样一条时间线。

文中相关的 PPT 和各种文档，请去这里在线查看或下载：

<http://ciei.hidecloud.com>

如果阅完本文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去上面这个地址去发表留言。

看到这里，如果你还有兴趣继续阅读下去，那么：

就让我们开始吧。

# 第一章 - 改变

## 第零节 - 开端

在 08 级的新生入学讲座上，我演讲的主题是 ‘Change’ 。本意是想学弟学妹们能好好审视自己当前的处境及个人能力，对新环境快速适应并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那么，在我大一入学时，又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经历了 12 年的基础教育，带着一个不好不坏的成绩来到重邮，进入了 CIEI。可能是高考的劲还没缓过来，开学前的 8 月及之后的 9 月，自己设想的大学生活都是与过去告别，不再像之前 12 年那般懒惰，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最后一段作为学生的日子里好好体验一下认真学习的感受。

虽然后来的经历抹掉了这个曾经的梦，但是那种学习的感觉还是在某个时刻捕捉到了，这样想来，亦算满足。

入学的细节已然模糊，只记得周导(辅导员)给了各个班一张表，让大家填写自己的爱好与特长。朦朦胧胧的我在那张表上写下了：计算机、写作。

我们的寝室在 16 栋这栋与其他宿舍相对隔离的地方。三位室友分别来自重庆、昆明、广州，他们的存在，让这三年充满精彩。



开学后就是军训，关于这件事我已经没有太多回忆。只记得因为手机被教官踢了一脚，因为身高进入飞虎队遇见‘向后转’教官，认识了和我站在一起的程同学，以及歌神‘学友哥’。

军训中的某个夜晚，03、04 届的学生会组织了一场慰问演出。从小对歌舞缺乏敏感性的我没有对其留下任何感觉。但回想起来，这算是与组织的第一次接触吧。

## 第一节 - 推倒重来

军训结束时，学生会也到了招新宣传时期。来我们寝室的是王刚(当年的科协副会长)，看着老董(室友)对那份宣传册及王学长的解说很感兴趣，我完全无法理解。

从小的成长环境及经历，让我对一切官方机构、各类干部充满了排斥感。厌恶官僚作风、讨厌假兮兮地故作姿态、无意于玩弄权术.....因为受一些小说及各个学长的影响，在那时我的眼中，学生会几乎涵盖了这一切劣质。

因此那时对大学该走怎样的路幻想很多，但唯独没有学生会这条。

后来陪着老董去参加科协的面试使我认清了一个现实，自己的人格分裂已经到了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地步。虽然坐在面试的教室里自己还对这个组织没什么兴趣，但一站上讲台，不管是自我介绍还是回答评委提问，都冷静并流利到让我惊叹的程度。当时面试我的有泳宏哥、王玮学长、亚莉姐，据后来的了解，他们对我那次面试的表现都感到满意。但当时的自己，完全无法对自己的表现做出合理的解释，就好像是一个陌生人站上讲台帮我完成了面试一般。

这之后文宣部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面试，我惊讶于他们怎么知道我这个人的。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开学时那张特长爱好表的缘故。但因为进入了科协的复试，便婉言拒绝了文宣部的邀请。

糊里糊涂地进入科协复试，在 2401 等了半个多小时，一位男学长走进来，看了看我们，说：大家都等久了，在座的我全要了。然后就转身离去。我没看清

他的面貌，也没想到复试就这样结束了，唯一记得的只是学长风风火火的气魄。

从今以后，就成为了科协的一员。

才进入科协及学生会，有很多人和事需要熟悉。那个月的前半段时间基本都在探索中度过。

## 第二节 - 第一印象

说到与组织的熟悉过程，有个段子是不得不说的。加入部门第二周，轮到我值班，那时正好在进行三下乡优秀团队的宣传，2教4楼学生会办公室里放了几块04与03级三下乡的照片展板。第一次值班，也不知该做什么，就凑去展板那看看照片。这时一位学长走了进来，实在不知该说什么的我只好傻傻地问了一句：学长，三下乡一般都干什么啊？

他的回答内容已然忘记。总之是简洁又准确，让我想接着说下去都难。于是只好询问他的部门。没想到他的答案是‘学生会主席’，我顿时尴尬到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进入学生会居然连主席都不认识，该死该死。但更出乎我意料并且更加尴尬的是他的后一句话，‘兼任科协会长’。老天，我去死了算了，囧。稍稍调整过来后，我才意识到‘他’就是那晚走进2401，右手一挥，把我们复试人员全要的那位部长。从此之后，我记住了自己老大的名字——刘忠坤(后文称坤哥)。

第二个段子已经是11月的时候，再次轮到我值班。坐在我桌子对面的看上去像是一位学长。从来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我居然又问了那个问题“学长你是哪个部门的啊”。对方平静地望着我，说到“我是学生书记，张帆”。\_-|||，为什么这种事非得发生在我身上，祸从口出果然是至理名言。

其实这两个段子都反映出本人一个很大的毛病，不管是记名字还是记长相，不让我和他呆上一两周是没法记住的。在这点上一直很仰仗余睿和胖子，出门在外认人的活都交给他们了，我倒也落得轻松。

我们通信 5、6 班的助理班主任是廖名扬学长和陈娜学姐。在见面班会上，廖师兄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低调”，这句话对我和余睿的大学生活影响颇深，记得那一年时间，我和余睿之间的对话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就是‘低调、低调’。当然，这句话再补上坤哥在第一学期期末给我说的“抬头做事，低头做人”就真的圆满了。

廖师兄和坤哥对我们这两届学生会及通信人的影响不能用某种尺度去衡量，在后来包括他们离任离校之后的日子里，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通信之所以优秀的原因。在 07 级的新生入学讲座上我曾经说过“优秀是一种传统”，而传统是需要‘人’去继承并发扬的。很庆幸自己能接过这火把继续传递下去，也希望各位前辈能对我们的成绩感到欣慰。

### 第三节 - 辩论及其他

那年的 11 月是忙碌的，在余睿的邀约下，参加了新生辩论赛；学生会会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习；班上的民主生活会与精品活动（现已改名为团日活动）也一直在帮忙。

对于辩论，一向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感觉其过于注重辩之形式，而忘记了辩的意义。与人争议或讨论问题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解决问题，而辩论在意的是诡辩之才，口头之快，于这个现实世界并无任何作用。但既然是拿到手的任务，便要用心去完成。

当时组成那支队伍的成员，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余睿、张永昊、胡璨、陈静。带队的是邓可凤学姐，见面就对着我们小孩小孩的叫，一时间很难适应。不过一年过后，自己也染上了这习气，\_-b。凤姐对我们很好，经常陪着我们在中心食堂讨论。不过可怜的风姐很无辜地遇上了我们这支队伍，用决赛完毕后评委对我们的评价就是“这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辩论队”。

因为大家都是新手，因此考虑辩题时的思路和辩论队出身的凤姐差别很大。在凤姐的眼里，我们的想法对于辩论来说或许都是一些奇谈怪论吧，尤其以我为重，为了这点，没少挨批（不过不打不相识，也因为这点后来与凤姐熟络了起来）。批归批，上场前的最后关头，她总会告诉我们，按照自己的思路打下去，不要考虑那些批评。

因第一轮轮空，让本就对辩论无知的我们更加迷茫。不知打第一场比赛前的她，有没有对我们抱有希望。与经历过一场比赛的对手相比，我们服装不够整齐，用语不够专业，甚至连一辩稿都是赛前一夜拼命赶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支土八路，在赛场上用各种奇异的理论和辩驳方法一路活到了决赛。不要说旁人怎么想，五人自己也觉得是个奇迹。

在决赛来临前，两条线撞到了一起。学生会这边要搞新干事联谊，我们部门出的节目是 Cosplay，而刚好干事联谊和辩论赛决赛是在同一天。记得那时因为对辩题的理解内部争议很大，到最后一晚都没确定一辩稿，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在中心食堂聚头，各司其责，希望把前几天落下的进度赶回来。中午大家刚吃完饭，我已经拿着 S.W.A.T 的作战服奔赴重邮宾馆多功能厅进行 Cosplay 排练。话说我这样的军事 Otaku 穿着 S.W.A.T 作战服，手持 MP5-SD5 登场，做了一连串每次回想都冒冷汗的动作组合。所幸的是观众反响还不错，但我已经顾不上观赏后面其他部门的节目，那时已 5 点，脱掉戏服直接赶赴中心食堂与队友集合。

关于那晚的比赛过程不想详述太多，一如既往的怪招迭出，自我感觉是比前两场打得轻松。在得到冠军的同时也得到了评委的那句“非传统意义辩论队”，现在想来，对这个称呼相当受用。

在辩论赛一路打过来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两个班和 1、4 班合作完成了大学第一个精品活动——那些花儿，关注的主题是未成年人犯罪。因寝室里两个都是班委，又可悲的和余睿关系好，这个活动基本是全程跟着做下来了。

活动中需要我们去少管所采访，并参观少年犯的生活。在那里真真切切面对着与你一样年轻但完全属于不同世界的人，感到窘迫的居然是我，而他们显得很自然。其实在很多活动中自己印象深刻或者吸取到的经验，与该活动的主题并无太大关系，往往就是这些片段、这些经历，让你对生活有所积累、有所顿悟。

记得在精品活动总结晚会顺利结束后，大家一起欢呼庆祝，彼此慰劳这一个月来的辛劳与汗水。我和余睿却很难融入现场那种欢乐的气氛中，走出 2116，来到老操场旁，呼吸着夜晚微凉但清新的空气。事后与他交流，原来那时彼此的感觉都是：终于结束了。

一个月来的四处奔波，为了排练晚会克服的各种困难，在那一刻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不知这是不是就叫做成长。自从那以后，做事时我不再期盼结果带来的欢乐，这反倒使得自己更看重在过程中寻找乐趣，将细节做到极致。

这个活动带给我的还有一个朋友——徐又林，通信才子。那时我还在思考湖北黄石是不是一个惯出才子的地方，但余睿的存在彻底否定了这个想法。

余睿和徐总是老乡，高中也是同一个学校，但之前与徐总的交际并不算多。直到这次筹备精品活动总结晚会，徐总在话剧中任编导演三职，这燃起了我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内心那一团火。曾经就读过的重庆南开中学有一个很坚固的传统——每年一度的话剧比赛，当然剧目自然是校友曹禺前辈的《雷雨》。而且在每年的班级元旦晚会上，不才的鄙人也编导演过两个话剧。



共同的兴趣——阅读、写作——让我和徐总很快成了朋友。对了，他的助理班主任就是坤哥，这世界真小。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个科协的传统也创立了下来——大学生之家。这是一家位于我校南门外侧，往中药研究所那个方向的家庭餐馆。虽然简陋，而且菜品单调，但氛围却十分温馨。用坤哥的话说：有家的感觉。

餐馆就是老板夫妇家的客厅，菜式永远是那几个。一周不同的日子去，就会喝到不同的汤。要是老板心情好，还能吃到烧白或其他什么菜。男老板很能聊，每次去吃饭总要和他说了上几句。

已经忘了坤哥一开始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但自从第一次去吃了之后，那就成了我们部门经常光顾的餐馆之一。直到 2 年后，因为租房的学生逐渐离开那个区域搬到黄桷小区来，老板不得不关闭了那家餐馆。貌似男老板现在在给校内一些教授老师家里做饭，能吃到那样的饭菜，老师们真是有福气啊。

#### 第四节 - 最重要的转变

辩论赛、精品活动、干事联谊，这些事在时间跨度上已经包含了 10 到 12 月初。它们从某些方面改变了我，但这个学期最重要的转变还是来自于“寻找·起点”讲座。

才进入科协，经各位学长学姐的口了解本部门的常规工作就是辅助学校学院开展各类科技竞赛。比如报名登记、奖状发放等，但一直缺乏原创性活动。为此，坤哥选了四个干事出来策划一个全新的部门活动。这个小组的成员我已经记不太清晰，记得的名字有：丛铁铮、朱慧雅。

可一来对学生会熟悉不够，二来对大学科技活动没有丝毫了解，我们四人想了一周也没太大进展。

这时正式行课已经差不多一个月，计算机文化基础课是很多同学都不感兴趣而且很难听懂的一堂课。因为自己从小接触计算机比较早，对各类计算机科普知识还算有所了解，觉得课本上的内容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易懂的形式讲出来。并且我也深知下学期将要学习的 C 语言对很多第一次接触程序语言的同学来说有多么重要。

但在课程结构中，不可能会有老师告诉你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接下来几年的发展需要哪些知识。所以这应该是一个需求缺口，调查一番后，也没发现有其他组织在做相关活动。

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直接找到坤哥，阐述了这个需求分析，提出以讲座交流会的形式来实施，并由我自己来讲这个讲座。坤哥没想太久，答复到：好，你们放手去做吧。干净利落，很符合他一贯的风格。

两年时间，我才意识到说出这个‘放手去做’需要多大的勇气。自己当上部长后，面临来自各界的压力，如果一个大一的小孩突然提出要自己做一个讲座，我可能真的无法以当年坤哥说出‘放手去做’那般的气魄对这个小孩许下同样的承诺。这么一个公众性的活动，一旦搞砸了，该怎么给老师和同事一个交代，对部门未来活动申报会不会造成影响，部门形象会不会受损？

当能理解并感受这一切时，已经到了坤哥要离开学校的日子。那时经过两年演讲锻炼的我，早已伶牙俐齿，不惧于任何场合说话。但偏偏那句‘感谢’没能说出口，使之成为我大学里很难迈过的一个遗憾。

回到 05 年的 11 月，在给这个讲座想了一个名字“寻找·起点”后，我们这个四人团队开始实施详细的策划方案。第一次写传单，第一次上寝室敲门宣传，第一次催着美宣的同事要海报，第一次为了演讲而准备 PPT，第一次找辅导员宣传活动……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沉浸在这种忙碌中，完全忘记了 3 个月前自己还对干这些事的人抱着鄙夷的态度。

11 月中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讲座，考虑到万一我发挥得不好使全场冷掉，而且那时的自己也缺乏对本专业的了解，所以第一场活动实际上是我与 03 级的刘斌新学长各负责半场的。

但演讲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大学之前，对站在众人面前说话有一种抵触感。自己更乐意做一些幕后的事，比如编剧、导演、技术支持、顾问之类的活。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讲话，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局促。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当时决定自己做讲座，现在也很难判断了。

活动当晚，我 5 点就来到了 2401，安置好电脑等设备后。走出教室，开始在走廊上徘徊。今晚到底会来多少人？我心里没底，也没人能告诉我，因为这种讲座就从来没人办过。而且我能克服紧张，在台上很自如把准备好的内容讲述出来么？一个个疑问随着同学一个个的入场而慢慢消减下来。最终人数大概是 30 到 40 左右。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的数字，不至于少到无法进行，也不会多得让我怯场。

18：30 的时候，坤哥带着斌新学长来了。短促的介绍认识了对方，然后进场开始准备上台。记得那时候的“寻找·起点”还有主持人，当时是朱慧雅。

现在来看那个时候做的 PPT，真的只能拿简陋来形容。而且毫无章法可言，累赘和混乱充斥其间。但也正是有了这个因由，我才开始对 PPT 制作技术认真起来。对了，当时还给这讲座想了个口号：寻找新坐标，赢得新起点

上半场是斌新学长给大家介绍大学里能参与到的科技活动，着重介绍了数模和计算机仿真两个比赛，并且现场演示了一个他的参赛作品。

该来的总会来，斌新学长下来了，我看着主持人的嘴不断开闭，知道她在介绍我，但越听介绍我越别扭越紧张，这也是后来两年半的讲座都没有主持人的原

因(08级的新生入学讲座已经不属于“寻找·起点”了，所以例外)。抱着紧张的心态站上了讲台，不适应地望着台下几十双目光，努力克制自己不要结巴，保持上半身不抖，因为被讲台挡住的双脚已经抖得很厉害了。

还好，讲完第一张 PPT，生理上的反应基本停止了，对身体的控制感回归。第二张 PPT 只有一句话“你的态度决定很多事”。当说出这句话时，自己也被自己打动了。接下去的演讲容易了许多，讲得也算条理分明，顺利结束了整个讲座，飞速下台背朝观众冷静自己。

活动结束后，与斌新学长聊天，他说我这水平在同年级里应该已经很不错了，再讲几场也没问题。不知这是不是客套话，但这是对于我的演讲的第一个评价，给予了我很多信心。虽然其他同学的反应不得而知，但就凭斌新学长那句肯定，那晚我睡了个安稳觉。

有句俗语叫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本来对前一日的讲座，醒来就已淡忘。自己只是把它当作部门工作的一部分，并没有很认真的去看待过这整件事。

但世事无常，包括我自己在内，谁也不知道那一晚的演讲将改变我的大学生活或者说这一生。每与友人谈起此事，总会有这样的说法：就算没有这个讲座的锻炼，我也会在其他某个时刻发光，从而改变。或许是这样的，但人生不能假设，我们只能珍惜自己做出的每个选择，并为此感激。

第二天的细节已不太清楚,但自从那场讲座之后,程亚莉学姐(后文简称莉姐)对外介绍我的方式都改为“他给 05 级的做讲座,才大一就给他们做讲座……”等等、等等。

从小到大,都是在表扬中成长。大部分家长见了我,都会称赞这个孩子好聪明,好喜欢读书,懂得又多。特别是在小学喜欢上计算机后,明明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太高深的水平,但因为这是一个大多数人不熟悉的领域,在家庭所能接触到的圈子里,我几乎被奉为无所不知的那种小孩。但我对外界的评价一直很抗拒,在内心中是感到自卑的。因为无论读再多书、积累再多的所谓经验,我仍然无法把这些能力转化为成功——做实事的成功。除了高中躲避进文学创作的堡垒,自娱自乐满足一番,实在是无法找出一件做得让自己或他人满意的案例。

虚名积得越高,我越觉得不踏实。十九年都没体会过真正彻底的成功带来的喜悦,使得我已经不敢去想象那种感觉到底是怎样的。

但就从那天起,我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别人因为我做的事而另眼看待我,同时获得周围人的关注。一开始真的是很不习惯,所以每次自己部门学长学姐向外介绍我时,都让我万分尴尬。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当时的非主流(不管从活动数量还是从编制上)部门,一般很难有机会和其他部门接触,但我与 04 级学长学姐的熟络,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

后来分析整件事,也有取巧的地方。比如能讲这个讲座的,通信学院有很多人,但我作为一个‘大一’学生有了传播的噱头。这就是所谓的机遇?

这件事不知怎么的就传到周导那里，说效果不错，下个月给全年级再讲一场。这也为后来“寻找·起点”成为常规性活动打下契机。

12月的第二周，2115教室，面对着全场05通信一百多号人，把第一场的内容进行扩充后讲了出来。这次没有了斌新学长，只能一个人顶台面。所以在演讲技巧和节奏上，都事先进行了很多考虑。所幸这些考虑都还算到位，现场气氛控制得不错。但紧张与窘迫还是无法轻易消去，因为不敢和听众有眼神接触，视线只好一直盯着教室后的墙壁，讲完后摸摸自己的脸，发烫。

第一学期的两场讲座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描绘得波澜不惊，但当时的自己的确是经过一番很痛苦的挣扎才有勇气站上那个讲台。讲台改变了我，使我更愿意倾听他人的话语与思想，乐于与别人分享我的idea。对于自己来说，交流与讨论，从来就没有这么有趣过。

当然，最关键的，是我在讲台上找到了自信。原来十九年的积累并非是杂乱无用的水草，自己一贯走的道路或许也能通向成功。每次讲座后，有同学来对讲座内容提问，并表示在其中学到一些东西时，我都无比快乐。当能清楚的感知自己所做之事能为他人带来收获，你应该就有一个奋斗的源动力了。

回到“寻找·起点”本身，这个活动明显还太过粗糙，执行层面的很多细节也没有考虑完善。所以有关这个活动的成长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进行讲述，这学期的“寻找·起点”更多是给我个人带来成长，让我在生活、工作各方面都找到了起点。

## 第五节 - 小结

军训、学生会招新、新干事联谊、辩论赛、“寻找·起点”、“那些花儿”.....  
当它们都结束时，时间也来到了 12 月。

每年此时，是我院一年一度的总结表彰大会，用来对这一年里通信学院每个成员及集体所取得的荣誉进行表彰。05 年时，学生会内部活动的 PPT 还是由科协来做。正好那时坤哥是科协会长兼任学生会主席，所以晚会 PPT 的策划和制作都是他的事了，顺理成章的，也就成了我的事。

作为主席的工作很忙，科协的工作其实很少能见到坤哥。因此那是第一次和坤哥一起工作。在红星网络室，我们俩从下午进去，对着当时那台老旧的电脑，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弄完整个 PPT。中间吃了各位部长带来的各式餐点，记得有烧烤、面包、牛奶.....

当时好像是因为收集资料方面出现了一些拖延，在大会召开前一天才收集好大部分资料，剩下的资料在下午和晚上陆陆续续的才发过来。因此在等待资料的过程中，就和坤哥在那聊天。和他这样纯粹的人谈人生谈理想，是我大学中乐事之一。

十几个小时的交谈，我大概清楚了学生会的历史及坤哥眼中学生会的现状、心中学生会的未来。同时，我也更加佩服自己的老大。有时候，你在某个阶段的行为基调就是这么定下来的。听着纯粹的人谈纯粹的事，自己完全被打动，并深深地认同了这套价值体系。是这些理念，支撑着我一直在学生会做下去，并为之



付出。相信在读此文的各位，也有或将有同样的体验，你们，总会在生命中的某刻找到值得自己信仰的事物与精神，那是一种很幸福的感受，希望大家珍惜。

翌日晚，晚会现场，我开始了自己作为技术支持的第一次体验(严格说来，作为技术支持的第一次是在班上的“那些花儿”活动晚会现场)。晚会全程2个小时，一直蹲在2117教室讲台的下面，负责播放PPT和调试音响。以至于后来的两年间每次看各种活动照片，都能在讲台的某个边缘看到我露出的半个脑袋或一支手、半支脚之类的。

第一次上大场合，不争气的放错了音乐。结束后被王老师狠狠批了一顿，之前基本没和她正面接触过，想不到一来就是挨批，心中对她顿生惧意。还好坤哥和其他几个干部过来给我解释，打圆场。但离开会场后，心中始终很愧疚，明明可以做得更好、明明是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要别人来帮我承担责任。细节二字，从那一刻起印在了脑海里。

随后而来的就是学生会换届选举。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的情况，感觉作为干事施展起拳脚来总有很多限制，如果想要实现更多想法，必须得处在干部那个位置上才行。在和坤哥他们交流后，得知大一是不能当干部的，所以后来换届时作的是部长助理。得到这个位置，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同一届的同事也有很多能力强的。或许，这也是“寻找·起点”那点虚名带来的收获吧。当然，这是那时的想法。现在看回去，已经能够很坦然的接受那个位置，因为就后来的经历来看，我的确是那一批干事中最适合在科协继续发展下去的。彼此都处于成长创业期，科协需要我，我也需要科协。

对那一轮换届整体印象并不太深，因为那时的学生会对于我来说还只是科协而已，其他部门的变动貌似与我没太大关系。唯一伤感的，是我与余睿的精神导师——坤哥和廖师兄就此隐退了。余睿可能还好点，他认识的人多；但对于我来讲，学生会里最亲近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个组织一下显得陌生起来。

换届后的科协班子——部长刘杏恩(后文简称杏恩)、副部长陈玉花(后文简称花姐)、副部莉姐、副部王玮、助理张涛。除了莉姐和王玮与我相熟外，与杏恩还不太熟悉，而资格最老的花姐是作为 03 级特派来帮助我们完成下学期科技文化节工作的。

新班子见面会上，花姐的自然大方让彼此之间很快缩短了距离。她一直让我们叫她花姐，以至于三年后的现在，我都叫不出陈玉花三字了。杏恩则是一个很稳重，但同时又很有童趣的老大，关于他的趣事，在后面的章节记述。王玮的热心与执着，是当时无法体会的，稍显内向的他在日后的工作中向我们学弟学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素质。莉姐因第一学期一直接触得比较多，反倒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只知道我们五人在某个层面都有相似之处的，或许这就是上文我提到的理念。

学生会的事都告一段落后，得面对一个被我忽视了一学期的话题——学习。本来想着大学好好学习，体验一下这样的学生生活是怎样的，结果完全被各样事务所打乱。学习这个东西几乎快被我挤到无名角落去了。所幸第一学期科目不多，努力复习了两周高数，总算所有科目平稳通过。

提及 05 年，有两个名字怎么都无法避免，坤哥、廖师兄。或许我现在真是众人眼中的千里马，但没有伯乐，现在的我不知在哪颓废着呢。两位师兄的赏识、提拔、帮助，我无以为报。只记得一句话：朋友一生一起走，兄弟二字留心头。

而除了他们，我的人际关系似乎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进展。还是不擅长主动与人结交、沟通。除了班上的同学，部门的同事，其他几个偶然结交的朋友，我几乎不认识其他人。每次和胖子、睿哥走在校园里，看着他们和一个又一个人打着招呼，我都感到很好奇，他们到底是怎样结识那么多人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四，也还是没解决。

回首这一学期，自己悄悄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转变。在一番感叹后，突然记起高二时写的一篇文章的开头：如果太阳一年落在向日葵上一次，他必将劲挺身姿，展现最灿烂的等待。

而这个学期所发生的事，所遇到的人或许就是我一直等待的阳光，这就是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一个学期做出的很多选择都对当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使我从行为模式和精神状态上产生了彻底的改变，虽然欢笑中总参杂着几丝凄凉，但我不后悔于那段时期的每一个选择。

决定了，就要前行。

## 第二章 - 团队

### 第一节 - 分析

经过短暂的寒假休整，一来学校就犯错了。学生会每学期开学前都会有一个干部培训，但我不清楚部长助理这个职位算不算干部，于是那次培训就没有参加。

没参加培训本身并没有什么，但是在培训上办公室收集了大家的通讯资料，汇编了通讯录。理所当然的，我没有出现在这份通讯录上。而每周例会点名都是那张单子，于是每周都会上演这么一出：

办公室点名，所有人名字念完后。

楠哥：OK，大家都到了，开始例会。

我可耻地举起手，说：还有我.....

不知为何那张单子一直没改过来，或者刚改过来没几周就换新单子，上面还是没我。于是每周举手的那一刻就成了干部例会的固定笑话时间。

第一学期勉强没挂科，但我对自己的学习状态起了怀疑。考虑着是否这学期该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毕竟有 3 门数学类课程在前方。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有点失败，开学订的学习计划几乎就没有实行过。使得到了学期中段，我对自己的执行力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这学期开学还有一件事，看似虽小，却在未来很多方面改变了自己——我把 blog 的写作方向从私人日记改为互联网观察，开始写一些互联网业评论并翻译一些国外的优秀 idea。从那时起，张涛，作为 hidecloud 的身份的另外一种生活开始了。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部门，上学期太过投入于“寻找·起点”，与部门内部的干事接触很少。除了经常一起的两人外，其他同事几乎没太多交往。到了这学期，大家都因为一些私人因素而要么选择退出、要么开始对部门工作失去热情。

那个时候，毫无大局观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严峻的一个形势。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规划里，策划着这个学期的“寻找·起点”该怎么做。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当年的危机看似偶然、其实必然。整整一个学期没有活动做，所谓的比较成功的“寻找·起点”，真正参与全部环节的也只有 3 个人。大部分同事没事干，没有实践经验，直接导致他们丧失对部门的热情及认同感。

一年后认识到这点时，局面已经稳定了下来。但是为了未来的发展，我明白改革势在必行。具体细节，第四章再详述。

不过学生会总会有人思考这些问题的，于是第二学期的补充招新开始了。

整个部门，以及我个人在学生会的发展，因为这次招新而改变。

## 第二节 - 建设

老董对科协仍然不抛弃不放弃，这个学期继续来参加了面试。面试的结果是顺利加入了科协。一年后送别坤哥时，部门上下4届在一起聚餐，提起了为何当时第一学期没有让老董进入部门。答案是令人震惊的，原来当时每个干部都对老董印象很好，但不知为何最终做出会议名单时就是没有他。人生，有时候真的是靠一些际遇。

雅旋是这学期的新面孔，在面试时流利的表述和自信的表现征服了我们。虽然比我小，却因为后来06小孩的缘故，一直被叫做雅旋姐，不过在我心中，一直把她当妹妹看待。因为她在大二下学期前从不听我的讲座，所以在她眼中，我只是一个普通同事和朋友而已。她这份难得的视角让我能不断放低自己，远离那些浮云般的虚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认识了雅旋，出门在外再也不用带着余睿和胖子了，她在认人这方面的功力不比上两位差多少，余睿说雅旋是我秘书看来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小玲和雅旋是一个班的，同样因为极富感染力的面试过程进入了科协。她是部门里最小的一个，但因为和雅旋的同样的原因，还是被06小孩们叫为小玲姐。当然，私下我还是叫小玲的。小玲做事风风火火，常常是我们在后面追着赶着，很难跟上她的节奏。但也正因为如此，部门变得活跃了起来。

这三人加上我，组成了科协 05 届的中坚力量。团队的作用，那时的我还没有真切的体会过。因为第一学期做的事基本是个人能力的展现，没想到的是难题很快就抛到面前了。

开学后王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谈到学院缺乏一个标志性活动。她和黄老师决定搞一个名为通信“4+1”的大型活动，问我们部门有兴趣接下来没有。回去和杏恩盘算了一下，这学期只有“寻找·起点”和科技文化节的前期立项工作，应该比较闲，于是我们部门正式接下了这个项目。

杏恩他们要准备科技文化节，通信“4+1”就独立了出来交给我做。第一个难题就是：什么是通信“4+1”？

王老师交给我这个项目时，只有几个指导性意见：

1. 作为学院标志性活动，参与范围要广
2. 结合专业特色
3. 影响要大

至于活动具体干什么，4+1 是什么意思，都得自己来揣摩。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招新结束了。根据招新时的表现，我把雅旋、小玲、老董调到了通信“4+1”项目组。两个彼此熟悉的男生，和两个彼此熟悉的女生，就这样开始了合作的旅程。也许那时谁也没想到，这四个人将成为部门未来的中坚，而他们彼此间也将成为挚友。

那年重庆的三月貌似比较暖和，4 人第一次碰头会在游泳池旁边的玉兰园石桌进行。在该次见面会上，我第一次给他们讲述了有关通信“4+1”我所了解的所有信息。之后，迎来的是众人短暂的迷茫无语。

幸好四人性格比较互补，很快进入各自在团队中的角色。我们的第一个破题方案是将 4+1 理解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加上研究生，可是因为考虑到大四和研究生参与活动的热情问题，这个方案很快被抛弃。

破题方案二则是由学院的四个专业加上强化班，但这个方案将强化班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可能对外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也很快被否决掉。

最终的方案定稿为四个本科生加上一个研究生，这样就避免了年级差异或者专业差异带来的组织管理难题，对 4+1 这个名号也有个交代。

于是策划进入实质性阶段，经过一周的讨论，大概定下来的模式是前期以‘开心辞典’的答题模式进行初选，然后在后期引入研究生带领本科团队做一个小项目，最后进行项目成果展示。大体框架出来后，四人很快就赶出了一份 10 页的策划书，其中宣传方案写了整整 5 页，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那是我第一次接手实质性的活动(“寻找·起点”涉及层面太少，不能相提并论)，而他们仨也是新人，我们并没有预见到在这个方案中存在多大的风险，也没有对可行性进行过评估。造成的后果就是后期执行时，不断的改策划，以至于到了 7 月我们回头重新看通信“4+1”时，已经和 3 月的策划书完全不是一个样了。具体的改动后文详述。

在这段时间里，团队经过了磨合期，四人开始搭调起来，在其他工作中也能很好的合作。两位女性的强势作风让部门的节奏加快很多，老董沉稳的风格也让我对很多事感到放心。



一年后，坐在北上的火车里，回想起 06 年 4 月，有种莫名的欣慰。合作的力量，第一次在我头脑里有了形状。

### 第三节 - 难题

策划书很快通过了杏恩和王老师的审批。就在我们准备松口气时，才发现真正麻烦的事才刚开始。

首先，研究生？入校半年多了，对于这个群体的认识几乎等于零，如何与他们取得联系不得而知。

然后，四个本科生的构成也是问题。大四的同学肯定没有兴趣参与活动，大三或许也差不多。那么大一大二应该跨年级组队还是自行本年级组队？毕竟要考虑活动在学院范围内的影响力，如果只有一个年级参与，貌似很没说服力。

最后，才是问题的关键——活动形式。我们的前期策划对整个流程有了太过细致的安排及时间表，但是对于这个活动到底是干什么的几乎没有一点阐述。我们自己的感觉是要把它做成一个将竞赛和交流融于一体的活动，但是竞赛的内容及形式、如何交流、是动手做东西还是知识问答等等，完全是空白状态。

这三个问题每天不断在脑里缠绕，弄得我们四人那段时间见面就是无奈。但一时的困难是困难，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

这学期开始了 C 语言的学习，因为高中时搞 NOI(信息学竞赛)的缘故，我一直学习的都是 Pascal 语言。在这学期开学前，考虑到这学期的“寻找起点”讲座很有可能往 C 语言程序设计这边讲，所以买了本 C 语言的教材来看。

不得不说,将 Pascal 作为教学入门语言,为以后学习很多语言都打好了基础。C 语言的教材大概看了一周的时间,弄清楚了其独有的语法及指针,对开学后讲座的规划心里已经有了一点底了。

但开学后经历了实际的教学,从身边同学反馈来的信息让我对讲座方向的评估起了变化。因为大多数同学大学前没有接触过程序设计,语言语法特性的理解倒是小事,但在如何将现实中的问题抽象为数学模型并用程序语言表达方面,欠缺太多。这一点,也是高校程序设计课程的最大弊端。一味的传授一门语言的语法是完全不够的,学生如果无法学会用计算机的逻辑来思考问题,掌握再多语法也不知该如何使用。

因此这学期第一场讲座的主题定为“初涉 C 语言”,在准备 PPT 及演示资料的过程中,有一段理论上正确的代码无论如何无法得出正确结果。为此我开始了大学以来第一次与授课老师在课堂下的接触。

教授我们 C 语言的冯老师很热情的帮助我分析了那段代码,结论和我一样,理论上正确,但她也没能调试出正确结果。过了几天,她联系我,说找到了原因。赶过去我才知道,冯老师查了很多资料,确认了这是一个 Turbo C 早期编译器的 bug。那一刻我感到很兴奋,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和考试什么的完全没关系,我们只是为了想知道究竟而去求索着。这种对知识纯粹的追求,让人愉悦无比。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与冯老师熟络了起来。在讲座准备的过程中，一直与她交流着 C 语言的教学方式以及同学们对课程的反应。当然，也因此，在讲座正式进行前一周得到了她的免费广告支持。

大多数同学对 C 语言感到无助，加上老师的宣传，这场“寻找·起点”讲座的到场人数有了保证。经过上学期两场讲座锻炼的我，讲着自己比较有把握的程序设计，还算是很容易地应付了下来。

随后的 4 月、5 月，根据当时 C 语言课程的进展，讲座一路陪伴着同学们前进，尤其记得 5 月那场打出了迎接二级考试的宣传语，到场人数明显增多。现在回想起那时自己为讲座写的传单上那些话(05 级应该还有人能记得吧，比如‘想死你们了’)，不得不笑了出来。

经过这学期的演练，“寻找·起点”基本成了我部门每个月的固定活动。我四年的演讲生涯也迈过了第一步台阶。

## 第四节 - 合作

回到之前通信“4+1”遇到的三个问题上来。研究生那边由王老师出面去联系了，参与队伍结构也让同学自由组队以增加积极性。

于是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活动形式。一开始考虑的研究生带本科生做东西的方案因为与研究生那边的联系没有进展而不敢作为主要考虑方案。而且真要操作有一定技术难度的项目，不要说参加的同学，就连我们几个组织者也很难把握，毕竟那时才大一。

所以，研究生带本科生做东西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方案被我们忍痛割爱了。这个时候已经是4月中旬了，正是我校从重庆邮电学院更名为重庆邮电大学之时。接下来的校运会及更名庆典相关工作都有的忙，没有时间再犹豫了。经过不断的抛弃已有方案，最终将通信‘4+1’的具体活动形式定为类似于“开心辞典”那样的知识问答模式。

校运会兼更名庆典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因为当时身处摄影协会的关系，被校党委宣传部拉去，整整两天都在学校里到处跑，跟着领导拍照。

科协作为校运会期间的清水衙门，就坐在一把遮阳伞下，负责统计核对学院的得分。偶尔回到通信大本营，看到余睿和大鹏在前面挥舞着院旗、敲着鼓槌，指挥着大家加油，顿感我们的清闲。

校运会之后，就是 5 月，我们已没有退路。所有活动必须在 6 月前搞完，而那时的进度仅仅是策划书及具体方案拿出来了，宣传工作做了一部分。彼此都明白，这一个月得把以前漏掉的都补回来。

小玲和雅旋带着人讨论出了比赛的流程，加分扣分细则，环节设置；老董统计报名信息，协调各队伍的参赛时间；我在寝室赶制着 PPT 和题库填充。

终于，一切都就位了，通信“4+1”第一场比赛拉开帷幕。因为时间实在太紧张，每场比赛的题目基本都是当天才凑齐。大家追着赶着，几十只队伍的初赛居然在半个月內被我们搞完了。

因为这个活动的模式比较新颖，而且题目难度适中，参赛队伍实在太多，加上不同专业课程安排不一样的缘故，初赛结束后，通信工程和电信工程分别剩下 4 支队伍。那时已是 6 月 1 日，不容许我们再来两轮比赛了。于是经过内部讨论，决定分两个赛区进行决赛，每个赛区都有一个冠军产生。就这样，决赛晚会来临。

当时的情形很奇妙，部门的人为了这个活动在这个月忙得不知东南西北(不过我本来就不知东南西北，囧)。我整天想着下一场该出什么题，PPT 还能有哪些改进，也完全忘了向杏恩及王老师汇报活动的进展情况。所以虽然这个活动初赛结束后，已经在 05 级广为人知，但是在学生会内部却毫无响动。

当我意识到决赛晚会是最后一个向部长及老师展示此活动，并见证我部门这一学期努力的机会时，这台晚会不能砸是那时最强烈的想法。

考虑到决赛晚会的观赏性，初赛时的流程必须得改革。当时参照了电视节目“开心辞典”的一些环节，同时加入了“视频找茬”之类的环节(话说为了拍摄那几个视频，几乎快把我们部门所有人给用上了)现场计分采用发放通信“4+1”活动 Logo 的形式，已增加透明性及可看性；工作人员统一挂牌，事前彩排各环节流程；主持人串场词，对相关题目的背景知识介绍；PPT 全面美化……

诸如此类的改动很多很多，我是个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大凡有什么想法就直接抛给雅旋他们，其中的细节填充、可行性研究就由他们去做了。不出一周，整个晚会的方案焕然一新，只要执行层面不出问题，相信应该是一场很精彩的 show。

另外，或许是上天帮助我们，申请到的第七教学楼里的投影仪是当时全校投影质量最高的，配合上那时微软刚刚发布的 PowerPoint2007 Beta2，晚会的 PPT 显示效果让现场众人惊讶不已。

6 月的第二周，决赛晚会正式进行了。

杏恩、花姐、莉姐、王玮、王老师、黄老师及各辅导员都是第一次来看我们这个活动。我不敢和他们坐在一起，担心万一出了差错，不知该怎么面对他们。现场一切就位之后，我坐到了教室靠中的位置躲藏在人群之中。

通信工程赛区排在前面，4 只队伍沉稳地应对着比赛的各个环节，老董和小玲作为主持人表现得也很稳定，工作人员没出差错……我就这样在人群中紧张地看着他们，心里默念着方案上的下一步，希望大家都别出错。太过紧张，让我完全忘了观察周边人的反应。

当通信赛区进行到“视频找茬”这个环节时，随着个个我们拍摄的略带幽默的视频，全场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什么而笑，直到看到大屏幕上展示着视频，我才知道：成了！这下成了！当时心里兴奋的那股劲就如《梅兰芳》里的邱如白在百老汇大叫“疯了，都疯了！”一个样子。

看到同学们及各个部门干部、老师们的笑容，我一下释怀了很多。大家在享受这个晚会，而不是平时那些不得不去的场合。环节中预先设计的很多包袱，一一抛出，观众们都领悟到了，都很开心。这才是我们做活动的目的，让来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快乐，并且有所收获。

通信赛区结束后，15 分钟的休息空当，我去询问王老师对今晚活动的看法。除了一些细节希望明年能完善外，她的评价很正面。各个辅导员对这种新的活动形式也感到很有趣，将专业及业界知识融入到这种形式中，不仅能加强活动本身的可参与性，同时也能让每个参与的人收获到一些课堂上没有的知识。

后面的电信赛区没有出任何岔子，成功地结束了。完美收场，看着在现场善后的同事们，我心里只有这样一种感受。但是又失去了一个小时前的那种兴奋，仿佛大一上学期搞完班上“那些花儿”精品活动之后的那种空虚感又袭来了。一个月马不停蹄的忙碌，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之后该怎么办。面对着突然闲下来的生活，面对着没有工作在手的生活，居然有一点怀念，有一点喜欢上这一个月来的忙碌了。



这一个月给了我们四人及部门太多回忆，每每想起总有种幸福且温暖的感觉。因为 4+1 需要主持人，而日程安排太紧，加上当时我和其他部门的确不熟，无法及时安排主持人过来。老董临时上马，客串主持人，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以后我部门只要有活动没主持，基本都把老董推到前线，或许也正是因此而迫使他开始注重外表，最终成为‘科协一哥’（07 级的小孩们，别再叫您家董哥八哥啦）。

因为事务太多，主外主内肯定不是我一人能忙下来的。加上我这人比较马虎，那段时间整天都能听到雅旋的电话，催我这催我那。最终搞到我无可奈何，只好学着凡事长点记心，少遭点碎碎念。当然，在经过了三年之后，才认识到有这样一个好秘书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而小玲天生的大嗓门，在每次四人例会时，都能让我迅速提起精神来。超强的执行力也是绝赞的，当时的我，只能望其项背。

还有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们，你们还记得么。如今看着活动照片，片中个人都已经各有归属，再有不到 4 个月，大家就会带着这四年沉甸甸的记忆各奔东西。但在这些照片上我还能清晰地记起那时你们的激情，你们的肆意，你们的欢笑。

同时，在经过第一次操作大型活动后，我对‘策划’二字有了更多的认识。某日回家和老爸谈到去年超女出现玉春同学和何洁同学的关于超越友谊的那么一点 lesbian 感情。（呼，打完这个句子真累）老爸的观点是：她们在电视上，在万千观众的面前做出那样那样的举动，实在是难逃嫌疑。我告诉老爸，经过这一年的“工作”锻炼，我实在是无法相信有任何一个团队会让那种失控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节目里，所以那顶多只是节目组的又一次安排、炒作。

也许玉春同学可以承受那个行为带来的影响，可是一旦出现在电视上，代表的就绝对不是她一个了，屏幕后面可是隐藏着一支庞大的团队。他们不可能去承受这种风险。所以我只能将之归于策划。我们做校园活动，一个策划案要把 N 种突发情况都考虑进去。一旦涉及到晚会、总结会之类的策划，那则是连整个晚会的每一句话都要审核、考虑的。

过完这一年才明白，原来团队里是很难发生那种所谓的震惊全国的突发事件。一切都是策划好的，每一个步子都是规定了的。所以看不看电视都无所谓，某些电视台的策划说不定还不如我自己的团队呢。不就是拼个策划么，我也能玩。我对一切不能挑战自己智商的事物，都感不起兴趣来。

## 第五节 - 暴风雨前的平静

4+1 晚会之后的生活，真的只能用平静来形容。除了在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把考试搞定，几乎没有更多的事需要去思考。只是当时杏恩负责的科技文化节前期立项工作基本完成了，莫名其妙成为焦点的我，提交了两个软件作品和一个理工类论文上去。

在老师的发动下，全学院积极参与立项工作，那一年总提交了大概 400 多个项目，后来批下来接近 200 个。没想到的就是这个数字让后一个学期的我们倍感痛苦。

至于考试，没什么可提的，在寝室和大家天天奋战各类试卷、习题，相互鼓励着翻过三座数学大山。不幸的是，我从线代这座山上摔了下来。不过后来的补考过了，倒也无大碍。

暑期的三下乡，在出发前一天突遇大雨，目的地发洪水道路被淹。于是三下乡小组变更为重庆动物园一日游小组，众人在动物园玩乐一天后解散各自回家。

这学期就这么过了，看上去平淡无常，事实上却发生了很多很多影响之后三年的时间。科协新力量的注入；“寻找起点”的常规化；因为余睿和雅旋及胖子的原因，这学期认识了很多学生会其他部门及年级上的人……这些看似不怎么起眼的事，都在为之后的发展慢慢做下铺垫。厚积而薄发，是人生旅途上一个不变的真理。

## 第三章 - 成长

### 第零节 - 小序

如果你够细心，你可能会想为何这章需要单独写一个序呢？因为大二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不能轻易抹去、不能轻描淡写的一个学期。

太多的故事发生，太多的努力付出，太多的眼泪流淌，太多的.....

纵使之后的两年再怎么努力，我都感觉自己无法超越在这个学期中所达到的工作状态。所谓的事业高峰期，或许就是指的此类时间段。

大学生活已然过去一年，学习方面自然是没什么起色，学生会这边除了手上的活动自认为还完成得不错以外，对整个组织其实没有多大了解，朋友圈子也还是那么几个。生活似乎正在走向常规化，我也被众多琐事缠绕，来不及思考与打量未来。所以不管是生活还是我自己，都没能料到这学期能带来如此多冲击。

也正是这学期的各种冲击，促使了我们这一届成员的快速成长，催生了我对待事业和集体的责任感。如果一切都如镜面湖水般平静，那人生又能有什么起色呢。此所谓乱世出英雄。

在后文的第一节里，将讲述我在学生会内部重新寻找定位的过程，以及事业的发展，顺带介绍这学期招新结束后形成的新局面。

第二节各位可以看为我与校科联的‘抗争实录’，那段日子，有很多收获。

第三节是个有点私人性质的伤感话题，但作为一个正常更新的组织，不可能不面对换届这个命题。事隔两年后，再来看那次换届，思考及想法都成熟了很多。

第四节是大学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通过对学生会办公流程的观察，以及对现代企业运营知识的综合应用，这个学期我对学生会整体的未来走向有了很多思考。正是这些思考促使我前进，渐渐把视角是从部门内部拉高到整个学生会的角度，为之而付出显得更加有了意义。

随着‘寻找·起点’讲座的转型，我对这个讲座的未来，及当代大学生个人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很多探索。有一些想法积淀了下来，形成了第五节的文字。

那么就开始这段重生的旅程吧。

## 第一节 - 重生

开学伊始，06 级迎新晚会是学生会的第一座大山。但对于我来说，则无太多事可做。科协总是这样，大凡是组织上的集体活动，我们总是没什么事可做。校运会如此、迎新晚会如此、各种活动基本如此。

于是只有继续做老本行——摄影。各位可能会发现在大多数本学院活动的照片上，都很难发现我的影子。因为往往镜头背后的人就是我。

彼时正好大二，各个部门的干事因为各自的考虑，决定了自己的去留。而 06 级还在军训，无法进行招新，于是每个部门只剩下上学期不到一半的人力资源。而做一台大型晚会有多难呢？有机会，自己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记得那次迎新晚会很精彩，在前台后台跑来跑去摄像、打杂的我，也逐渐认识并熟络了很多以往陌生的面孔。这些面孔，后来基本上都成了同事，亦串起了我大学后三年的生活。

所以，怎么说呢，就某种意义上来讲，那次迎新晚会不仅仅是迎 06 级入学，也把我这个一直以来埋头于本部门工作的‘局外人’真正迎进了学生会这个大家庭中。

等到 06 级军训结束后，我和余睿就开始摩拳擦掌了。为何？当然是招新这件年度大事。经过了迎新晚会，并且面临着新学期的各种工作压力，每个部门都急需新鲜血液的补充。

因为那时已是部门干部，而小玲、雅旋、老董也早已成为部门中坚，加上 04 级的部长们，一起在 4 教开始了面试。

那一届招新，还真是蛮不顺利的一次。因为种种原因，到现场应聘的人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稀少。不过好在那时部门小，也用不到几个人，应聘人数能让我们二选一这个样子。

看着各个 06 级的孩子在上面做着或自然或羞涩的自我介绍，心里直感叹光阴似水，一年前还是自己在那个台子上面对这个陌生的组织，而现在却以一种组织内部人员的心态在面试新人了。这样的感觉在后两年的招新中，愈发强烈，招新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标示着我们的前进，也标示着我们的即将离去。

06 级的干事，和我共事两年的时间，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批干事。不仅仅是我们部门，其他部门的 06 级人都为整个组织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与精彩。

张晓健、曹利、李兴林、孙洪超、李仁奎、张小枫、黄胜利、朱尤生、张荣、廖衍波、李红玲、陈相汁、胡明、邹先懿、梁承超。

一个个名字，我现在看着，都能逐一在脑子里想起大家的模样。跟着我这个半吊子部长，你们吃了不少苦，我也没能给大家争取什么，心里边一直都有着一丝歉意。但你们与我共同经历过的，我将铭记于心。

寻找起点在这学期迎来了一次全面的革新。招新的同时，每晚都在寝室对着电脑屏幕思考这次的讲座该走哪个方向。在招新结束的那几天，总算把大方向定了下来，整个讲座的主题就是‘Redefine Your Study’意即重新定义你的学习。

整整一年，于第一线接触各种科技活动及参与其中的同学，对如何在大学这个环境里进行‘自我学习’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再结合大一下学期，在以 C 语言为主导的寻找起点讲座中，明白到的大多数同学在面对一门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有哪些苦恼。因此我认为继续在知识层面上讲下去，效果或许并非那么显著，方法论的缺失才是大家困惑的根本。

那场讲座以自身定位问题开场，和大家一起探讨了应试教育这个话题。在被这种填鸭式教育摧残 12 年之后，很多同学都对之厌恶有加。到了大学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就想着自己怎么着也得鄙夷一下这万恶的教育体制。但一味地抛弃，只破不立，除了增加自己内心的怨念外，是无法改变任何现状的。在鄙夷这种落后的学习方法前，应该想想自己是否拥有比它更先进更有效的学习方法。如果一个人的做法是跳出来：你好搓。但自己又无法找到其他方法进步。这样的人生未免太悲惨了一点。

我们学院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有一定数量的同学是高考调剂过来的，或者是各地名校的学生发挥不佳，落榜至此。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有位师兄听闻我也是南开中学出身后，大吐苦水，抱怨来了这个学校就这么混着过吧(不过他做事时的激情倒真让我侧目，和抱怨时完全不同)。这几年，也有一些本地名校，如南开、巴蜀的孩子向我抱怨或表示迷茫，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到此就终结了一般。这就是一个很可笑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抱怨着高考和应试教育，但大多数人却也无法把自己从这个框框里面拔出来，仍然是相当看重，并为之伤神不已。



20 岁不到的人，生命才度过四分之一而已。前方的路还很长，但年轻时的冲劲是相当珍贵的。如果这几年颓废了过去，以后再想弥补时，就不知得花费多少倍精力才能挽回。进大学就和找工作一样，去到一家年营收 10 亿的公司又怎样，那都是老板赚的钱，又不是你的。学会如何使用身边的资源，才是当务之急。我们学院每年不也是输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么，为什么他们能在同样的环境里做到这个成绩，而其他人不行。

接下去讲了一些有关目标制订、集体认同感、学习方式类的经验。最后给大家总结出我认为在大学里比较积极的处事态度：

1. 摆正心态
2. 总结当前环境
3. 发现此环境中的学习方法
4. 勇于尝试

回头来看，那次的讲座，更多是给大家抛出了很多问题，让大家自行思考，而没有提供更多其他的帮助。因为那时的我，也只是才认识到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完善的思维体系能解决它们。

同时那场讲座也是‘寻找起点’第一次超过百人参加，虽然人数突然增多，但我的恐惧感比起一年前却少了许多。或许因为面对的不再是同年级的同学，学弟学妹们慈柔的眼光让我安心了不少。

从结束后的效果，以及延续性来看，这个讲座俨然成了新生入学讲座。但在当初策划时，是根本没有这个打算的。我再自信，也没自信到在大二就有把握给全学院新生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但三场讲下来，06级基本都给覆盖完了，我也就莫名其妙地踏上了所谓的‘星路历程’，而‘寻找·起点’则走上了挂羊头卖狗肉之路(要知道大一策划时，这讲座应该是一个科技类讲座啊。最后完全异化为人文社科类了。 )。

‘寻找·起点’在06级学生中的反响很好，以至于那段时间去辅导员办公室，各个辅导员都拿这事和我开玩笑，说我出名了什么什么的，特别是办公室唯一的男辅导员——丁导，最爱拿我开刷。一来二去，我也从一开始的羞涩，渐渐变为和他们互相损来损去，熟络了起来。

## 第二节 - 风暴

在迎新晚会、招新、寻找•起点这些琐碎的事情背后，我们部门正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上学期科技文化节前期准备工作，一直是杏恩在做，我们4个05级的忙于通信4+1，完全没有认识到这边的工作量有多大。9月一开学，校科联就开始向各学院催交作品，我们四人也正式回归科技文化节项目组，开始迎接进入部门后最大的挑战。

当时因为06级在军训，没有招新的我们，出现了5名干部、8名干事这样奇怪的场面。人手极为紧缺，可一上来就是普查上学期立项的近200件作品目前的完成情况。

对着立项时统计的excel表格，分组给立项成员打电话，登记目前完成的情况，以及需要学院进行怎样的协助。忙了2天，出来的结果十分恼人，近一半的作品没有完成进度目标，近四分之一的项目成员表示自己无信心能完成。

将此情况汇报给王老师那边后，学院方面给予了更大力度的支持，而我们也只好紧跟那些进度落后的项目，催他们早日完成。那个时候的科协，就像一个包工头，整日电话骚扰立项的同学，不厌其烦地咨询他们的最新工作进度；要不就是不断鼓励那些打算放弃的同学，从实验室及导师辅导方面给他们提供帮助；因为我们都知道，科技文化节就是另一个校运会，不过比拼的不是速度和力量，而是最终上交作品的数量和质量。

我自己手上也有两个立项作品，幸运的是暑假期间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因此开学后并没有在开发上占用过多时间。加上与日俱增的工作量，也无心再完善那两件作品了。

20 多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到了上交作品的日子。仔细读了读科技文化节的章程，这才发现硬仗才刚刚开始。

每份作品上交时都要同时提交：作品作者情况表、作品情况表、作品功能介绍.....等 5 个表格，一式三份。所有表格的字体、大小、行距等必须按科联发放的模板统一进行填写。如果作品是论文类，那么这些规定更加详细，比如标题的大小及页眉页脚的位置等。

说到这里，有一个不可带过的话题只好再次提起。大学这几年，我与大多数人及组织均保持很好的关系，唯独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校科联、一个是校社联。至于社联，因为接触的时间只有半年，便不再多说什么，经历过的各位社长自然清楚个中奥妙。而校科联是一个自打第一届科技文化节开始，折磨了我两年半的组织，这其中的愤懑除了身边几个密友和同事，估计外人是很难理解的。

回到正题，前面所说的那些‘格式要求极为严格’的表格，正式模板却迟迟未公布。因为科联那边催作品催得紧，我们各个学院自然也催科联早日把模板拿出来。在上交作品前一周的时候，模板终于批下来，科联给我们发通知说可以让同学们去下载了。当时因为我是用的电信 ADSL 宽带，不能访问学校内网，没有

验证那个内网下载地址。只盼着赶快让同学们去填好那个表格，好继续下一步的工作。于是就把那个地址公示了出去，噩梦也就这样开始了。

在上交作品的公示下面，留的是我的手机号码。当时还没有接听免费这样的手机套餐，仅仅一周时间，手机话费就直冲 300 元而去。每天从早上 9 点不断地听电话回短信，一直要持续到晚上 11 点左右才消停。

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公示上的模板下载地址在最初两天是不可用的，因此几乎每组同学都和我通过一次话，询问模板为何不可下载。第一日上午出现这个问题后，马上联络了科联那边，对方答应尽快解决，这一‘尽快’就是两天。在这两天里，发生了很多变数，是我们几方都没有预料到的，造成的后果下面再表。

电话轰炸结束，到了收作品的那天，我们几个人早早来到学生会办公室，将整个办公室的桌椅重新布置了一番，架设好电脑，文件袋等设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人潮。

很快，预定的时间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同学涌进办公室，工作人员清点着他们的一式三份五张表及作品，经另一人检查格式，并再经另一人录入相关信息进入计算机后，分类放进相应的文件袋。可以看到，这里的工作流程分为三步：清点、检查、录入。那么上文提到的‘严重后果’体现在哪呢？答案是三步皆中招。

工作开始不一会我们就发现不对劲，有一些同学上交上来的表格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版本；有的同学的版本看着像模板其实却有所出入；有的同学表格对了，但字体却有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向那些同学一打听，原来早在 6 月份，

校科联就通过某个未知名的渠道发出了一份登记表格模板,而后的9月又流出一个模板,在正式开放下载前又流出另一个模板。这意味着当时全校一共有四种模板的存在,而这个情况并没有提前知会我们各学院科协,使得我们在一周的公示期中根本没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最终的模板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某个空格要求用宋体,小五号字体填写,但那个位置设置的字体却是黑体。也就是说一面要求学生注意格式,可这个模板自己就不尊重自己的格式。这个毛病持续了三年,到我卸任时,科联也没改过来这毛病。

之后两天是不愿意回忆的,我们几人早上10点坐进办公室,到晚上11点出来,中间除了上厕所,基本没出过那个办公室。一开始是指出同学们在格式上的错误,让他们拿回去修改,但后来发现基本没有一个同学是完全正确的。于是第一天的上交作品工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基本都把时间花在为同学解释到底哪个版本才是最终正式版上去了。

各位可以想象,你拿着一叠50页(其实多数项目都超过了100页)以上,打印得好好的文档来到办公室准备交差了事。办公人员却告诉你,全部格式错误,拿去修改,再来。这是怎样一种心情?因此那两天里,办公室被我们部门搞得嘈杂万分,某些情绪激动的同学在办公室不愿离去,和我们论理;有的直接在那骂我们;有的以退出威胁我们;.....凡此种种,不一而论。近两年,关注着北京上访者的状况,有时候会不仅哑然,那两日的学生会办公室可不就是信访办公室门前每日情景的翻版么。

平均下来每个项目近 150 页资料，150 页乘上 150 份就是 22500 页资料；而且过半的资料不符合科联规格，打回修改后还得再审一次。我们的工作人员看 A4 纸看到发愣，相信那时的我们，肯定已经分不清宋体、仿宋体、黑体、xx 体了。

口干舌燥，是最能形容第二日下午结束后的词语。

来不及休息，因为作品及资料收上来只是第一步和第二步。最后的工作才是最艰巨的。我们要将所有收上来表格里信息，全部统计到另外一个校科联提供统一格式的 Excel 表格里。

国内大多数组织的信息化建设就是如此，以为信息化就是买台电脑来替代以往的文案工作就成了。并没有从办公流程及思维上对信息化有所认识。这样的报名信息统计工作，叫一个程序员，花两天时间写一个 web 应用就能搞定。数据都统一在一个库里，想要什么格式就有什么格式。但我们就非得用计算机来做以往纸和笔时代的事，这对于我这样的技术信仰者是一种折磨。技术，应该是让人类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的力量，而不是阻碍力量。

抱怨归抱怨，该做的事还是得做。办公室放了 2 台电脑，每台电脑配 2 个工作人员，一人负责粘贴复制；另一人负责监督前一人有无差错。工作内容就是把同学们交上来的 word 文档中的信息粘贴到一个 Excel 表格里。参加过科技文化节的同学都知道，那个 word 表格有多少内容需要填，大概 10 项左右吧。这

就意味着我们在每份档案上需要进行 10 次 Ctrl+C、Alt+Tab、Ctrl+V 键击，总共 4500 次键击，同时还得保证中间不能出差错。

其实这些本身都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工作毕竟是工作，既然选择了就得坚持。但可恶的是，校科联方面不断变更 Excel 模板。花了两天时间搞定的统计工作，去科联开个会，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模板变了，一切又得重新做。

整整半个月的时光，我们手上拿着一堆报名信息及作品，被科联的各种方案调整玩来玩去。没做基层调研是他们最大的失误之处，小学院有个变动很轻松，因为整个学院才几十份作品，但我们学院近 150 件作品，一旦变动就是灾难。

大学院在学校里做事就是这么难。没人考虑你的实际情况，你还不能有抵触情绪，一抵触就是要大牌；做好了一件事也是应该，因为这本就是大学院应该做到的。俗话说：树大招风。相信每个在大学里与科联、社联共事过的通信学子，都能清楚明晰地理解这个道理。

因此我从来没在科联例会上发过脾气，如果也有那届科联的干部读到此文，应该可以回忆起来虽然本学院作品数最多，改动工作繁杂，但哪次你们调整方案后，我们不是第一第二把新统计表格交过来的？这都是为了表示一种尊重，一种气度。可两年后的一件事，让我彻底对科联丧失信心，至少目前是缺乏对他们起码的尊重。

科技文化节的苦水不想再泼，最后用几个数字来记录那段时光吧：



当月手机话费超 400 元，估计杏恩也够呛；上交作品那一周，我和杏恩的逃课率几乎是 90%；后期统计时，每天在办公室得呆上 12 小时，也就是那段时间，和各个部门的干部干事熟了起来，人家也乐意就长期霸占办公室而调侃一下我们；最后把所有资料及作品送去科联办公室时，用了一个大箱子，老董、杏恩、我三个男生才抬得动，如今我都还记得抬箱子进科联办公室那一瞬间，对方工作人员的惊讶神情(与其他学院比，我们的作品的确太多了)；200 多个文件夹，3000 多份电子文档；……

这份辛劳，只有当时一起走过的这批人才明白，我们的感情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固。共经磨砺后战友般的友情，是酒肉朋友无法比拟的。这些情感，或许才是在学生会呆着最大的收获。

另外，在科技文化节期间有一个花絮，与主线没太大关系，但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久久不能散去，在此记录一下：

那段日子的某日，我去二教四楼拷文件，完成后下到一楼，发现门给关上了。询问管理员后得知，有人试图偷一个教室的投影仪。

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小偷，那投影仪高悬于教室顶端，锁链缠身，再外挂两把大锁。他得估计没人会来教室，而且还要避开管理员的巡逻计划。估摸着也就 3、4 分钟他就必须把那些锁链和锁给破坏掉，而且还是在凳子搭在桌子上，人站在凳子上这么个工作环境下。

那小偷也神奇，被管理员发现后不向教学楼外跑，一个劲地向楼上跑。害得我们这些人都得陪他困在这楼里。这个时候，过来了一个外教，以下是大概的谈话记录：（H:我 F:外教）

F:what' s happening here?

H:a thief just ran upstairs.

F:oom.....what' s the word thief in Chinese? ( 这个外教真是好学 )

H:en...it' s xiaotou or zei.

F:oh...xiaotou xiaotou ( 若有所思状 )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 12 : 30 还没离开教学楼，他说他的一个学生离开教室时没有把电脑柜的门关上，于是就回来关。（这种责任意识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我们有的成员经常忘记关学生会办公室门）。然后.....

H:so you' re a teacher here.i think u could get out of here.

F:No,no.i' m just a normal person as all of u.i' ll just stay here with u.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真的很感动。也许我在这样的社会里已经不自觉间的形成了某种特权思想，结果被人家这么自然的一句话给击中了，不免有些感触。也给那段灰暗的日子点缀了一些光亮，令人心情舒畅。

上面的文字基本是原始记录了科技文化节那段时间我们的原始心情，两年多过去，回头再来看这段时光，其中的领悟又是另一番东西了。

后来每次在余睿面前抱怨科联时，他都劝我说，人家也是被上面压着，错不在他们。一开始，我也觉得这的确如此。但后两年的工作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工作中的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有人负责，不能因为你有理由就可以开脱自己的责任。

这就是说，科联因为种种原因做错事，就该被各学院科协指责、批评，这和他为什么错无关；各学院因为科联的失误而遭受同学的指责，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只得承受；干事被组长批，组长被部长批，部长被老师批，这都是组织内部的常态。

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承担起应付的责任。当一个组织中，没有人敢于出来负责，或找不到谁应该对某事件负责时，那么该组织的效率及形象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另外在那一个月与校科联的接触过程中，我也开始暗自庆幸当时选择了院级组织。以我的观察，校级组织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内耗上：如何协调部门各学院成员，如何形成部门内部的认同感，如何增加统一的向心力，.....光这些就给他们耗的了，真正做事时，能抽出的精力其实其实很少。这就和联合国差不多，毕竟在当前人类的认识里，国别才是最大的区别。

这四年，我接触过三届科联的成员，除了少数几个真正做事的人，其他人呆在里面真的是个不幸。因为‘寻找起点’讲座的原因，时不时有学弟学妹会来短信和我商讨一些生活上的事。每学期，这些短信中都有和校级组织有关的，不是感觉被孤立，就是觉得没事做，或者被陷入莫名其妙的斗争当中。

有时，看着这些短信我会觉得痛心，因为很多孩子在招新时都是很被我们各个部门看好的，只因为院学生会不能在校级组织之前招新这个死规定，一部分人才流失了过去。如果在那边能有好发展，我倒也为我们学院的学弟学妹感到宽慰。可不管他们是在做干事还是做干部，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让我感到悲哀。有个学弟在科联做了一学期工作，到了期末才发现对方的干事名单上根本没他名字；有个学妹，想了很久的策划，被上面一改再改，最后整个立意都变了，活动弄得一塌糊涂……因此种种，很多人要么放弃、要么沉沦。一两年后，我们的酒后话题，还偶尔为这些孩子伤感一番。

### 第三节 - 思考

那时进入学生会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但就学生会的职业生涯来说，也算正值壮年。加上本人喜好阅读一些现代企业运作、组织管理类的杂志及书籍，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对我院学生会的组织结构及未来发展做了一些思考，当时写了一篇内参给主席团和王老师阅读，现在此将那篇文章结合后续的一些思考，置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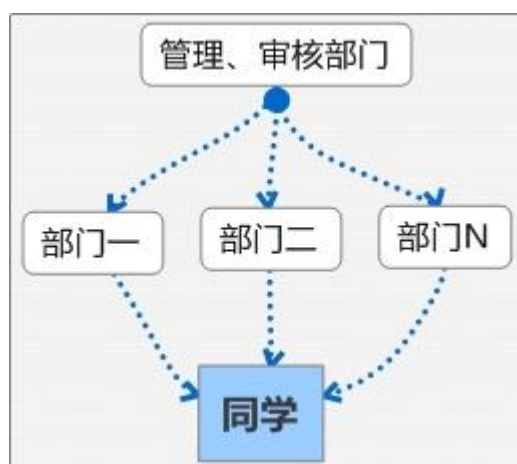
大三快卸任时，我问了很多 06、07 级的人，我们学生会的宗旨是什么？只有约一半的人答出：一切为同学们服务。但我认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管理学上的一些问题，造成这个宗旨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记得大二那场‘寻找起点’讲座，因为开学工作繁多的缘故，拖到了 10 月中下旬才进行。我心怀愧疚，觉得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都没有为 06 级的新生进行服务，所以开场时给大家道了一个歉：对不起，同学们，我们来晚了。说完此句，面对的是场下同学和同事们的尴尬神情。后来一想，同学们完全没有自己是被服务对象的意识，而同事们也显然忘记了这句进入学生会后听到的第一句口号。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为同学们服务’这种话听上去假大空，完全属于搞笑的语言。但真切地讲，就是这句话维持了我后两年为学生会工作奋斗的动力。大三那一年，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出‘为同学们服务’时，我感到很兴奋很有冲劲，丝毫没有荒诞的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有时就在于一种信念。我们相信了，而其他人不相信。

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缺乏信仰的群体。当你真正能够为某件事或某个组织而全身心的付出时，你会感到一种超越快乐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无法简单与旁人分享的。却可以让我回顾大学这四年时，无论得失，都觉得很宽慰很对得起这段岁月。

下面回到正题，当时的学生会运作模式，简单模拟如下图：



因为不管是每个月的部门评定，还是在主席团及王老师的心中，部门是否出色很大部分上决定于该部门对本部门负责的各项活动的完成情况及质量。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在学生会内部，各部门为办公主体，而各项活动却成为了办公客体。在将工作高度抽象为活动之后的，部门要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只有通过办活动来实现。在对办活动的追求中，大家已经逐渐迷失了我们大多活动的主体及客体是同学，办活动是为了服务于同学，而不是实现本部门价值的渠道。

于是矛盾出现了，因为有些活动在策划初始就不是以“一切为同学们服务”为出发点的。致使活动过程中无法得到同学的支持，只有靠强行摊派年级上派人来参加为结果。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而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活动

是为了同学办的，对他们有益，他们也感兴趣，我想不摊派也会有人参与。现在都到了摊派名额的地步，只能说明我们的方针出现了错误。

由此，各部门间的隐形竞争关系就此形成。同学成了一个稀缺资源，因为活动需要同学参与，而参与度也是评价活动是否成功的标准。因此各部门间为了争夺参与量这个指标，必然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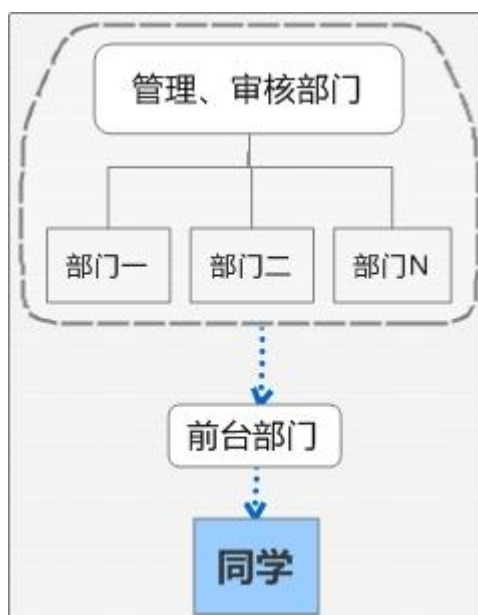
再有，因为各部门间没有沟通，所谓的合作也仅限于一些帮忙制作或租借事物上；每次的室外宣传虽然都有打学生会的名义，但更多时候同学们认知的是一个部门。比如有同学认为“雅室评比”为生活部所办，在他们心目中，并不知道生活部是学生会的一个部门，只觉得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机构。然后作为一名科协的成员，我经常会被别人问起“科协是校级的还是学院的”这个问题。我想各部门对这个问题应该都有自己的感触。

对此问题，我认为关键还是如前页附图所示：各部门都是以部门的名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宣传方式、不同的联系方法，与同学们进行接触的。所以很容易给同学们要么留下学生会整体凌乱的印象，要么压根就没注意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外部形象不统一，决定了我们在同学中的影响力无法得到提升。

其次，接着上面这些方向上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源重复浪费严重、无端资源投入过多。

由于部门间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关输出接口。造成每次的宣传均要各部门单独找美宣部进行展板海报绘制、传单设计印刷分发。而展板与海报的利用率有多高？我们可以看看有多少海报展板留有大片大片的空白就可得知。而传单同样如此，为了凑满一张A4纸，常常是无话找话来填充（我也做过同样的事）。这样类似的行为一年要浪费多少学生会本来就不多的预算？恐怕仔细计算一下会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字。

说了如此多的弊病，那我心中理想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呢？还是先上一幅图：



在这个新的运作模式中，管理部门及各分支部门整合为一个办公主体。然后设立一个前台服务部门，用来统一学生会的外部宣传及管理，同时也接收同学的反馈。

经过此种结构调整后，同学的需求信息会成为办公的先决条件（至于需求信息是如何占据办公的主要地位这个问题，在后文中会详细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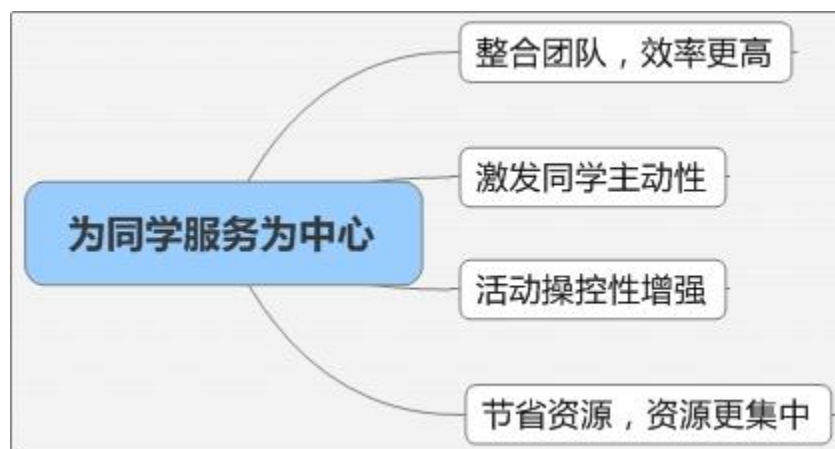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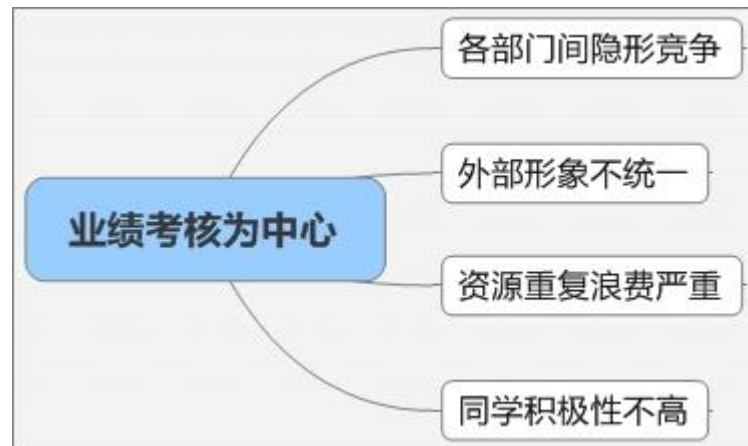
同学的需求反馈给前台部门,然后整合后的办公主体共同研究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策划及信息支持。因为是从策划期就开始共同探讨,必然能加强各部门间的合作力度。然后各活动的宣传交与前台部门统一负责,例如可以编发“学生会本月活动一览”这样的宣传单,又节约了费用,对外的形象也统一了,关键是在同学心中,我们成为了一个整体,我们是一起在做事!团队精神的体现,必然能提高学生会在年级上的影响力。

而且,因为各部门不用再直接面对我们学生会的终端用户:同学。在考核上应该会有相应调整,不再是活动是否成功,而是同学是否满意。又因为在这种模式下,一个活动必然会涉及几个部门,为了考核(有时候这是一种动力,并不是说为了考核就是功利),相信这几个部门会很好的高效的合作,并互相督促。这样部门间合作加强了,隐形竞争减弱,有利于学生会内部的和谐环境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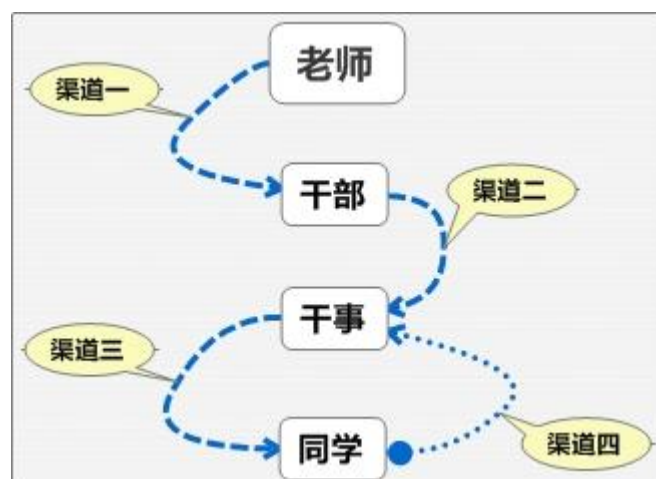
同样,因为自己的反馈得到了学生会的反应,同学们势必会更加主动的参与各种活动。这既激发了同学的主动性,又提高了活动的质量。

再者,管理部门从原来单纯的监管或指导地位,转换为了如今的办公主体中的领导地位。对活动的前期参与能更加深入,这样在后期活动实际上马运行时,管理部门对该活动的操控性更强。

最后对两种模式做一个总结(暂称第一种模式为业绩考核为中心):



上文提到了：同学的需求信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在学生会里，信息原本是怎样流动的呢？请见下图：



渠道一：老师有时候会对学生工作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创新的思想需要成为现实的一个项目，此时采取的一般是和相关干部联系，阐述自己的想法，并提出一些建议。但在此过程中，因为此想法是老师自己的一个构想，对于听取的干部一方，对此想法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背景资料。于是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偏差。

渠道二：干部在获得各种信息后，并准备开始策划活动时，会召集一些积极的干事参与讨论。在这之中，讨论的方向主要是活动的可行性及同学感兴趣的程度，但是往往是单方面的封闭讨论，很难听到同学们真正的声音。

渠道三：活动在宣传或进行时，大多是干事的行为在展现我们，所以作为活动的受体，同学们的第一感受肯定来自于我们的干事。但是因为受到以上因素影响，最初的想法和最后干事传达给同学的思想也许完全不一样了。

渠道四：算是一个对体系内信息封闭的一个补充，同学和干事经常也有交流，这样在部内会议时，就有干事会提出一些同学的想法，但这个声音注定是微弱的。

从这四个渠道可以看出：目前学生会内部的信息流动过于单向直线，没有各层次的信息沟通及反馈。在一味向下传递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信息异变，造成活动目的不明晰，效果不明显等遗憾。

理想中的信息流动模式应该是这样的：



老师应该有一个获取同学们需求及想法的渠道,同时又将自己的想法及时发布给同学,这样得到及时反馈后,开展活动时的目的将会明确许多。

与此类似,此套信息流动系统强调的是沟通,在各个涉及信息交流的环节都应引入反馈机制。这样能尽量避免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产生信息异变,同时也给同学一种我们很在乎他们意见的印象,加强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当时的思路大致如此,现在看回去,也很惊讶那时的自己居然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想法。后来的两年里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创新,只是在细节和实践层面对这个体系做了一些修正。

当时主席团及几位密友看了这个方案后,都表示方向很好,只是实施起来太困难。这个方案的可实施性我是清楚的,但一位前辈给我说过:学生会不能只做事,需要有人来思考。而且我的想法是,虽然我们这届不一定能改革,但一届届过去,变化一点点的来(我们退下来才不到一年,变化已经开始显现),总有一届会面临改革的问题。我不想到了那个时候,后面的人再来临时抱佛脚,思考如何改革。我们这些做前辈的,应该多留下一下思考的痕迹,给他们做参考。

至于什么时候，这些构想能够成为现实，亦或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天，我丝毫不觉得后悔。因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在职期间应该为组织付出的，对这段工作经历，我问心无愧。

#### 第四节 - 雨后彩虹

干部层已然疲惫，但科技文化节并没有结束。

那年采取的模式是校科联主办，各科协出一个活动，作为协办。我们学院出的活动自然是具有学院特色的‘电子制作大赛’——也就是以往的电子小制作竞赛。

托我校更名的福，这学期搞的所有活动都是‘第一届’，因此电子制作大赛也成了重庆邮电大学第一届电子制作大赛。在忙完科技文化节主赛事后，电子制作大赛项目组正式启动。

因为招新时间滞后，而且主赛事工作相对复杂，新干事进来后并没让他们参与太多主赛事有关的工作。所以对于 06 级新干事来说，电子制作大赛是第一次锻炼的机会。无奈那时的我，还没有考虑储备后续力量的眼光。在电子制作大赛项目组的人员安排上，继续倚重 05 级，没有给 06 级的新干事更多锻炼发挥的机会，这样的失误持续了一年，并最终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尴尬的局面，此为后话。

借着科技文化节，电子制作大赛第一次开始面向全校同学。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过类似的经验，把前期的宣称工作搞完后，一个让我们冷汗的情况出现了：此活动的报名人数达到了千人（当然，与之后两年的数字比起来，这还算小 case 了）。要知道，我进入部门后接手过最大的活动也就不到 500 人而已。

交报名表的那天，办公室又重演了一次科技文化节主赛事作品上交时的火热场景。下午 6 点过后，剩下我们在那对着一堆报名表发呆。

硬着头皮只有上了。雅旋很快与实验室的老师联系上，把参赛场地的问题搞定；我和老董、小玲在办公室带着一群新干事做着报名表分类、统计的工作。这个比赛一定得在实验室里进行，而实验室同时只能容纳 30 位左右同学。所以我们得根据参赛同学上交报名表中注明的课程空闲时间，排出每个同学 3 次入场制作的时间。

$1000 \times 3 = 3000$  份。实验室开放时间每天分为早中晚 5 个时间段，可供使用 20 天。那一天下午和晚上的工作就是把这 3000 个空闲时间，与实验室 20 天的 5 个时间段匹配上。作为通信学院的学生，学过概率论的你应该能轻松计算出这个工作量。

其实这个统计工作也不一定非得当天就拿出来，但我部门的作风向来如此：既然能做，为何要拖？

现在唯一留下的回忆是到了晚上 11 点，仍然还有 300 多人没有安排完毕。看着累了一天的干事们，也不忍心再让他们加班了(其实已经加了 5 小时)。我和老董抱着梁承超的笔记本回到寝室，准备通宵开工。

到了凌晨 12 点半，寝室的电如期断掉。打开笔记本，电量提示还能坚持 2 个半小时。绑了一个电筒在寝室中央的风扇上吊着，那个电筒的光垂直投影下来，正好在地上形成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形光圈。我们把报名表放在那个圈里，我负责读报名表，老董在笔记本上安排入场时间。现在回想起那个场景，黑暗的

寝室中央亮着一道光芒，一个人不停地嘀咕，一个人埋头敲键盘，感觉像是某种宗教仪式。

在笔记本电量还剩半个小时时，总算完成了所有安排工作。来不及收拾，我俩直接上床便睡。

第二天一早，拿着前晚辛勤奋斗的战果奔往实惠打印店，把时间安排公示打印出来后，赶在上课前到达教室，等着雅旋把前一天准备好的海报给我，然后方便一起贴出去。

坐在教室里，感觉很别扭，因为这是这学期开学两个月来第二次来上英语课。老师都忍不住调侃一下，说：哟，张涛你终于来上课啦。尴尬的是，就在她说完这句话后，课间休息时我就携着浆糊、海报、安排表开溜了。

在 19 栋下面贴海报时，碰上刚出门的杏恩，他也正忙着去科联协调科技文化节后期的一些事宜。见着我了，自然得帮一下，两个人很快就把校园里面的 5 个点贴完了。看表，不到 10 点。

当天中午正好科联开会，几个学院的部长都在问我和杏恩，你们学院那个活动不是昨天才报名完毕么，今天就贴出安排表啦？虽然心里美得不行，但表面仍故作镇静对他们说：恩，这个没什么啦，正常工作速度而已。其实当时心里已经笑翻了。

回头来看，因为自己团队的付出而获得肯定并感到由衷的快乐，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职业成就感。而且这也展示出真正的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真正的工作就是由一个个繁琐的小细节组合起来的。不管你策划再完美，只有当你在执行环节拼尽全力后，才能收获最后的成功。

我们那次的电子制作大赛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前期对参赛人员数量的估计不足，在场地、材料、人力的准备上都有很大欠缺，报名工作也没有预案，……总之看上去是一团乱。但是幸运的是，这个项目组有了小玲、雅旋、老董这样执行力强的人协助。不管出现什么问题，这个团队都能很坚定地迎上去，并快速解决。因此，那段时间听一个投资人说了一句话，深有同感：我们投资一个项目，最看重的是人，是团队，而不是企划案。

特别是到了电子制作大赛中后期，我被杏恩拉着回到主赛事的各项工作上。电子制作这个项目完全由他们三人带着干事在做。但那边几乎没出什么状况，让我和杏恩能全力投入到文化节后期繁杂的会议及文案工作当中。有需要沟通的地方，很容易地就把想法传达给了他们，虽然都是 05 级的，彼此间也没什么分歧，也没谁想着争权什么的。

直到忙完了整个文化节；直到与社会上很多人进行交流合作后；直到站在离开学校的这个关口；我才真切地有了一种感谢的情绪：感谢你们三位陪伴我的这三年时光，是你们让我真正体会了由合作带来的快乐，那种无需猜测无需提防，畅意直言的感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在工作环境中遇见。

在文化节过程中，院运会也如期进行了。这一次我已成了院运会的主力，在王玮的带领下，扎根主席台，完成了整个运动会的成绩统计工作。

院运会会有一个细节我没有忘记。第一天早上 6 点起床去打印店借打印机，结果到现场后，那个打印机和我们的笔记本不兼容，只好马上跑回寝室下载驱动。

跑回操场时，已经是 7：30 左右了，我们这边整个设备组是要求 8 点全部就位的。大清早就起来，绕着太极体育场外环奔波了 1 个多小时，而且时间上又很赶，我拿着东西就想往主席台冲，没想到在入口处被组织部一个 06 级的干事拦了下来。

当时我们采取的制度是，只有工作人员可以进入主席台，而工作人员的标示就是工作牌。因为一直在跑打印机的事，我完全把这规定给忘完了。不过当时因为心情太急躁，直接劈头盖脸地凶了那位干事几句，转身跑去调试打印机了。

等我弄完打印机，方才觉得后悔，人家才进部门就被学长骂，心里肯定不好受，而且错在我，他坚持原则是正确的。但碍于情面，又不好意思直接过去道歉。只好把余睿叫过来，让他帮我过去给那个干事道个歉。

说来也巧，当天中午去办公室办了点事，回操场的时候正好碰到那个干事在搬鼓。抱着愧疚的心情，我立马跑过去和他一起抬着那鼓进了操场。在路上也顺便给他当面道了个歉。

其实因为这事，我纠结(这是跟着 06 级的小孩学会的词)了很久。其实我私底下是一个很讨厌争论及暴力的人，因为这些东西无法解决问题的本质，只会在双方心中留下阴影；但在工作中，我却又转变到让自己感到可怕的状态，做事急，

喜欢催，为了目的有时会用一些强势的方法压倒别人。等工作结束后，回到寝室也会为自己各个的行为而郁闷。

有一个晚上回寝室的路上，我给余睿谈到这个问题，他是怎样开导我的，已然记不清了。但在之后的两年里，我还是没能改掉这毛病，仍然太过强势，因此而得罪不少人。

院运会之后，电子制作大赛终于结束，科技文化节也结束，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

那次科技文化节，我院参赛作品数第一，获奖数第一，对整个文化节的周边支持及后勤工作也很优秀，实至名归地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及优秀组织奖。而我部门全体同仁的辛勤劳动也换来了当年度的重庆邮电大学优秀学生科技协会。

拿到三个奖状那一天，我们 26 人在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留了个影。现在翻看照片，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这是一种满足的微笑，充实的微笑。这也是我继‘寻找起点’寻得个人第一次人生成功之后，又一个第一次集体合作成功。夹杂在众人的欢笑里，有一种每次回忆，都很幸福的感觉。

这之后，就是回归期末复习，以及下一节要讲的换届。但在此之中，度过了爸的 46 岁生日。其间有许多感触，记述如下：

原来一直听说有的同龄人连自己父母的生日都不记得，自己就以此为标准认为我还算是孝顺的一个人。今年父亲的生日又快到了，女友提醒该买什么礼物时，才发现我对父亲的喜好一无所知。

父亲喜爱看足球，不过却没什么追星或追球队的行为，兴趣尽限于球赛本身。所以也无法从这个兴趣里挖掘出什么可以送的。

父亲对烟酒也无甚特殊嗜好，送这些玩意的提案也被否决。

仔细回想起来，父亲在我生命的这段岁月里，始终是在忙碌，在奔波。从来没见过他有什么自己的收藏或是特别的癖好。生活除了工作就是看球与看报。

我曾经很不理解这样的生活何以坚持得下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没有了网络、没有了电影、没有了动漫、没有了书籍、没有了.....我都不知如何才能坚持过完一天。

不过现在逐渐能理解父亲的心境了。前段时间忙学校的科技文化节，经常 4、50 个小时只睡 5、6 个小时。每天都几乎没太多空闲时间可以安排，大大小小的事堆满了日程表。在这种状态下，睡眠是唯一的需求。到了大学，发现自己渐渐的少看电影了，动漫也减少了，唯独读书还是坚持着每月读上个 2、3 本，但和以前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人，都是要先求生存，才谈生活的。所以我并不羡慕所谓的贵族，如果没有先天的环境，他能有那么多时间和闲心去搞那些所谓的贵族气质么？人在生存的欲望面前，往往表现得比在生活的欲望面前更加专一更加单纯。现在的一个同事，说我有点工作狂倾向。着实，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一旦投入工作，便义无反顾，茶饭不思。为何对一个与自身利益并无太大关系的工作如此投入呢？我想我是热爱工作本身的。

父亲曾说过,他这辈子什么都做过,到头来还是做销售做到最后。亦常感叹,做销售能学到太多实际的东西,却少能接触到一些精神的工作回报。我只能对父亲说声感谢,处在 20 岁关口的我,能处在当前的这个环境里,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为了父亲的这份心意,我也会更加热爱目前的工作、生活,更加努力的为支持我的人而奋斗!

只是自己常常不懂得表达,一颗年轻气盛试图改变世界的心总是会 and 父亲顶撞。得利于当今的信息革命,我所获得的信息量及信息来源早已超越了父亲。言谈间总会试图用这种信息鸿沟来彰显自己与他的不同,自己的优越,自己的突出。现在看来真是很幼稚的想法,不过超越父亲或许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学及哲学命题。对 Final Fantasy 10 的喜爱,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 Tidus 的历程与自己产生了共鸣。

超越父亲,或许已经是注定了的。但对他的尊敬在我心中一直没有退却。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只想对父亲说,我爱你,爱这个你构建起来的家庭,更爱这段一起走过的岁月。

## 第五节 - 换届

那一年的年终表彰大会,我院科技工作部分的总结报告,杏恩让我上台去念。记得那是第一次当着全院同学和领导进行发言(寻找·起点面对的都是同学,气氛完全不同),提前了两天写好稿子,改了又改。虽然知道这种场合不该进行太过口语化的表述,但我这人就改不了这毛病,在最后成文的稿子里,还有一些内容让下面的一些人听得冷汗。

到了12月中旬,这学期的一切汗水及与之相伴的成长,总算该收尾了。太过忙碌的工作,让我们都快忘了又过了一年,又到了这个说再见的日子——换届。

一年半的时间里,坤哥带了半年,跟着杏恩做了一年。现在,到了我们05级上台面的时候,没有谁再来为你承担压力,没有谁能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从换届后开始,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对于换届,当时的我没有太多其他的念头。‘寻找·起点’刚刚上正轨,通信‘4+1’处于萌芽期,各项常规活动全面复苏,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与科协每个人结下的那种家人般的感情,让我根本无从割舍。应该继续在部门干下去,这是很坚定的想法。

但另外一方面,因为大二上这个学期与各个部门的干部干事愈发地熟悉起来,并且因为这一年半的体验,对整个学生会的发展有了更多想法。并且坤哥和余睿也和我谈过,有些想法有些抱负,在科协这个平台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对于主席团的位置，我也并不是没有想法。但我并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任何问题，或者功利因素在里面。我心中有抱负，对整个组织未来的方向有一个还算清晰的规划，为了实现这些抱负，需要一个平台来发挥。因为这样的理由，而去竞选主席团，是一个能从内心说服我的理由。我这个人并不需太多外界的认可或说服，相同的，当自己不能说服内心去做一件事，那么就肯定做不下去。

同时因为在 05 级还算比较露脸的人物，加上与其他部门关系也还不错。上一届主席团的两位前辈也和我谈了很多，希望我考虑参选主席团。

说实话，当时很是犹豫了一阵子。一边是部门的发展，一边是学生会的抱负；一边是私人感情及对这个家的留念，一边是集体责任及更大的挑战。同时，因为临近期末，每晚都得装模作样地去上上自习，在回寝室的路上，我和余睿就换届的事交流了很多很多。也是在那条路上，他告诉了我，因为一些私人原因他将离开学生会的决定。

那段时间过得并不容易，部门的人探听着我的意向，一些前辈也不断找我谈话，某些人时不时地来探一下口风，小玲因为四六级只能选择放弃科协这边的工作，现在在学生会及大学里我最好的朋友也要选择离开……

总的来说，相当苦闷。答应了余睿保密，没给任何人提起过他的即将离去；自己这边也纠结着，眼看着就要到提交报名的截止日期了，心里却一团乱麻。

那个时候，正好读到了 Apple 公司 CEO Steven Jobs 在 2005 年 Stanford 大学毕业礼上的演讲，其中有这么一段让我感触颇深：

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不要因盲从而按照别人思考结果而生活。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要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当晚读到这段话时，并无更深感受。但之后的几天，“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这句话一直在脑海里时不时地闪现。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这有限的一年半任期内，我能做的是什么；理想与现实，什么是自己能把握的……这些东西我都以各种借口拒绝去面对过，但现在，不能再退缩了。

确实，在进行了大量组织管理类阅读后，有很强的冲动去实践。但自己在第三节中所描述的计划，不管从可行性及当时的组织结构背景来看，都只能是远景。因此就算我去了主席团，也不可能在任期内展开这个方案。倒是那个学期与王老师的交流，让我看到了学院对学生科技活动这一块的投入力度正在逐步加强，科协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定将拥有更广阔的资源。

并且，我对自己的分析如下：虽然性格外向，与他人交流积极，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天生的欠缺，并且不善于处理多股力量的交集。因此比起协调各部门共同作战，我还是更擅长带领一支队伍打快打狠。

最重要的是，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主席团成员的名号。进入大学一年半以来，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那些成功带来的喜悦，人生第一份自己正视的事业，都



来自于这个叫做‘科协’的部门。而且我的路还没走完，在科协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此时的科协，经过了三代科协人的奋斗，正好走到了部门发展历程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科协从百废待兴，到此时的初露头角，前方还有太多的项目需要发展，太多的工作等待完成——部门活动的质量精品化、内部流程可控、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可保存部门优良基因的知识管理体系、与同学互动模式的转变、……

每每想到这些，觉得前方有太多激起我兴趣的事等着去做，内心那股澎湃的冲动就会立马涌了出来。还记得当时独自一人漫步校园，对部门的未来发展方案做着各种各样的推导及考量，时不时就兴奋得面红耳赤的。那种感觉，真是好令人怀念。

经过了所有的思考后，我已经意识到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了。我要留在科协，继续走完前两届人没走完的路，我的荣光也必定在此展现。

当一个人想通了一件事后，做起来便自在畅快得多了。接下来的那段时间，因为摆脱了自身的纠结态，我开始专心尝试说服余睿继续留下来。对于其他那些探口风之人或坊间传闻，我已无暇顾及。

不到两天，我就放弃了说服他的努力，这小子看上去是去意已定了。但在心底，我其实并不心甘。坤哥、廖师兄、余睿，是我在学生会前期工作中给予帮助最多的三人。在学生会及院里面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大多都离不开他们仨的引荐。在我要迈上更高一步的时候，他们却一个个地从工作中与我分开。那时的我，无

法接受这份孤独感。不过以后来的历程来看，或许正是他们的离开，促使了我独立性的成长，懂得了做人要能担当，负责任。

就某种意义来说，人都是逼出来的。没有他们的离开，或许我会永远期盼着有人来帮我打点各种人脉，各种我不愿去面对的事务。但从此以后，这些事都得自己来了。

很快，到了换届那一晚。作为时任助理，一开始各个部门的面试，我是作为面试官坐在上一届干部那边，对其他人进行面试。直到进行到倒数第二个部门——科协，在众前辈目光下，我尴尬地从面试官群体里走出来，站在台上，说自己要竞选科协会长。

毕竟是换届选举，前一晚我准备了一些说辞。不过上台后自我介绍还没完毕，下面的前辈就开始对着我笑，我试图让他们镇静下来，没想到却起了反作用，大家看着手足无措的我笑得更厉害了。想来也是，一个天天和你一起工作的人，突然站在上面做起自我介绍，好像大家很陌生的样子，的确蛮诡异的。

勇哥(杨卫勇学长)看我这份窘态，也不再勉强，直接让我停止了自我介绍，并且说为了节省时间，只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竞选主席团？

好吧，勇哥，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您很和蔼呢。没想到一下就抛给我一个这么尖锐的问题。不过既然这是我的唯一一个问题，思考了几秒钟，我进行了作答。

详细的回答已记不太清楚，大意是：我需要科协，科协需要我；我不认为自己能胜任主席团的工作，但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我都会为整个学生会而努力拼搏。

貌似这个回答还算得前辈们的心，在他们善意的微笑示意下，我走出了办公室。后面跟着进去的是老董和雅旋，我在外面和其他部门面试完的同事们胡乱扯着淡，等待他们俩出来。

据一些前辈后来给我描述，雅旋进去后又是一番压倒性气势的自我介绍及开场白。然后有个部长问她：为什么不竞选部长，而是竞选副部长？雅旋的回答是，她很喜欢跟着我做事，并不觉得部长或副部长有什么意义。当然，这或许不是原话，但大意如此吧。

我珍视的情谊便是如此这些细节。这些细节填充起了科协这个家的所有，让这个家显得格外的温馨、宁静，让人不得不在这嘈杂混乱的世界里守护这份单纯。正因为知道未来很难拥有，所以才如此珍惜当下。

我们部门的竞选毫无悬念，我作了部长，雅旋和老董副部长。05的人全走了，06的人雅旋和他们很熟，但有的人那时我还叫不出名字。老董还是那么踏实且内敛，所以学生会其他新任干部他认识得还不算多。年轻的三个新兵就这样上了第一线，手中接过的棒是我院学生会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棒——因为改制而出现的一年半任期。这意味着，我们得干到大三下才卸任；这意味着，我们四分之三的大学生活都与其无法分离了。

那时刚看完《The Devil Wears Prada》，讲述了一个时尚杂志编辑助理的辛苦历程。剧情本身倒是没太多出彩的地方，平实，但够细致，值得一看。

全片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出现在电影快要结束时，万恶的女主编对主角说：你总认为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但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你选择了一直向前。

一直以来，女友都很支持我那时在学生会的工作，没有什么抱怨，只是偶尔撒娇。父母为我操心，叫我别那么忙，少找点事做。我也总是以：不是我找事，是事找我，没得选择。这些话来推脱。

其实现在想来，一切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做出的。从选择进入这个组织，到选择自己运作活动，到成为部长助理，最后走到现在部长这个位置。在繁忙的工作中，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想想这些。始终觉得自己的升迁都是一个个机缘巧合，自己并没有这个心。但是现在明白了，这就是我选择的路，在一个个看似不情愿的选择背后，其实我已经心甘情愿的去承受这一切。路，真的是我自己选的。

换届结束了，其间的是是非非我不想去叙述。只是提到换届，有一群无法避开的人需要我去回忆，他们就是——04 级的干部。下面的回忆可能有的事件发生在大二下或者大三，请自行判断。

先说说杏恩，这是一个我永远无法叫出学长二字的学长。常年一件黄夹克，已经被坤哥称为他的标志，雅旋也常常拿这事取笑他。爱在聚餐时讲冷笑话，还是我们都不笑，就他一人笑的那种。爱玩魔兽，喜欢睡觉，习惯性地不接电话，.....这些细节都是我们平时开刷他的必备料。

但一旦做起事来，他马上变得十分专注、投入。作为我的老部长，我们之间却很少有一种上下级的关系。从来都是他吩咐我一件事，我就去搞定；我给他说

一件事，他也很快就搞定。一起为科协的各个活动奔波的那段日子，让我体会到与强者合作的快乐。同时因为对技术共同的热爱，让我与他在外人眼里常常被归为一类。不过有趣的是，毕业后，我俩都走上了市场这条道路。

莉姐，我们的大姐姐；王玮，我们的大哥哥。总是在各种事上照顾我们，为我们着想很多。不管是考研，找工作，他们都一直关注着。后来莉姐考上中科院的研，却没去面试，最后去了华为；王玮考研失利，在校蛰伏一年后，再考终于中第。

花姐，是我们在学习方面的榜样。无数的奖学金，保研，好导师，都让学弟学妹们羡慕不已。为人随和，虽然是 03 级的，却与我们这些小孩走得很近。长期觉得自己被杏恩压迫了，却不敢反抗，只好出动雅旋来对付杏恩。科协好像历来都阴盛阳衰，我和杏恩、坤哥这仨做部长的，都说不过我部门那几位女将的嘴。

楠哥，从组织部走到 04 级主席团任学生书记。改不掉的天津口音，还经常炫耀自己普通话说得不错。因为廖师兄、余睿等的关系，和我也很熟络，在工作上给予了我蛮多帮助和扶持。为人大气，豪爽，酒量惊人，深得组织部真传。后来去天津拜访他，被楠哥的家人灌得醉了 48 小时，直到回了重庆才醒过来。

倩姐，半道从年级上进入学生会，历任学生会副主席及学生书记。陪着我走过了一年半的岁月。其实倩姐很年轻，87 年的，所以我应该是叫妹妹。可她总缠着我叫学姐，所有只好叫她妹妹学姐了。一个女生，又是半道进入学生会，做起事来有很多阻力。那些辛酸，我们都看在眼里；你的抗争，让我们很是钦佩。

还有太多太多人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严肃的勇哥和叶姐、同为南开校友的永宏学长、老爱拿我开刷的凤姐和圆圆姐、技术派的金部长、对工作十分严谨的吴主任、辩论场上意气风发的曾丹学姐、校运会通信悍将森哥、写得一手好字的陈朋学长.....

感谢大家在那一年半的旅程里给过我的帮助，与各位共事的种种瞬间，我都将记忆很长一段时间。请让那份快乐，继续留在彼此心底。

## 第六节 - 另一段人生

前面五章都在讲述学生会的事，诚然，这四年有三年都耗在这上面，它的确是我生活的主旋律。但在这支曲调之外，我还在独自哼着另外一些调子。

这部分的生活相对隐秘，没有多少在学校的人知晓和了解。它见证着我在精神方面的旅程，是支撑我这个个体继续运转下去的源动力。它有时是一些思考，有时是一些阅读；有时脆弱，有时刚硬；时而悲愤无力，时而充满希望；它们是最珍惜的点滴，因为是它们让我的人生完整。

从小就喜欢文字，但最终却踏上纯工科这条路，这可能是我小时候没有预料到的未来。作为一个游走在工科生中，但内心本质其实是文科生的我，有时候会面临一些尴尬，比如高中语文邹老师毕业之际留给我那句“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不过颇为安慰的是，在实际进了大学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国度，文科生也不会如之前想的那般理想。大家，都是在接受职业教育，而不是人生教育。这样想想，对自己的处境倒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我这个人始终与周边的节奏脱轨，当大家都在为一米阳光而爱上丽江时，已经去过丽江两次的我对那部剧集所讲述的故事毫无所知；身边朋友都在为某款新软件的发布兴奋测试时，我更愿意等待正式版的来临。

村上春树也是如此，高中的某一天，从某杂志上得知，原来我看的那 10 几本小说的作者是“小资教父”。那时候对所谓的小资概念很不清晰，只觉得是个挺虚幻的词。我看村上小说唯一的想法是，将之当作日本 7、80 年代史来看，从

那些文字的背后，村上描绘出了一个社会在一个年代中除了官方记述以外的另一种形态。

我也不知到底是哪些内容被当作了小资教材，美食？旅游？忧伤？性？看不出有哪样是正常人不经历的。

很尴尬的是，自那以后每次拿出村上的书，身边的人总会说，哟，这么小资啊，还看他的书。在那种时刻，你说自己其实是在观察日本现代史，听上去真的是一个无力的理由。

的确，我从村上那收益的不仅仅是有关历史的。更多的，我从中感受到一种对于青春的共鸣：张狂后的冷寂；无奈中的苦涩；沉迷于幻想，与现实隔阂；不顾伤痛追寻梦想；年轻时的犹豫、徘徊、执着。这些情感是值得终生记忆的，村上的小说与我的思考，构成了那三年时光。

有时候看着家里那套版本参差不齐的村上‘全集’，心里总会有一种暖流，是啊，那就是我的青春，忧伤又灿烂着。

高中时读了 Neil Postman 教授的《娱乐至死》，后来在大一时又读了他的《童年的消逝》。虽然两本书的主题都与一个我喜爱的游戏——小岛秀夫先生的《MetalGear Solid》系列——无关，但不知为何，总是能在二者间找到与我的共鸣。在这个世上，有限的一生时间里，我欲传承的，所信仰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科技文化节最终结果出来前的某天晚上，又想起了 Neil Postman，又想到了 MGS。突然很感伤，于是将 MGS2 的结尾中 Snake 的那段台词拿出来又看



了一遍。突然就有了朗诵的念头。于是抱着朝圣的心情，将这段文本朗读了一次，并录了音。在后来一次次的回放过程中，我体会到对于一个文本来说，朗读那非凡的魅力。文字，印在纸上和用口说出来，完全是两个感觉。

这就是那段台词：

“Life isn’t just about passing on your genes.  
We can leave behind much more than just DNA.  
Through speech, music, literature and movies...  
what we’ve seen, heard, felt  
...anger, joy and sorrow...  
these are the things I will pass on.  
That’s what I live for.  
We need to pass the torch,  
and let our children read our messy and sad history by its light.  
We have all the magic of the digital age to do that with.  
The human race will probably come to an end some time,  
and new species may rule over this planet.  
Earth may not be forever,  
but we still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leave what traces of life we can.  
Building the future and keeping the past alive a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Solid Snake– Metal Gear Solid 2

每次读这段话，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无论何时，总是会被这段言语轻易地打动。直透内心，传递着与自己一样的信念，让我相信这世上还有人在为了同一个梦想而奋斗。第一次从内心承认游戏是一种艺术，应该也是从那时开始。

相信翻译是再创作的我，又将之翻了一下，记得这段话自己曾翻译了很多次，都不知这是第几个版本了：

生命并不只是通过基因来传递。

除了 DNA 之外，我们还能留下更多。

演讲，音乐，文学，电影.....

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

愤怒、欢乐与忧愁.....

这些就是我将要传递下去的东西。

这也是我生存的信念。

我们需要将火炬传递下去，

让孩子们能借着这光芒去阅读我们那杂乱不堪且悲伤的历史。

在这个魔法般的数字时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做到以上这点。

或许有一天，人类会灭亡。

一种新的种族会统治这个星球。

地球也不一定永恒。

但是我们仍然有责任去留下生命的痕迹

创建未来与保护过去是同一件，也是同样的事。

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我基本上沉浸在 ACG(动漫游)的世界里，每每陶醉于其中个个世界的奇妙精彩时，心里就会有一丝隐隐的担忧——随着如今各种亚文化的诞生，这个世界是否走向了更加多彩的一面呢？那时的一些思考，让我觉得并非如此。

先看一下通常对亚文化的定义：处于非中心地位的人，共同创造与享有的特殊文化，而且它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

将此定义转换到我们这代人中，无非就是 OTAKU（动漫痴迷者）、各类体育赛事的爱好者、游戏痴迷者、军事迷、歌迷.....等各种“迷”。

我也算是一个伪 OTAKU，痴迷程度还没那么深。但在日常的交流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看到身边有人认为《EYES ON ME》不过是一首简单的英文歌曲，就努力上前辩解，为其讲述 EOM 背后所包含的 Final Fantasy8 那美妙的剧情；无聊时，时常在纸上书写 Snake、Yuna、MetalGear、NewType、Gundam.....，身边的朋友看见了，又会为其解释一番这些名字底下所包含的深意；经常在与人对对话中，会提及动漫里的语言或笑话，结果其他人听不懂，又要解释一遍；.....

如此、如此，每次解释的效果往往都以对方仍然不明白，自己仍然很郁闷收场。想来也是，哪部我们所钟爱的游戏或动漫背后不是隐藏着庞大的世界观与剧

情，哪里是随便说说就能解释清楚的呢。看着 BB 站在 The Boss 的墓前，那种忍不住想与其一起敬礼的心情，要用怎样的语言才能传达给一个没体验过的人？

长久这么下来，我已经习惯不去解释，在与他人的谈话中尽量避免提及这个领域。因为你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爱好。但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在锁闭自己的心？这样下去，每个人都会因为同样的理由，向身边的人锁闭自己，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原以为互联网可以让日常得不到交流的人，在网上能自由的就自己喜欢的话题进行沟通，能够缓解现实中的封闭感。但正因为网络将各类亚文化的人都分别聚在了一起，反倒使他们内部更加团结，对外更加不认同。

如今每一个亚文化都发展得相当完善了，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分支。不要说圈子外的人，就连圈子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开始看不清自己的圈子了。大量的文化诞生、发展，带来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文化盛世，反倒是各个文化圈的相互不理解，使得一种类似民族主义的“唯一文化主义（认为只有自己所处的文化圈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文化）”正在蔓延。

随着亚文化的继续发展，必将越分越细，越来越精。造成团体更多，外界更难进入，内部更难理解外界。这或许是我想多了，文化的发展居然造成了分裂，听上去真像是一个笑话——但或许，这也就是现实？

大二上的“寻找起点”只讲了一场。讲座后半部分和 06 级同学谈了一下英语的学习方法，我主要的意思是让大家不要沉迷于去尝试市面上各种花哨的英语

学习法，应该更加踏实地做好基本功。讲完这些，走下讲台后，才突然顿悟出一句话：信息的堆积等于了解？

那段时间，Wikipedia 的创始人 Jimmy Wales 和大英百科全书的主编 Dale Hoiberg 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论题主要关注：虽然 Wikipedia 的信息量大，但是却不如大英百科那样有较高的文章质量和可信度。

国内也有很多 blogger 参与了这场辩论。彼岸的一篇 blog，一开始还是在介绍所谓的“P 世代”，到了文末却话锋一转，抓住了大英百科主编的这句话出击：

*“远在 Web 之前，Lewis Mumford 就预见信息的爆炸会“带来一种跟大规模无知很难区分开的智慧疲软枯竭的状态”。大量的信息不仅不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将我们淹没其中反而会使我们更加愚笨。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并不能在科技中找到，而是来自于“对人类选择性和道德自我准则的再肯定，从而带来有节制的生产力”。再如今这个信息纵欲的时代，为了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我认为记住这个很重要。”*

我看这段话的时候倒觉得没什么，觉得主编这段话说得很实在。没想到彼岸马上做出如下评论：

*“信息纵欲，yeah right。我们就是在纵欲，我们纵的求知欲。Dale 先生，麻烦你穿好你的裤子，乖乖睡在大英百科全书磊成神坛上，好好做你的清教徒梦吧。”*

显然，彼岸将这次争论当作纯粹的利益争夺了，认为大英百科主编是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威性而出来辩论的。这显然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也许就一般的视

角来看，在文章质量及可信度这点上争执，确实有利益之嫌。但从主编说的那段话看来，至少他思考的不仅仅是利益。

有的人似乎很满足于在信息海洋中纵欲，无止尽无选择的摄取信息，并将这种行为归为求知欲索然。“知”即为“了解”，求知欲应是人们希望解惑的一种欲望。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大多数人获取信息并非是为了解惑，而是为了“娱乐”，一种精神上的信息娱乐。获取庞大的信息并没有填补他的求知欲，却满足了他对信息的一种占有感。这也是 1997 年 Neil Postman 在 First Thing 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一个论点：

“We may congratulate ourselves on our achievement, but we have been rather slow in recognizing that in solving the information problem, we created a new problem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information glut, incoherence, and meaninglessness.

From millions of sources all over the globe, through every possible channel and medium-lightwaves, airwaves, tickertapes, computer banks, telephone wires, television cables, satellites, printing presses-information pours in.

Behind it, in every imaginable form of storage-on paper, video and audiotape, on disks, film, and silicon chips is an even greater volume of information waiting to be retrieved. Where information was once an essential resource in helping us to gain control over our physical and symbolic worlds, our technological ingenuity transformed information into a form of garbage, and ourselves into garbage collectors. ”

简单翻译如下：

“我们或许可以为取得的成功欢呼，但我们在解决信息资源难题时，创造出了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难题，而我们在这点的认识上显得过于缓慢。这些问题

是：信息过多且无相关性、毫无意义。遍布全球数以万计的信息源，通过每一个频道、光波、电波、自动收报机、电脑、电话线、电视光缆、卫星、出版社到处倾泻自己。在这背后，记录在纸、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电影及硅芯片上的一切你能想象的信息形式，是一个更大的等待被发掘的信息源。信息第一次成为了我们掌控现实的符号世界所必需的资源，我们那神奇的技术将信息转变为了垃圾，而我们成为了垃圾收集者。”

Neil Postman 在 1997 年就能有这样的见解，让我很是佩服，其实早在《娱乐至死》时，他就已经对这样的未来有所预见了。所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是一系列的错觉。**一系列因为相信技术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步的错觉。**

大量信息的堆积与获取并不能让自身得到任何提升，如果不关注信息背后的关联，信息永远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从现在开始，抛掉炫耀自己获取信息量的念头。踏实的去研究每一个你得到信息，绝对比不断的获取信息要得到的多。

—— 我的私人生活差不多就是这样，纠结在一个个自我设定的命题里，不断与自己做着无休止的辩论。在同龄人里，这种行为显得格外的不合群，因此在学校里永远是表面风光，内心沧桑，身边走得亲近的人少得可怜。

但其实就我自己而言，并不是太在意这个，就像“寻找起点”里对大家说的：20 岁的人了，就别再去幻想让世上每个人都喜欢你。人要生活，就要不断

做出选择；你的选择在照顾一部分人时，必然会得罪另一部分人。如果在这方面执着下去，想两面讨好，最终两边都不会好结果。

我觉得有几个密友在身边，人生就已经完整了，对认识更多人，没更大兴趣。至于如何与其他人处关系，我的认识很简单：做事方面，我不爱给别人留下口实，你交待给我的事，只要我接受了，就会努力给你做到最好；但至于你是否喜欢我这个人，那是你自己的事了，我没能力干涉也找不到理由去关注。

记得那学期结束后，看了一部电影《3 亿元极盗初恋》后，我写下了一句话：每个人都是小人物，但都在追寻被放大的一刻。

可以说这就是我目前的处世观：将工作与私生活剥离开，一人独处时，忘记外面的喧嚣和所谓的声誉，在内心里慢慢提升、完善自己，以求做到独善其身。

这个混杂着成功、梦想、现实、泪水的学期以最后一个月紧张的考试复习作为注脚，结束了。经历这半年，一切都上了正轨，人生已不再有那么多不确定性。未来的两年内，该做什么，怎么去做，都前所未有的清晰。我所需要的，只是继续向前的决心。

前行吧！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改变。



## 第四章 - 成熟

### 第一节 - 并不光明的开始

换届后的新学期，没有迟到、没有遗忘，我终于成功参加了开学前的干部培训。培训时的那些面孔后来都成了大学里最熟悉的面孔，毕竟朝夕相处，日日共事。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同志般的友谊’吧。

那段时间因为南方周末的原因看了《暗恋桃花源》，里面有一句台词是：时间就这样愉悦的过去啦。

说来也是，要是人的一生都能愉悦地度过，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是人生总有许多起落，磨难和历练无时无刻不在迎接着我们。

开学没有几天，就听闻相邻两个班的一个女生王璇被诊断为白血病，诚然如她所言：“几十万分之一的几率不幸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也未曾料到在身边会发生这种事。

报纸、电视、网络、人言……从不同的渠道，我已经得到太多关于某某罹患白血病，急需救援的消息。不得不说，我已经麻木了，或者说我以为自己麻木了。但是在看到她和她父亲写的求助信时，内心那块柔软的地方仍然立刻被融化。生命的重量真的是无法轻易忽视的。

于是很快和年级上的同学行动起来，了解清楚了相关情况，与辅导员商量着搞一次捐款。就在各项准备做好之时，突然接到校方的通知，出于安全考虑，前期的宣传活动不能进行了。其实当时自己蛮能理解校方的考虑，但这件小事在一年之后的 5.12 救灾行动中体现出的另一个意义是：这个被集体主义控制了太多

年的国家，还不太习惯于相信民间力量。总是把太多事揽到自己身上，可又经常做不好。搞得几方都很累，却还没效率。

经过积极争取，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在宣传活动被暂时压制后，校方批准我们进行原定的两日公开募捐。重庆时报的记者也对此事件进行了采访，标题为：父写信求学校保密，300 师生“骗”血癌女，还真有标题党的风范。

第一天今天中午捐款结束后，我估计了一下应该在 4000 左右，因为之前经管学院有过一次这样的先例，据说募到了 8000 元。可到了晚上清点钱数时我才发现中午的估计完全失误了，我们一大群人，在办公室蹲在或坐在地上，数着校内师生放进捐款箱的钞票，负责统计总数的同学不一会就说破 5000 了，然后是 1 万，2 万……，就靠着那些一元、五元的钞票，最后竟然达到了 32700 元。

那天实在是很感动，学生会的指定打印店：实惠打印店，老板娘听到我们是给募捐活动印传单，说自己平时得了通信学院不少惠顾，也该回报回报，免费给我们印了 2000 份；有一个大一的寝室听闻此事后，回到寝室做了一个剪纸送来，希望我们能转交给在病床上的王璇。每一次我都无语凝咽，毕竟这种温暖是平时体会不到的。

虽然一年后，这个女孩还是离开了我们，但这段经历，让我们 05 通信无法忘怀。

这个学期一开始，王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谈了一次，先是对科协过往一年的工作予以肯定，接下来就说能不能在这学期再创新一点呢？看来，被领导表扬有时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玩笑归玩笑，就算王老师不提，我也明白科协必须得有些改变了。进来一年

半的时间 ,把科协弄得还算有声有色 ,可仔细一分析 ,除了寻找·起点与通信“4+1”以外 ,我们并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项目。而且寻找·起点那时还是我在顶全场 ,没有后继人选能够接替这个讲台。不具备可持续性的项目 ,是组织中的大忌 ,因为这太依赖于某个个体 ,组织对其的可控性太低 ,而且一旦这个个体离开 ,就会对项目的运行造成很大的阻碍。同时通信“4+1”名头太大 ,我们塞进去的活动似乎不能很好地支撑这个名字 ,需要对其内涵再次进行填充。

所以 ,如果光是看到表面的风光 ,而继续这样走下去 ,部门迟早会遇到瓶颈。开学后的一个月里 ,部门几乎没有做任何工作。我和老董雅璇三人整天想着怎么把通信“4+1”扩展开来 ,干事那边也就这样晾着。

后来我们拿出的改革方案是 :把通信“4+1”扩展为真真正正的四个活动 ,这样这个品牌就能诠释为“四个活动加上一个你的参与”。并且如果成功的话 ,以后科协的活动都能挂靠在这个品牌下 ,从而实现了我一直期盼的对外形象统一。一直都有人觉得我把学生会这份工作看得太重、太认真了。可我的人生信条是 ,不管做什么 ,都要做得专业做得精彩 ,才对得起这段已经逝去而不可挽回的时间。

同时有一个我一直在思考的方案 ,打算在这学期将之真正实践起来。做了一年半的学生工作 ,同时在班上也帮着做各种班级活动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为何学生会和年级上必须得分开 ?完全可以相互合作 ,做出更精彩的活动。

布局已定 ,就下来就是一大堆的文案工作了。四个活动的策划、宣传文案 ,真是花去了很大部分精力。而且因为一开始没有考虑到这个工作量 ,所以有的细节照顾得不很周全 ,直接造成了四个活动中的一个最后流产 ,此为后话。

## 第二节 - 一路向前

在这次的扩张计划中，就事后的效果来看，“无手机生存挑战”应该是最成功的一个项目。这个活动简单点介绍就是：两女一男，5天不用手机，看他们能不能坚持下来。

记得到第三天时，那个男生退出了，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生活。而另外两个女生顺利完成整个挑战。

这个活动也是我第一次试水学生会与班级互动。出于可控及可操作性的考虑，我选择了自己班和另外一个低年级班来与部门进行合作。前期的宣传、铺垫，中期的海选，最终的挑战，节奏都很顺畅，算是有惊无险，平安完成这个活动。

本来各环节都还算是挺完美的，经过余睿的不懈努力，5家平面媒体加上3家电视媒体参与了全程报道，就一个校园活动来说，已经算是极限了。不过期间发生的一些事，让我对某些事的看法有了转变。

参与此次挑战的选手，我们会要求他们写每日心情日志，然后由我们在校园BBS上保持更新。从某一天开始，有4个ID开始不断的针对那些日志进行攻击。言语无非是：炒作、虚伪、矫情、无聊。下面是我当时的回复，不过出于想控制事态的考虑，这些回复我并没有发出去：

有人说：“5天不用手机算什么，我一个月不用，屁事没有”

对啊，你是5天不用手机无所谓。你也说自己整天坐在寝室上网，电话没有用。但是你能说全校人都和你一样？你可曾体验过他人的生活，平均10分钟一个电话，短信随时来的状态。我们选择参赛选手的标准也不是针对你这个类型的

人。凡事以自己为中心出发进行思考，不知是可悲还是可叹。

有人说：“你还说你们不是炒作。你不炒作你请电视台来干嘛？你请报刊记者来干嘛？”

这个更是好笑，媒体报道了就是炒作？拜托，20多岁的人了，成熟点，ok？

有人说：“这种活动还上电视，简直丢我们重邮学生的脸。”

那好吧，我们做什么活动都尽量低调，什么媒体也莫要沾染上。等你以后出去面试时，报出自家出身，然后对方一句：“重邮？哪个学校哦？没听说过啊。”，可能非得到那时，你才知道郁闷。只考虑自己身边朋友那点所谓的“鄙视”，眼光就不能放开点，看看社会对此活动的看法，以及对学校在主流言论上的影响么？

总结起来，还是小波说得对：沉默的大多数。对活动支持的，或者没什么反感的，总是不怎么在 BBS 说话的。只有那几个 ID 特别喜欢作意见领袖，将平时得不到表达的欲望，发泄到 BBS 上。网络放大言论的力量或许就在这。

但我们不能总是对意见持防守的姿态，或者去抵触他们；从学生工作的现实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是能得到不少教训。至少下次做活动时，可以多考虑点网络宣传公关应该怎样来做。

开学后不久，上学期考的 CET4 成绩下来了，根本没什么期待的通过了，勉强还拿了个优的评价。初中在外语校那三年的英语底子，让我撑到了大学也几乎没有什么压力。

不过这种顺利偶尔也让人觉得蛮尴尬。当大家都在为了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而费力学习时，我却整天在那玩来玩去，显得特别不搭调。后来搞得我一到那

段时期就自觉安静，不再引起什么动静。

和我走得近的人，都明白我对 CET 的鄙视。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花了十年时间来让人学英语。到头来，却有这么多人为了 CET4 这样水平的考试而头痛不已，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绝对不是学生的错，而是这种英语教育方法以及评价方法的错。

英语就是一门语言而言，根本用不着像做学问一样去研究它。它应该和计算机能力一样，只是一个工具，为我们学习更多知识提供支持。可我们的教育方法，恰恰是把这两门应该是实用性教育的搞成了学术研究性教育；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研究却又搞成了实用化教育，令人哭笑不得。

至于 CET4 和 CET6 这个规则就更加令人无法理解。我懂英语就是懂英语，为什么还要分个等级呢？这个等级是按什么标准分的呢，难道多背几个单词就能说自己更懂英文了？我考 CET4 时忙于学生会工作，完全没有复习，包括后来的 CET6 也一样，到了那天就去考试呗。可我在考 CET6 时，并没有发觉那个卷子比 CET4 到底难在哪。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专家是怎么给语言划出等级的，令人费解。

在这学期，“寻找起点”延续了去年的模式，以 C 语言为主线，作为吸引大一听众的卖点。但是为了使这个讲座迈上转型之路，同时也因为无法忍受自己做重复的事，在讲座的后半部分我加入了通信业界历史回溯及现状分析等内容。第一场的反响还算不错，听众对三大运营商明争暗斗的历史相当感兴趣。

也是在这学期，我逐渐悟到了演讲的那道谱。如果说之前一年半讲座的成功归功于选择话题的取巧以及临时的发挥，那么从这学期开始，我已经可以把这些技巧理论化并融入自己的整个演讲流程中了。

一开始的选题很重要，作为一个不强行要求同学参与的活动（其实这也是我们部门三年来所奋斗的目标，就是做出同学们发自内心的想参加的活动），而且演讲人并不是什么校外名人，如果选题不够吸引，就无法在讲座当晚让人有足够动力从寝室挪身到现场来。

接下来对讲座的准备也很重要。或许之前我实在是太过依赖临场发挥，所以时有冷场发生。但一场成功的演讲，事前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吸引人的幻灯片、预备的包袱、对主线与支线是否收放自如……这些东西有的是可以去了现场再考虑的，但提前考虑考虑一定能给讲座增彩不少。

在演讲过程中不要忘了随时与听众保持眼神交流，这既能提高听众的参与积极性，自己也能从他们眼神中寻找自信（当然，前提是你已经讲得够好）；在适当的时候抖出适当的包袱，迅速拉近与听众的距离；与听众的互动一定不能少，有时候互动还能帮你救场，扭亏为盈；随机应变，积极把握现场主动权。记得当时给 06 级做讲座时，我很自然地说了这么一句“就是这么一坨”——“坨”字在重庆话里就是“群、块、范围、团”的意思——当我从台下的哄笑中醒过神来，发现自己在普通话里套了重庆话时，我并没有显怯，而是稍微露出一个尴尬无奈的神情，然后把这个问题抛回给听众——普通话中到底该用什么词来表示“坨”这个字呢？下面的听众很快沉浸进这个问题去，也就不会再在乎前面的口误了，而且因此还活跃了现场气氛。

其实演讲和运动是一样的，熟能生巧，当年余杰能靠讲座把自己从结巴讲成一个特流畅的人，相信只要尝试了，谁都行。而且熟练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乐趣，就是和其他演讲的人交流心得。

那一年新东方的老总俞敏洪来我们学校搞讲座，其实也就是宣传造势。整个过程我听得不算投入，但是却经常会心一笑。因为我知道他哪些东西是包袱，什么时候抛出，为什么要这么做，接下来该怎么引导听众情绪，如何巧妙且隐蔽地推销自己的产品。这就像是一场竞技，彼此见招拆招，分外有趣。

这学期的三场“寻找·起点”讲座讲完后，我的大学生活基调就这么定下来了。除了相熟的外，大部分学弟学妹们和我交流时都是用一种仰视的视角，开口就是：学长您好，我想请问……。问题大凡都是人生观世界观、大学规划、科技活动、生活烦恼。我想正常情况下，没有谁和谁一开始交流就是这些话题吧。于是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很奇怪，看似亲切，实则疏远。不过本来也不怎么热衷于人际关系的我，也没怎么在意。这种有事就找，没事就敬而远之的态度，反倒让我活得自在，有时也小有一点成就感——后面三年的时间，成功劝说四位急切想退学的后辈冷静下来，继续完成学业；和跟我沟通的每个人讲解院学生会的理念及我们的行事方式，因为讲座的原因，和他们走得比较近，而且还算受欢迎，这种交流改变了他们心中对我们学生会的印象。

同时因为讲座的缘故，我开始接触一些计算机专业的老师，试图在讲座内容方面得到一些启发，但是结果是失望的。

记得有段时间我经常去和某教授 C++ 语言的老师聊天，本是抱着学习心态去的我，却发现整个交谈过程中，对于互联网这一块完全是在引领话题。各种新技术，新趋势，这位老师完全是不知道。长期的体制内操练，而且缺乏竞争压力，使得高校里的技术力量已经严重与时代脱节，唯一擅长的就是把国外的一些论文看懂，然后做一个实现出来，这就已经是牛到不行的创新之举了。因此除了



把自己变成一个翻译机器外,我看不到在国内读研能对自身有任何本质上的提升。而我已然是一个喜欢折腾前沿技术,摸索新鲜概念的人。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完全绝了自己考研的念头。

也许是因为上个学期的工作太过繁杂和精彩,这学期显得有点平淡。除了“无手机生存挑战”搞得声势浩大外,其他时段基本是按常规步伐走过去的。空闲的日子,正好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对自己对部门的定位在那个时候清晰了起来。也因为有了多余的时间,我开始尝试参加其他部门的活动,学习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优点,并且加深了与其他同事的感情。后来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尽量出席各种活动,包括年级上和学校方面的一些邀请。这不仅看扩了我的视野,同时也在各个领域积累下宝贵的人脉资源,这些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一年部门及个人的发展。

### 第三节 - 社会现实

记得我们宿舍楼旁是很长一坡被树荫覆盖的阶梯，两年前某个阳光充足的下午，走在那里，我却有种莫名的忧郁。同样的阶梯，同样的林荫。让人有种被限定在同一空间的感受。欲挣脱而无力。

自小便享受着一种别样的自由。虽说行为管制和其他同龄人并无甚区别，但是意识层面的管教倒的确少得可以。

随着成长，父母对我的世界观也更加尊重了起来。我没有很多同龄人那种叛逆的心态，因为根本无需用叛逆来向别人证明什么。于是便沉浸于自我思考，与自己辩论。大部分青春的激情都消耗在了与自己的激战上。直接后果则是，不善与人争辩，因为争辩的热情在自己身上耗光了。

也不喜于握住观点，选边站。始终无法拥有确定的观点，总是矛盾地生活着：自诩为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文科内心的理科生；现实的幻想者；慵懒的勤奋着；悲伤的快乐着.....

那一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史上最牛钉子户。

作为 07 年的热门网络事件，最牛钉子户的故事在重庆可谓无人不知。起初看到那张照片时，我就隐约觉得那是杨家坪，后来的新闻确认了这个想法。但更有趣的是后来的走向——事主的不妥协、戏剧性的抗争、政府反常的没使用暴力拆迁、各路媒体的跟进.....这些因素都让该事件成为了物权法公布后最具代表性的公众案例。

出于骨子里对新闻这个行当的兴趣，当然，也是因为目前的媒体质量根本没

法满足我的渴求。稍作准备后，就跑去了现场了解情况。

到了杨家坪，先去轻轨车站外那个很出名的天桥，很多民众仍然围在那讨论。靠近人群后，因为自己带着一个 350D 相机，被周围的民众误会为记者，都围着我表述自己的意见。

我给他们解释我不是传统媒体的记者，是一个网志作者，拥有独立网站，准备对此事件进行报道。可是围观的群众似乎还不是很清楚网志是个什么东西，让我说出我网站的名称。这倒真的搞得我措手不及，难道给他们说我的网站叫做 hidecloud' s blog 或潜云思绪？

在解决了民众对我的信任问题后，有几个人开始发言。其中有一位阿姨，思维很清晰，列举法律条款也很熟悉。想必是专业人士。

下面是当时摘录的一些民众意见：

- \* 吴萍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按照该地的规划，在建成房产以后，平街的门面是要卖到 5 万到 10 万一个平方的（据那位阿姨说，这个价格出自重庆本地的一份报纸）。而开发商给予的补助却远远低于这个价格。所以漫天要价这个说法并不成立。

- \* 有市民提到王市长说这是一个公益项目，不过在现场很难证实这一点。

- \* 虽然我们在号召大家不要叫他们“钉子户”，但是似乎本地居民很喜欢这个名称，觉得这已经成为重庆的一种骄傲，并不觉得侮辱。

- \* 现场民众抱怨最多的还是立法不公，执法不严，权大于法这 3 个问题。

- \* 现场就接触的人群来看，对此事件持乐观态度的不多。大多表示个人无法抵抗 ZF。

晚上的时候，与同行的伙伴去见一位陈先生，他是珠海人，因为维权而来到重庆找记者。他上访的问题不外乎还是违法拆迁，但因为他之前被当地政府从广州和北京抓回去毒打过，而且仍然在被那边的人寻找着，所以和我们的见面显得格外小心，在手机里换了几次地址。最后突然在马路一头呼叫我们，然后跳上一辆出租车，我们马上跟上。说实话，来之前没想到会有这种场面，地下党碰头似的。后来在与他的谈话中，我理解了他眼中的恐惧来自于何处。为何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能生出这样的恐惧？

第二日回到学校，整理了一下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将之作为个人调查记录发在了 blog 上。湖南的伍岭老师在那篇日志后面留了一些言，我觉得非常对我的胃口，所以做了相应回复，摘录在此，也算是自己当时世界观的一个投影：

1. 我与 zola 不同，zola 可以说已经算是一个职业 blogger。在谈及他的 blog 中，zola 都提倡：凡事不能太严肃，娱乐化才能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前天我当 zola 面表示赞同这个观点。但是赞同并不意味着我的 blog 也要将此事件或以后的其他事件都往娱乐化方向扯。正如 zola 所言，娱乐化才能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但是传播完之后呢？还是需要严肃的考虑的，毕竟传播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问题，它只是将这个问题摊到了更多人的面前，可以让更多人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 zola 同学光荣地进行着传播这个任务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下八卦的思想，抽点精力来考虑如何解决这个现实问题呢？正如伍岭老师所言：

Snow(某网友) ,其实你就是我讲的那种大多数人——**你们根本不关心**

**宪法是什么，也不关心物权法是什么，也不关心吴杨的生活，也不关心怎样有效率有效果的维权。你们只关心怎样闹起来热闹；你们不关心事实，你们只唯愿事件向着你们所盼望的那样发展。所以当事件出乎意料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心理不平衡起来。最盼望拆掉吴杨房子的不是开发商也不是政府也不是 anybody else，是你们这些人，只有那样你们才能把到一个宣泄情绪的口子，否则你们就会一无所有。**

2. zola 也对我说过，他不愿意别人将他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他能做的就是尽量的传播这个信息。所以大家在支持 zola 的同时，也不要辜负了 zola 的心意，转载有关此事件文章的同时，请加入一点自己的思考。少点谩骂，多点思想。

3. 有关伍岭老师提到的：还有 hidecloud(我的昵称)你注意没有，几乎所有的“传言”都是针对政府的，但都被证实为“谣言”。你觉得谁在传播这些？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这些“传言”有的来自于记者，不过更多的应该是来自于民众。现场各方势力复杂，因为媒体齐聚的原因，全国各地的维权者都在此齐聚一堂，希望媒体能曝光自己的事，加上周围民众自发的群体讨论，很容易就会冒出一个假消息来。关于为何都针对政府，我想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现场最让我痛心的就是，民众都已经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不断有人给我讲中国是怎样一个社会，这件事是怎样怎样黑暗。其实就掌握的信息资源来看，虽然他们有比我多的人

生历练,但是在关于社会问题的信息上我自认还是不少于他们的。掌握信息只是第一步,根据此信息得出什么结论才能展现一个人的思维过程。

4. 我也看到了这些黑暗的方面,但是我更多思考的是如何才能改变。现场有个阿姨不断的给我展示她掌握到的各种官商勾结的案例,周围的人也很喜欢听她讲。但是这样又能改变什么呢?我想在场的人恐怕都承认官商勾结的存在,人治大于法制。这些是不需要这些案例来证明的。

我询问阿姨,那你觉得如何才能改变她所说的各种状况呢?她的回答是:立法要公正,执法要公正。我又接着问,那如何才能立法公正,执法也公正呢?她说就是要那些当官的立法时要公正,执法时也要公正。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刚刚还在批判官员的种种坏处,现在又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能么?在我放出这种质疑后,现场大多数人都笑了,说:是啊,所以改变不了嘛。我给他们提出如果我们民众能多一点思考,如果每个人都能多阐述多表述自己的观点,这个社会将会变得不一样。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徒劳的方法换来的自然是他们不以为然的目光。有很多人给我表述了同一种观点:我们的思考有什么用,根本无法改变政治现实。

5. 现场还有很多人将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与美国、英国等国家对比。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一直是没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才 60 岁不到,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 60 岁时又在干嘛呢？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压迫黑人奴隶。这个时候他们怎么不谈人权，不谈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

像人权物权这种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经济这个基础上的，在经济条件没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谈这些都是扯蛋。法制建设不是一句话、一部法典就能解决的。立法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执法的过程，监督的细节。而这些，都是需要公众集体参与的。光张着嘴说西方国家这好、那好，是不能改变我们所处的现实的。要用自己的努力，换来自身的幸福，换来别人的尊重。

过了好几周，我再回头来看那两天在现场的经历，不由得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在学校里，你总以为自己能做什么，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点什么，而且在校园里，这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一旦到了社会上，与最真实的人接触，与最真实的环境互动，你就知道自己啥都不是了。没有人有耐心来听取你的想法，没有谁都对你那么友善，猜忌、怀疑、抵触……各种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根本不是靠什么能力不能力可以解决的。

所以从那以后，我开始修正自己的人生规划，想着三分做事、七分做人。那三分做事的心，一定尽力做到最好；而那七分的做人，我则要加快脚步去逐渐完善。学会如何真正的与人沟通，与人交流；抛弃头脑里固有的那一套学校作风，用务实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人。这些领悟都让我之后十分受用。

说到维权，那年我所居住的小区也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各个媒体也有报道。我们小区的开发商擅自更改规划，造成我们前两期居民的房产贬值及生活不便。

本来规划违规变更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但好在本小区比较团结，而且很快组建了业主委员会，并走上了正规的法律通道。

可这个世界让你绝望的就是，你想走正规渠道，正规渠道方面却不想让你走。

我们收集的证据，以及起诉的相关法律条文都可以说是完备，连后来法官私下都给我们说规划局那边的确是违法。但是可笑的是，法院根本就不受理我们的起诉；后来经过我们的四处活动，迫于压力他们受理了这个案子，庭审过程却极其荒唐，院方完全无视了我们提供的所有证据，而一味的相信规划局方面提供的资料。毫无悬念的，我们输了，接下来自然是二审的漫长等待。

这个案子就这么拖了下去，直到某日，这个案子突然结了，我们赢了。可我们赢得莫名其妙，不知为何起了这么大转变。然后我们听闻规划局局长突然下课了，然后过去了一年，重庆就开始了扫黑风暴，基本上与我们这个案子沾边的，什么法院院长啊、规划局局长啊、警察啊，都在被扫黑的那个群体里。这下我们明白了，原来之前一直和我们打交道的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而是黑社会，这不由得让我们这些小民一阵背寒。

那学期的某个月，我以本年度最快的速度读完了《如焉》这本书。大学里琐事缠身，人浮于事，已大没有当年静心阅读的状态了。唯独这本书读得特别的快。

首先得承认，阅读《如焉》很大程度上是受 2006 禁书名单的影响，这也是人浮躁的具现化。没心思好好挑书，又不愿读主流畅销书，只有读这种非主流的所谓禁书。

这是那一批禁书里，我买的第一本。剧情细节不表，因为感触不太深，说说整体感觉：



或许互联网主流的话语还是掌握在 60 或 70 那一代人手上，至少就网上主流话语对《如焉》这本想说点什么又什么都没说的书的反映来看，我还是和他们有距离感的。

书中似乎想表达我国现在的网络封锁很严重，言论被严格控制着。但不知是碍于政策压力还是作者本身就了解不深，文中出现的有关网络封锁的描述，给人一种外行的感觉，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或许那些细节在 70，60 那代人看来很是贴切，也许作者也是从自己的视角很写实的描写了自己的看法。

写到这，突然发现将人按年代划分不是我最讨厌的事么？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主要还是源于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像我这样整天忙于翻墙的人，对文中的描述觉得简直就是试图用红色娘子军来挑起我的性欲。那些细节无关痛痒，浮于叙述这个层次之上。不过对于一部小说，或许本来就不应该期待过多。毕竟这是体制内，这是中国文化圈。

如果要我总结为何《如焉》在去年如此成功，只需用几个关键词即可：信息透明、网络封锁、思想启蒙。在这 3 个方面，《如焉》都只是一带而过，它就好像当前社会的一个摘要、一个索引。或许这才是《如焉》真正的历史使命，希望籍此在思想界掀起一场持久的风潮？不管如何，在我所处的互联网这个圈子里，风潮早已掀起。但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借《如焉》这块宝地，引发更多的思考，将这场风潮扩大下去。

因此就这个意义来看，《如焉》对于我及某些人来说，更多是一种时代的象征，实际意义基本可忽略。但对于不了解网络封锁的大多数人来说，此书一本入门的好读物。

那一年对于我来说是公民教育启蒙年，那些早已在心中埋好的种子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发芽、生长。纵使前途艰难，但总有如那一年的厦门市民以及许志永博士等的存在照耀着前方，让人感受到温暖。

#### 第四节 - 离别的季节

到了6月,有件事是避免不了了。坤哥和廖师兄作为03级,要毕业离校了。

或许是步伐太快,这两年琐事太多,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两年已经就这样过去。

而他们俩,作为我大学期间的伯乐,已经就要离开了。

想想自己在学生会三年,取得的这些成绩,如果一开始没有两位前辈的引荐,我是根本不会进入这个门的。即使第一年后他们离开了学生会,仍然在各个方面继续帮助着我。有时候优秀是一种传统,正是因为有前一辈人不断的努力,开拓出新局面,才给了我们后继者压力,能不断向前。

廖师兄是我们五班的助理班主任,在班级活动各个方面都给了我班很大帮助。余睿更是把廖师兄他们那届做的“红岩”精品活动(也就是后来的团日活动)当作自己学习努力的榜样。至于我,则是从他那传奇性的酒量中多多少少学到了一点点,用来支撑这四年的各种聚餐酒席。

坤哥是我们这届人的榜样,拥有我大学初期所缺乏的强劲执行力。而且最关键的是,为人正派,有远见。我结识人很简单,信你,就会一直信你。我认同坤哥对学生会未来发展的看法,所以在我任职的三年里,一直都在努力实践并改善着这些想法。

当时为了给坤哥送一份离别礼物,我们想了很久,最终决定做一个电子相册,里面有我们部门04,05两届干部的照片及对坤哥想说的话。我当时写给坤哥的是:

*终于也到了这一刻,嘴里没说再见却明白再见已经不远。*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直明白我们总是要散的。

但是真的面对这一刻，却让人难以表达心中的感情。

从大一上进入科协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会是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你的气质我是永远表现不出来的，但是你做人做事的理念我会将之在科协继续传递下去。

因为责任很重，所以选择前行。这两年一路埋头忙过来，偶尔竟忘了开始时那一次次你对我的指点、肯定和宽容。正是这些鼓励与指引，才让我走到了今天。让我在今天仍能明确科协继续前行的方向。如同王玮学长说的，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再做一次你的干事。与你共事是一辈子莫大的幸福。

科协永远都是一个传统，荣誉只是一种习惯。

我不会辜负前辈的努力，科协的辉煌由我继续谱写！

坤哥走前一个月，我第一次组织了部门的全体聚餐，那次大家玩得很 high，那时的我，也没有体会到那种离别的伤感。直到某一天，他们就这么走了，甚至连送别都没有能见上一面。对着空荡荡的校园，第一次体会到这个看似缓慢的地方其实也伴随着频繁的离去。大学已然过去两年了，我们的时间也不会太多，如果不好好珍惜这剩下的两年，我对大学的所有梦想该如何实现？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开始袭来。

那个期末，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来自于部门内部。雅璇和干事们走得很近，生活、学习等各方面都有她去照顾，所以干事们比较容易和她敞开心扉聊天。从她那边得来的情况看来，那个期末部门内部其实很不稳定。因为我们三个部长的作风都是实干型，什么活都自己揽身上干完了，完全没有考虑培养干事的积极性这

个问题。于是有的人开始出现情绪，认为自己得不到多大发展；又或者因为我跟他们的直接接触太少，搞得关于下学期谁将提升的谣言四处乱飞，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弄得人心惶惶；诸如此类。

我一直缺乏领导风范，因为总是太过于沉浸于事务本身，只知一路向前，不懂培养后备力量。这点和坤哥比，实在是差远了。毕竟一个组织的长远发展不是靠一个人，而是靠一批人的。

亡羊补牢，或许也为时不晚。但我并不是一个能够靠严格的制度或者个人魅力去做管理的人。我只能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推销 idea——来进行组织内部的建设问题。

那学期本部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我和 06 级的干事进行了一次谈心。记得那次谈心中，我对他们说过这么一段：我知道下学期会有一些人离开这个组织，我对这点毫无意见，因为我们从来都尊重各位的选择。包括因为个人原因退出科协的小玲姐，也一直和我们几个人及这个部门保持着极好的友谊。我希望下学期你们选择离开时，能够告诉我的理由是：要努力搞学习，准备考研；想给自己的大学换一种生活方式，多体验体验。这些理由我能接受，同时我也很支持大家这样做，本来参加学生会就不是大学里个人发展的唯一道路。但要是让我知道有人是因为觉得自己没希望获得升职而离开，那么我将收回自己对你的尊重。因为拥有这样的想法，真算是白来科协了。科协能给与你们的，远不是那个什么职位可以相比的。

当时给他们谈了在科协做事，能够得到什么，但具体内容已然忘却。不过如今入职后，自己对在学生学会到的东西做了一个总结，应该和当时八九不离十，

如下：

### **1.对平凡工作的重视**

这句话或许有歧义，因为工作本来就是平凡的。千万不要幻想能单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番大事业，或者每天都去迎接充满挑战的任务。那都是电影小说中的情节，真实的工作生活就是一天天的细节，一天天的磨合。

这些东西在大学以前我是理解不了的，年少轻狂，始终想着能改变什么，摒弃细节，好高骛远，在大学里面吃了不少亏。后来在学生会的工作中，才慢慢领悟到工作的本质就是踏实地执行计划中的部署，包括这个部署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你把一件事的所有细节都做到位之后——也许这些细节看上去都很无聊——这件事自然就做好了。

记得每年第一学期结束后，总有一些新干事会萌生退意，抱怨这个组织太过死板，而且给自己的机会不够多，无法完全发挥自己的才能。其实就素质而言，大家都差不了太多，没有谁可以说自己的能力如何如何优越于其他人。可能能力是一回事，做事又是另一回事。再好的能力。再好的内涵，不能实在的做点事出来，光想着靠别人来发掘你，是不现实的。

### **2.多吃苦，少报功**

这点在学院做事时尤其明显，因为我们学院经费有限，和其他如经管、传媒等比是无法比的。做每一个活动都得扣着做，把有限的资源尽量最大化利用，这使得我们这里出来的人在面对困难挫折时能够更快调整心态，寻找出路。而且对环境的抱怨不会那么多，因为既然外部因素如此，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探索去创

造条件发展。

同时因为在这个为组织付出的过程中，全身心的投入使大家少了很多功利的心思，全都一心一意地在为这个前人付出过的组织继续奋斗。

这一点在工作中尤其明显，到了一个新环境，你会发现慢慢地就会浮现出一批抱怨这抱怨那，逃避辛苦工作的人。其实有时候分配到的工作任务也并不是多大一个事，但就会有人把逃避任务作为一种人生乐趣来享受。这对于把百分百投入当作习惯的我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 **3.保持优秀的信心**

到了公司，你会接触很多人，来自于不同的环境与大学。可能有时你会觉得谁谁谁好像这方面很强，谁谁谁那方面很强，而自己呢？是不是都被别人比下去了？这个时候就要看自己有没有那颗保持优秀的信心了。

记得毕业前夕我在书记的一篇日志后面留言到：

anywhere , anytime , we'll be the best of around.  
that's our faith.  
and we'll keep on this

这种信心是如何而来的，就是从学生会那三年的打拼中，从我和学生会同事们每一次的不认输中，从我们学院每一次争第一的誓言中来的。通信学生会的人很少像其他学院一样，把我们学院当靶子，当作一个目标来比赶超。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其他学院，因为我们只需超越自己，第一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品而已。

而且这种绝对的信心并非来源于狂妄，而是我们对自己对同事的工作极其信任的结果。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相当相信我们学生会走出来的人，不管到哪都不会是孬种。同时，就目前我掌握的情况看来，现实的确如此。

#### 4.主动的服务精神

什么叫做服务？进公司不久，就有一门培训课，讲服务的。讲师说到，服务不仅仅是服务外部客户，同时也要服务内部客户，内部客户就是每一个在公司里可能和你打交道的人。听到这里，我回想起了很多温暖的画面。

我在学生会的日子，不断地接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帮助。想漏了的事，做错了的事，如果被我忽略了，总会有人及时出来补救，而不会让事态进一步蔓延，哪怕这并不是他所负责的范围。正因为此，我也把这种态度作为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只要是对整个学生会有益的，我都会努力去参与去协助。并且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个人价值实现及快乐，相信与我走得近的人都明白在大三那一年我是把“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这句话看得有多重且多有意义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通信学生会能给你们们的，绝不是有的大一干事自以为的什么“组织能力”“交流能力”“策划能力”这些扯淡的玩意儿。通信学生会能给你的，就是这么一股子劲儿，这么一种能够在你身上流传很久的精神，它让我们持续的优秀并坚持下去。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你真正付出之后，才能收获的，毕竟这世上没有什么免费的东西。

在把道理讲清楚后，我开始推销自己管理方式的核心——梦想。我可以说，到最后跟着我的那批人，没有谁是我传统意义上的下属。他们不欠我什么，我也不能像企业一样更发报酬给他们。那么是什么东西在支撑我们这个团队持续运作下去呢？听上去或许很虚幻，但请相信，这真的是梦想。

我开始给他们叙述自坤哥以来，科协的发展历史，每一届人对这个组织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理想和抱负。我们这届管理层接过这个棒后，我们是如何理解这



个部门的，我们又对科协这一年半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憧憬。可以说在干事面前，我一直对部门内部的事相当内敛。那天是第一次这么坦白、这么畅快的向他们倾述了许多许多。显然，下面的干事都被我吓着了，怎么突然一下话题变得这么沉重呢。于是在我说完后，雅璇上去安慰了一下他们，解释为什么我的心情在那一天如此澎湃。

那天的交流事后证明是很有效果的。第二个学期来了，我们是学生会所有部门中 06 级留下来人数数一数二的部门。我很感谢大家在那个时候选择了相信我，并陪着部门走过了剩下的一年。虽然之后有一些对不起大家的地方，但请相信我对你们的感谢是一种来自内心真诚的体验。

想来这一学期其实还是做了不少事，但都不算是特别显露的。伴随着踏上部长这个位置，很多以往没考虑的事都得自己想了。个人的品牌建设，部门的品牌建设，是我最关注的两个方面，因此也投入了最多的精力。可以说到了下学期，也就是大三，部门内部的实际事务我操作得并不是太多了，这些事老董和雅璇已经处理得让我都不知该往哪插手了。于是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如何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科协品牌价值的提升。自然的，社交与公关——不断向人推销我对于组织未来成长的看法及方案——成了我接下来一年的主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销售的乐趣，决定了毕业后从事市场工作的意向。

老一辈的离去，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停下脚步，我们仍然在前行，肩负着他们的期望。

## 第五章 - 重新上路

### 第一节 - 挑战

暑假时留在学校做电子设计的准备工作，结果碰上 115 年不遇的暴雨，被困在山上两天，到处都泛滥成灾，除了泡面没得其他选择。而且因为对暴雨的形势预估不足，自己还得了重感冒，39.6 度高烧。那几天，躺在出租房里，女友忙上忙下给我换湿毛巾，喂饭，简直颓废到极点。想来也是，外地同学真不容易，来重邮四年，50 年一遇的干旱遇上了，115 年不遇的暴雨遇上了，几乎不下雪的重庆的雪灾赶上了，最后一年连地震也没逃脱。

后来临近开学，两个队友一个骨折一个做手术，思前想后还是放弃了参赛。因为这个，被副院长狠批了一顿。后来想来也是自己不对，人已经懒了。

暑假那段时间，基本保持每晚 3 点左右睡，早上 9 点左右醒。平时也不算太困，勉强能熬过来。再加上偶尔的几次失眠，睡眠时间显得愈发的少。

内心焦躁，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阶段。在理性思维带来的人生目标和感性带来的目标间徘徊，已经快两年没有那么犹豫过了。

干脆暂且放下不提，何去何从，自己选择。活得轻松点，不能让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要在心里。

开学了，烦恼的事儿还是接着一个个的来。

或许是前两年“寻找·起点”的效果实属不错，到了这学期 07 级新生入校，这个讲座已经从一个部门活动跃升为新生入学讲座了。在通信学院这个平台上，我已经把讲座的覆盖面做到极致了。

但是这个局面带来的并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深层次的忧虑。我这个人无法做到把同样的话题和内容对着不同的观众再讲一次。这种类似于把吃过的东西吐出来再吃一次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这也是我佩服那些专业演讲者的地方，比如俞敏洪一类的牛 X 人士(胖子和老董看了俞敏洪在各地的演讲，发现他的包袱和内容都是雷同的。 )。

正因为此，每次有人邀请我去做讲座，我都会根据对方的主题和听众群对整个讲座进行构思、策划、准备。而且因为前两年总在不断地接触新事物，学习新东西，所以每场讲座都有新内容可讲。

但到了大三，冲劲已到了头，在这个平台上能接触到的新事物几乎已近于无；而大脑里积累下太多过往的杂碎经验，也来不及整理。所以这个时期成了空窗期，完全没有了倾述交流的欲望，脑子里一片浆糊。

可部门里还期待着，能用这场讲座好好宣传一下学生会，给后面的招新工作创造好的局面。对于大家来说，这不过只是张涛又一次上台而已，反正他那么能侃，一个讲座算什么呢？

可以说直到开讲前 4、5 天的时间，我都还不知到底应该站上去给 07 级的新生传达怎样一种信息。PPT 在 9 月 1 日就创建了，过了一周，几乎还是空白。旁人越是期待的言语，就越是让我压力倍增。

幸运的是，在 9 月中旬前我把心情平复了下来，开始对过往这两年的思考进行整理，选择有价值的内容将之传递给 07 级的新生。

那一年的新生入学讲座，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切入：

1. Where are you ?

在这个部分，我从地域定位，人生定位，心理定位三个方面与新生进行了交流。目的是为了让她们思考清楚自己所拥有的，和自己所欠缺的；并快速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不要在转换身份的迷茫中蹉跎了岁月。

## 2. What do you want?

这个点主要是通过交流，让大家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方向，有一个规划。

同时对自己认为需要在大学里储备的几项能力进行了阐述。

## 3. How will you get it?

解决了定位和目标问题，剩下的自然是如何执行。这也是这场讲座最核心的内容。讲得比较杂，基本都是前两年在大学里摸爬滚打所总结下来的东西。

其中在第三部分，我论述了一下有关自我认同和对学院的认同感这个问题。在第一场时，自我认同这块我还讲得很顺溜。但是在说到学院认同这块，就显得有点牵强。但两天后，讲第二场时，不知怎么的，站在上面扯啊扯啊，最后居然把话讲圆了，把自己给感动了，觉得学院认同感真是个重要的东西。

讲到兴起处，冲她们问了一句：你们是通信的吗？！

底下 300 多人齐声道：是！

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被感动了。被这个在不经意间被我接受的组织感动了。就在那时，我意识到了集体的力量，意识到了自己反复灌输给他们的“学院认同感”到底是怎样一个东西。这种认同感其实早已潜入我心里，只是在这一刻以外在的方式宣泄了出来。要不是因为此，我也无法真正把它给新生讲通，并把自己说服。

大学前，我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当然，在个人主义这

方面，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变)。可是在学生会这三年，让我理解了组织的意义，学会了背负他人的期望前行，明白了责任与担当，体会到了团体协作的快乐。所有的这些，使得我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使之向着一个更加贴近现实面的方向发展。而对于给予这一切的这个集体，我只有无限的感激之情。

靠着对前两年生活的整理回顾，安然度过了“寻找·起点”第一期。10月的第二期讲了如何利用互联网改善生活，12月的第三期以“创业”为话题作为“寻找·起点”的告别场。这些都是后话，下文再叙。

这个难关算是度过去了，但是接下来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三人面前：接班人。

一直以来，三人分工明确，我主外交，雅旋主内务，老董主事务。而且我们都是那种干涉型领导，任何事都要亲力亲为，很少放心交给下面的人去做。出于对自己带出来的活动的感情及来自上面对活动质量的压力，我也很少把权力下放下去，几乎任何事都要管着。

这直接造成其他部门对科协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我们三人上，与此同时其他部门的06级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只知向前猛冲的我，被这学期开学后的现实所击倒。我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将这学期工作计划中的一部分规划出来给06级的干事自己来做。但是因为他们从来没主事过，一时之间竟很难找到让我们满意的人来挑这个担子。

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隐患是使得部门内部不稳定。因为彼此都无法推选出一个可以得到大家认同的领导型人物，在事务的执行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矛盾。并且

在做事时，也缺乏激励。

在继任这个事上，如何破题成了那段时间萦绕我内心很久的一件事。可没想到，最后的解决方法却大出我所料。

## 第二节 - 领导艺术

开学后还有一个挑战等着我，那就是助理班主任这个职务。我带的是 0110705 和 0110706 两个班，和书记一起作为他们的助理班主任。

做过这个工作的人都知道，与小孩们熟络起来一般都是因为新生辩论赛。那段时间我和书记时不时找他们谈谈心，帮助参赛队员解开一些心结，慢慢的大家彼此了解了起来。

对这两个班，我和书记其实都有蛮多愧意。因为我俩在学生会这边工作都比较繁忙，没能像有的助班那样经常去关心他们。每学期也就只能在开学那次班会或者期末那次班会上和大家见个面，聊聊天。平时的活动，顶多帮他们争取点资源，提点意见，也没怎么太用心去参与。

不过他们还是很优秀的一群孩子，在学校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成绩。每次看到他们取得各种荣誉，我俩都会觉得开心。而且其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成了我很好的朋友，比如有个很敬业的班干部 巫劲，给我和余睿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真是江山带有人才出啊。

因为去北京参加网志年会及微软 TechED 的缘故，这学期没能参与部门最大的活动——电子制作大赛。连院运会期间我也在北京，所以除了三场“寻找起点”讲座外，实质性的工作倒真没做多少。

说到“寻找起点”，这个学期终于决定从这个讲台上退下来了。12月5日，生日前2天，忘了在哪个教室，我用一场有关“创业到底有多远”的讲座，从形式上结束了自己两年半的讲台生涯。那晚，日记如下：

自己讲了两年半的“寻找起点”讲座，今天终于落幕了。

两年半了，大家都不容易。我不容易，朋友们不容易，各位学弟学妹们也不容易。

“寻找起点”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只是那个舞台已不再属于我。会有更多闪亮的新星在那里继续发光。

写到此，又想起自己喜欢的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

在这两年半里，我算是实践了这句话。或许我所期望的环境并没有出现，但至少我在努力尝试，努力改变现状。用自己的力量去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罗马的归罗马，自己的归自己。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身后总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感谢你们，一路以来支持我的人。

一切又将重新开始，我会在新战场上拼搏的。

那晚的表现的确对得起听众对告别场的期待，话题、包袱、内涵、现场表演，都在我的正常水平线上。也是在那场讲座上，我总结出了后来经常对别人说教的一套理论——Don't be the majority：

1. Majority means average

不管是报纸还是书本，谈到数据时，往往都是一个统计结果而已。这个结果是从大量样本中得出的一个平均数，或许能反应整体的一些情况，但决不能表示个体的差距。所以如果你把自己的判断基于各种所谓的数字上，那么你永远都无法发现自身真实的实力。

2. Majority means compromise

有人相信随大流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请记住，主流的走向一定是一个多方妥协的结果。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来说，这些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



果你想要自己或团队在这样的环境里成功，不妥协，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不可或缺的关键。

### 3. Majority is not YOU !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彼此的不同，但却选择了不同的面对方式。如何让自己从成千上万张雷同的面孔中脱颖而出？认识清楚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并全力打造只属于自己的人生，永远记住，你不是大多数。

走下讲台，雅璇可算是松了一口气。她一直作为我的副手打点部门上上下下，但却很少来听我的讲座。因此相比其他那些因为讲座而认识我的人，她对我的印象保持得比较客观。也正是因为身边是这样的人整天陪伴着，我才没被那些虚名所迷昏，克制地面对各方的话语。

而且在这两年多的讲座生涯中，得到的也不只是赞誉。雅璇交际面比我广，总能听到很多声音。从她给我的讲述中，我也了解到有一些同事对我长期搞讲座持有不理解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沽名钓誉的行为，是一个我出风头的行为。好在我本人交际圈极其狭窄，没能感受到这些言语带来的压力。可这些闲言闲语雅璇听着心里就不那么舒服了，所以经常劝我不要再讲了，又得不到什么回报，还惹得别人说闲话。因此这学期结束了演讲生涯，她的困扰应该会少很多。

可是需要说明的是，我退出“寻找起点”的原因不是因为惧怕那些闲话。如果我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当时我也不会站上这个讲台。我对待此类事件的态度是：如果是我服务的对象——06、07 的后辈对我说“张涛，你这个讲座实在没什么意义”那么我会认真地去思考是否需要调整，甚至取消这个讲座；但是如果

是非服务对象，如我的同事，对这个活动有点言语，那么我基本无视。就像我经常在讲座上说的：成年人了，你还想着让每个人都喜欢你，那是不可能的。专注于事情本身，不要太在乎一些与事务无关的言论。

真正让我下决心走下讲台的原因是来自于对部门长远的思考。那段时间读了一些管理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对企业的标准化流程运作有了初步的认识。科协的未来发展也是如此，必须摆脱人治及对某个个体能力的依赖，通过完善的制度及培养方案，实现部门内部的正常更替，打造我们自己的造血机制。

我从大三开始，一直在寻找能接替我把“寻找·起点”做下去的人。部门内部门外都观察了许久，但大部分是我有意可对方无意。我开始思考，是否是因为我一直在这个位置上，使得他人把这个讲座与我自己划上了等号，对这个活动的形式已经有了一个思维定势，所以无人敢接这一棒。于是我决定哪怕暂且停止这个活动，自己也要从这个位置上走下来，让大家再来想想这个活动到底应该怎么走；摆脱了创始人的影响后，这个活动到底还能不能凭借这两年所积累下来的品牌价值及底蕴实现重生。

后来的发展很奇妙，10月底离开重庆去往北京前，我给晓健他们布置了一个任务，把科联那边交待下来的“科技沙龙”给弄好。这个活动是科联那边想出来的名号，但是他们也没什么具体的方案，和当年王老师把通信4+1交给我们时的情况有点像。科联希望各个学院科协能把这个活动承接下来，由他们统一组织在校内开展活动。但这么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事儿，所以他们提出了近半年也没有学院响应。可在我看来，这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机遇：一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活动做下来了，那么在学院考核中，就多了一个校级活动；二来这也是一种支持科联

的行为，有助于缓和彼此间的冲突；三来它是一个新的活动，正好可以交给 06 级去发挥，好好锻炼锻炼。

当时在北京听雅璇说第一场科技沙龙就要开始了，说实话，没有太多期待，只想着他们活动不要出太大乱子，回重庆后再一起商量改进的方向。可当我回到学校时，听闻各个方面反馈回来的评价，以及晓健他们拿出的策划书，真的是喜出望外。参与的同学及嘉宾都很认同这种模式，科联那边也对我们学院主动承接下这个活动并办得出彩表示赞赏；我读了策划书，发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也在静悄悄地成长着，只是我们平时给他们发挥的机会太少了。

科技沙龙这个项目的成功，加快了我们放权的步伐。同时也让我得以从底层的事务中脱身，开始就部门工作流程管理及长远发展规划做更多思考。

经过两年半的冲锋，科协从一个传统的文书部门，已经跃升为学生会内的主力活动部门。三个主力活动，一个学院品牌，还有每年承载的各项科技赛事，让科协显得庞大的同时也杂乱了起来。

冲锋时只顾着把项目弄上马，执行。有时会忽略这个活动在部门发展中的战略位置，而且有时也会无视学生会这个平台到底能提供多少资源，而弄出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策划。所以在这个学期末，我开始对这两年半的猛突猛进进行系统性的回顾，试图从中找出科协的真实定位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当代中国理工科大学中的实际情况，是基本无人对业界动态有兴趣，无人对时下流行的技术或概念有兴趣。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就业时被招聘者问得昏头转向，出去工作后也无法快速融入公司氛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各种宣讲。不管是在我

主讲的“寻找·起点”讲座上，还是其他各个场合，我都向学弟学妹们呼吁拓宽自己的眼界，努力接触现实。

**但是两年半宣讲下来，成效甚微。**

我开始思考一种全新的模式，将以往由点及面的方式改为面面交叉的方式。不再只是我一个人在上面讲，他们被动地吸取。而是让他们解放出来，调动自己的主动性。

科技，是一个庞大的概念。涉及到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等各个环节。作为一名工科生，应该掌握哪些科技知识，相信是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

而作为一名本科生，我们关心自己的就业、考研等各种未来发展问题。但在现今的体制里，没有人能够作答这些问题。

于是我们选择自己探索，从各方面了解业界动态，增强自身技术实力，拓宽实践范围，巩固专业学科知识。

因此，我策划了一个名为“课外科技课题研究小组”的活动。这个项目中的课题都不难也不深，比如 Alpha 阶段我提供给他们三个课题是：

#### 1. web2.0 如何改变互联网

课题目标：了解互联网发展历史；理解 web2.0 与传统互联网应用的不同；web2.0 对我们未来生活的影响。

#### 2. 硬盘原理及发展史

课题目标：理解硬盘工作原理；了解硬盘技术发展史。

#### 3. 中国运营商的前世今生(毕竟是通信专业，还是做一下老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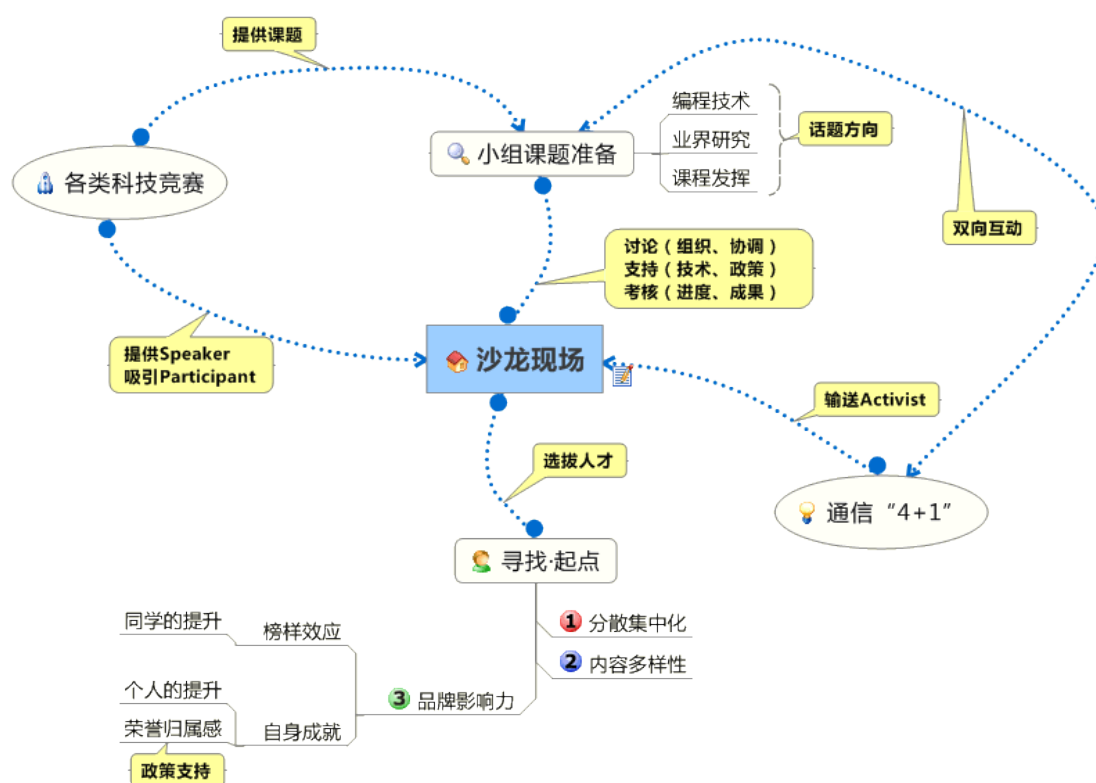
课题目标：了解各运营商的发家史；分析当前复杂的电信局面；对未

来局势做出一个预测报告

这些问题在我的很多朋友看来或许都是不用讨论，或已是常识。但在校园内做科技工作就是得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在科协的时候，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在启蒙这块上，不容易出什么看得到的成绩，但这是对我院同学负责。不过因此也得罪了一些期望科协能带领同学出成绩的人。

科协在我这一届，对于抓尖子出成绩还是打好全民基础这个分歧上，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深信，整体地提升才能带来全面的飞跃。

期末复习期间，这些思考一直没能从我脑海里散去。最终在数逻考试前两天，我将这些思考绘制为了一张思维流向图：



这个方案强调了科协的平台化发展策略，试图以科技沙龙为核心，让其他活动为之贡献内容及参与者。也就是说沙龙需要的两方面：人和主题，都由其他活

动来产生。

科技小组如果按照预想中的计划正常运作起来，会产生很多有趣的话题，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将之作为科技沙龙的主题。

而沙龙也将演变出两种模式：交流讨论式；实际动手参与式。第一种模式需要的 Speaker 和 Participant 可以从各类科技竞赛中及通信 4+1 中获得；而第二种模式中需要的 Activist 也可以从通信 4+1 中选拔出来。然后在科技沙龙中表现优异且具备演讲才能的人，可以推送到“寻找·起点”这个大舞台上进行宣讲。

这样一个完善的平台战略，可以让部门的发展方向更为清晰，且每个活动开展起来也更有目的性。同时通过对流程标准化的控制，还能让每个活动摆脱对人的依赖，不管哪一届人来运营，只要这套制度还在、这个平台还在，整个部门就能继续运作下去。可以说，这是我对科协未来发展的终极展望了。

11 月的时候，由组织部那边牵头，我们搞了学生会本年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重庆八大高校传国旗”，以此纪念 11.27 遇难的烈士。活动本身很成功，虽然困难重重，但全靠大鹏和杨海的努力，把各个学校协调得很好。要知道，最大受益方是我们，如何说服其他七所高校的团委来参加这个活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再加上我们只是院学生会，资源调度肯定不如校那边宽广。前期因为在北京，回来的时候活动已经进行到实际传递中了，所以我没能亲眼见证他俩的辛苦，但从后来我跟随拍摄整个传递活动中各个高校的积极配合看来，他们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国旗传递到最后一站，也就是我校时。一直负责给我们拍摄 DV 的传媒学院同学私底下告诉我“只有你们通信学院才能把这么大个活动

搞好。”

不过对于我们十几个部长来说，这个活动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锻炼下一届干部，树立他们在干事中的威信。整个活动中，除了一些核心事务和责任是各部部长在担当，大多数任务都分派给各个部门培养中的积极分子。这样可以让他们见识一下大场面，同时也积累了大型活动、跨部门跨校活动的经验。

想着还有一学期就要从这个位置退下去，各个部门的部长都恨不得能多传授点东西给下一届。毕竟我们即将成为过去，如何将这个团队的优秀维持下去，只能靠这些新鲜的力量。

### 第三节 - 新大陆

这学期有一段很重要的经历不得不提,就是去北京参加第三届中文网志年会。

作为一个 blogger 的张涛,在学校里面是很少有人耳闻的。这是一个独立于我学校生活的另外一个身份,你或许可以叫他——hidecloud。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成了一个技术主义者,坚定地相信技术可以改变一切。而互联网的出现,则让我看到了利用技术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从真切认识互联网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它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它的影响力与当年古登堡在西方发明活字印刷术给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性改变是一样的,甚至更为巨大。

大一的时候,正好是互联网上 Web2.0 潮流掀起之时。目睹着一个个令人称奇的互联网应用诞生,我的内心无比喜悦。因为这些应用,都将实实在在地改变或改善我们的生活。互联网,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娱乐工具、一个新闻获取工具,它将完全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虽然当时它还太过稚嫩,但它的潜力是任何一个关注互联网行业的人都能看到的。

抱着布道者的心态,我开始在自己的 blog 里介绍并翻译一些国外互联网发展的新闻及评论。并因此后来加入 cnBeta.com,开始了一个工科生的主编生涯。

搞技术的人,特别是搞互联网的人,大多都向往自由,心态开放。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只有抱着开放的心态与人交流,才能或许更多的想法和创意。并且因为互联网本身的开放特征,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使得这批人特别地热爱自由。



太多工作等待完成，太多创新等待发现，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一切都充满潜力与希望。

这句话忘了是自己什么时候写下的了。刚刚整理 Outlook 的 Notes 时突然发现了这句话，一下又激起了很多回忆。

记得高中时，整整三年的时光都给了书和电影。那是一段激荡的岁月，每天都和新的思想交流，每天都有新的困惑，每天都有新的突破。

在阅读中，不断发现我们这个国家的黑暗与悲伤，让人忧愁甚至绝望；但在跌倒低谷时，又总能发现有那么些人在为了改变这个现状而努力、奋斗。

每当此时，就会觉得温暖的感觉充满全身。光明与黑暗的力量在体内纠缠，我则伴随着这种斗争成长，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国家欠缺的，不是应该的，也不是可以等待谁谁谁来改变的。正是因为它缺乏，才更需要我们的力量去构建它。我愿意与同心之众共同为了某些理想而努力。不管路途再寒冷，有了同伴的温暖，就能撑下去。

用现实的手段实现我们理想主义的梦想，这是很美妙的一件事。而这些同伴大多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觅得，可在 blogger 这个普遍拥有基本常识并崇尚自由的圈子里，你却能结交很多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我一边在现实中极其努力地未来打拼，一边也在 blogger 这个自己的理想国中构建精神家园。

中文网志年会的英文名是 Chinese Blogger Conference，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群早已相识的朋友找个机会见见面，聚上一聚。

北上的旅途很愉快，在北京那近半个月，认识了各行各业的很多人，倾听了

他们的故事，大家一起就各种互联网应用前景进行探讨，为着一些彼此才能理解的笑话而欢笑不已。记得年会期间，平均睡眠时间只有 5 小时，因为有太多人想见，太多话题可以聊。每天从早到晚绕着北京城跑，在不同的公司及咖啡馆里穿梭，认识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在学校里一直刻意隐瞒的一个身份，突然得到了极大地释放，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和自己的话题对上。大家对互联网、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都能很快找到一个讨论的共同基础点，这种与日常生活比起来近似于乌托邦的日子，简直太令人着迷了。我想也正是因为网志年会给我们这群理想主义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所以才每年都会有充足的人数参与吧。

当时在建外 SOHO，P1.cn 的大本营，与该站 CTO 蔡望勤聊了一下午，感觉颇为投机。在一年后于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网志年会后，与他一起夜游了白云山，众人亦相谈甚欢。以下摘录一点当时和他聊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关于公益的：

和蔡望勤聊着聊着，聊到了那晚在避风塘玩杀人游戏的朋友。我是很认同那晚在场的志愿者所在组织“阳光志愿者”的理念的。

民工子女对各种扩展教育（音体美、外语、计算机）的诉求并不只是为了满足某种所谓的就业需求。更多的是扩宽了他们的眼界，就像 CCTV 说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如果没有这种眼界，就算以后他们以后碰到机会，也很难把握住。

但是蔡望勤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个人的努力无法改变社会现状。如果制度不改变，一切都是无效努力。因此他对这种公益项目保留态度。

这个地方牵涉到一个问题，改革到底应该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就个人感觉，底层觉醒和上层制度变革不是孤立的两个个体，而更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只有底层的不断觉醒，才能把这种想法流动到上层，制度的变革本不就是自发产生的，一定有底层的思想在支撑它。

因此我很热心于这些公益项目，如果一个社会对此类公益事业都能持一种认同态度了，那么逐渐的这些项目就能成长起来。当发展成熟后，它本事就成为了一种新的制度，一种可以改善我们生活的制度。上层制度改革不是光靠期望就能得来的。

第二个话题是有关童年对成长的影响的：

那天的谈话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是，蔡望勤谈到了自己的少年时期。黄冈，一个令国内学生向往又恐惧的地方，他的学生时期就是在那度过的。每月不断的排名、竞争，以及大量的试题训练，使得我和他的少年时期明显的不同起来。

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是他才学编程时的，自己处理了一个小问题，其他同学不知道怎么做，他也没告诉他们。但过了几个月，他们都会了。蔡望勤告诉我他从中得出了：有的事，不用你去提点，其他人自己会弄明白的。

也许这就是佛洛伊德所说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如何影响一生的选择。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在学校里靠着小聪明，成绩一直在前列；父母管教不多，只是在做人上有所指引，细节上规范不多；身边不缺书，整天都在阅读；因为经常搬家(在重庆本地搬过数次家，除了九龙坡区，其他主城区都居住过)的缘故，朋友众多，喜爱交流。

由此得来的结果是，我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不管如何增加社会阅历，被各种现实所冲击，我也始终无法抛弃一些理想。

可以说是被梦所累，辛苦的活着。所幸的是，这世界中总还有一些朋友怀有同样的理想，有此，足矣！

当然，这些都是有关精神层面的。那年的北上之行，给我带来更大的震撼是创业激情。

创业，从来都是一个十分遥远的词。但却在那次旅途中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在年会期间认识几家创业公司的老总，和他们聊着创业的原始冲动，公司的运作方式，创业过程中的种种磨难。还认识了各个年轻公司的工作人员，聊着他们的梦想，与投身这个行业的激情。

你看着一群人为了一个理念而去投入，一个极简团队的效率却能赶上很多大型公司，一群谈起自己的工作脸上会充满喜悦的人，突然间，被这种氛围所感动。也就是那个时候理解到，北京这样的城市能提供给你的不仅仅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的大城市，更多的是能让拥有梦想的人齐聚在一起，让你身处在一个敢于梦想敢于拼搏的氛围中。

虽然说这些体会并没有让我最终走向创业的路，但是这种强烈的工作冲动却直接决定了第二年我选择工作而不是读研。说到读研，当时的我有这样一段思考：

我不愿在事成后再迷茫。在逃避虚无后再次面对虚无。

这是我很早以前给友人提过的自己的考研及出国观。

身边很多朋友总是在烦恼明年是该就业还是考研，也有一些朋友在筹划出国读研。不能说自己没有这些想法，但是最终思考的结果还是就业。

以下的论述基于对身边大多数人的观察，如果自己不是，千万别对号入座。

就我的观察，目前国内考研的学生动力主要来自于两点：逃避就业压力；期

望更好的工作。真正为了提升学术能力的是少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而这两点都和工作有关，在日常谈话中，被问到如果工作定了并比较满意，是否还会继续考研，答案基本是否定的。没有人愿意在工作确定的情况下考研，这也证明了就业压力与考研间存在的某种联系。

当然这不是在批判逃避就业压力的同学，因为我一直坚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会尊重他人的生活，也就是学会尊重自己。

但是就自己而言，我是一个必须在目标明确且自认为有意义的情况下才会行动的人。我做不到为了一个虚幻的“工作可能更好点”的远景，就浪费三年时间读研。相比之下，在对国内学术界无甚期望的心境下，我更愿意直面就业压力。我不愿让自己抱着一个毫无明确方向的信念而拼命努力，到头来成功后，却仍然迷茫。

其次再谈出国。身边很多朋友都走了，在不断地成长过程中，也了解到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但是我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抱负，离开了这片土地，一切都无从谈起。

离开的人都抱怨国内落后龌龊的现状，无法施展自身才华。但是看看现在出国的现状，又有多少人能够进入希望从事的行业。

出国到了最后，已经沦落为一个符号。去哪已经不重要，只要出去就行。市场上遍地的出国咨询机构能为你提供各种信息，联系各位教授，然后找准时机就把你送出去了。

在这个过程中，你得抛开一切杂念，专注地投身于托福、GRE 等考试。接受不同机构的洗脑教育，拼命让自己相信人生唯一的途径就是出国。看着身边的朋

友为之奋斗，我有时也会感动，认为社会或许就是靠着这股劲才能前进的。

但是如前文所述，我不会为了逃避国内的虚无而去选择另一个环境。在不断获取信息的同时，我对所谓的欧美也有了很多自己的认识，明白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哪都一样，都得受阻、都得靠自己努力才会实现，没有哪个环境是可以托付的。

面对这种虚无，我更愿意从现在、从自己做起，积极地与其抗争。

而每当我想象自己如果经历过了一切出国那些事，精神仍然继续的虚无着，就会觉得苍凉。

彪悍的人生，还是要靠自己来书写。

自己的未来，绝不托付给他物。

#### 第四节 - 朋友们

这一节，我要谈谈在大学里的好友们。我的人际关系很简单，整天和寝室的混在一块，工作时就和部门的人在一起，几乎没其他更多深入的交往。所以总结起来也颇为容易。

##### 胖子

典型的广州人，爱好是风水，嗜好是喝茶，对养生之道有特别研究。和我一样嘴贱，爱损人(当然，我只在特别熟的人面前才这样，比如余睿.....)，因此走得特别近。通常是我搭台，他唱戏；但也有时候是他搭台，我唱戏。总之有我们俩在的地方，别人就别想好过。

像余睿和彪子，对这个就有深切的体会，他俩都属于被我和胖子损得体无完肤型的。后来彪子选择了加入我们，一道糟蹋余睿；而余睿选择了破罐子破摔，任凭我们怎么损他，他也毫无感觉了。

所以我一直认为，余睿现在做销售能做到这么好的成绩，我们 304 寝室的功劳是不能忽视的。要不是我们对他采取一贯的打击策略，他能把脸皮练得如今这样厚么。是 304 成就了我，余睿如是说。

胖子特别善于交际，几乎我认识的人，他都认识了，因为搭话对于他来说只是生活的一种习惯而已。平时出门时，他也是我的人工花名册。

除了嬉笑，胖子也有严肃的一面。记得有很多个夜晚，我和他在阳台上聊天。我们寝室的阳台正对着上山那条大道，空旷得看不到道路的尽头，夜时显得十分凄凉。阳台上的话题不像平时在寝室里那样没营养，或许是因为只剩下我们俩人，

不知该损谁了，所以往往是谈一些比较靠谱的话题。有时谈到两人都沉默时，胖子便转身对着后山抽烟，而我则看着那些暗黄的路灯发呆。

### 老董

我们寝室里最小的一个，但却整天被大家老董老董的叫。是我的副部长，也是我的好哥们。大一才进来时相当单纯，后来被我和胖子带‘坏’了。

莫名其妙的在大二那个暑假和书记走到了一起，让我们所有人大跌眼镜。以前没看出有什么苗头啊。不过好在才子配佳人，俩人在对笑话的敏感程度上有着同样的延时，往往是一个笑话说出来，大家都笑完时，这一对才开始互相笑起来。

在工作上我是对他没话说，踏实可靠，任劳任怨。

唯一头痛的就是偶尔回到寝室因为一些事倔起来，怎么都扳不回来，比如出厕所不关灯，比如衣服不拧干。在经过两年尝试后，我们仨放弃了对他的劝说。不过到最后大家倒也处得自在，时不时地拿这些事来开开玩笑，彼此都十分开心。

在老董和胖子身上，我看到了很多来自父辈的影响。这是我开始接受不同生活经历的人的重要一步。因为相比之下，我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收到父亲过多的管制和指导，相对自由的成长环境使得我和他俩在很多事情的判断上有所差异。但也正是因为此，大家才能成为好兄弟，要是都一个模子刻出来，那也太腻歪了。

### 彪子

寝室唯一一个重庆老乡。相当正直且单纯一个人，属于特别善良的那种。和老董一样，都是 87 年的，比我和胖子小。身体最结实也是他，所以苦力活都让他干了。

彪子是我们当中最任劳任怨的，老董身体不好，是彪子陪着去诊所；胖子有



次打球手指骨折，也是彪子陪着下山去医院；我在外面喝多了回来狂吐，也是彪子给我拿桶给我清洗。他无愧于 304 的奶爸称号。

在游戏方面，他绝对是高手，无论是我们大一时的 CS 还是后来的三国，他都能很快掌握技巧并取胜。这方面的才能，我们仨实在难以企及。

大三大四迷恋于网络游戏，我和胖子怎么劝都没用，不过最后还好，工作总算似乎顺利找到。

昊哥

虽说不是我们 304 的人，但长期参加 304 各种饭局，也算是荣誉室员了。

地道山西人，经典的“那可是相当尿血啊”在我们寝室被发展为各种版本。不管什么言语，只要从昊哥嘴里吐出来，就有了那么一种戏谑的味道。因此和他聊天总是被逗得一乐一乐的。

昊哥外貌堪称通信一哥，迷倒无数少女。在某次由我和谭霞撮合的 5 人网球聚会中和平姐相识，然后背着我们于暑假开始了一段恋情。记得恋情初始，对我们 304 来说可不是一段好过的日子。小两口经常别嘴，我们只好充当倾听者。记得那段时间我和胖子轮番上阵，每晚陪昊哥聊天，开导开导。

好在最后两人感情如胶似漆，羡煞旁人。

我和昊哥都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比如都爱看网易新闻，对着那些旁人看不懂笑点的评论哈哈大笑；指着那些丑恶骂爹骂娘；面对强权我们以恶搞消遣之。这种不能见于主流的喜好，让我们俩之间多了很多话题。相信不管多久不见，一见面，一交流，还是能会心一笑。

雅璇

这个本来是妹妹，却被大家叫为雅旋姐的女生，在部门里帮我包办了所有内务。干事们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的各种困惑，都是她去帮忙化解的。让我这个不懂得关心身边人的部长在外闯荡时，不用担心后院着火的问题。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能顺利毕业也全靠雅璇和小玲。从大二到大四，每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复习，我都黏着她俩，问这问那。她俩平时上课认真，问啥都知道，笔记也详细无比。要不是有她俩，我这个逃课惯犯真不知该怎么去面对那些陌生的考试。

偶尔会和老董一起起哄，说要夺我这个部长的权，我也只能无奈地表示那你们来拿吧。我们仨的关系就这样，并没有太多上下属的因素在里面，经常都是雅璇把我俩管着，母系社会啊。这种关系也是我们部门一直像一个家庭一样，得以把这种感情维系下去的基础。

### 胡佐金

胡佐金是我这届的时任科联主席，我一般称他为胡主席。在他当职前，我个人和科联间一直有着一些摩擦和矛盾。当然，并不是说他上任后这些矛盾就解决了。我只是很欣赏他这个人，但被制度及组织构架所限制，他也无法革除所有弊病。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人在环境下的局限性。

自从胡主席上任后，我和科联这边的沟通多了起来，我院科协和科联的合作项目也走上了正轨。每两周一次的例会，我都会抓紧机会向科联提出各种意见；后来和胡主席成了朋友后，私底下也经常对学生组织的发展方向，学生工作的开展方式有过很多探讨。虽然工作上我们时有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挚友。

在这谈友情章节的结尾部分，来说说这学期发生的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记得那应该是我们班级的一次聚餐，在老厂开华火锅店。刚一落座没多久，就发现隔壁桌是学生会一个部门在聚餐。于是我和余睿自然要在席间过去敬上一两杯酒。

也许是因为之前在班上喝得太多了，到学生会那桌时，我拉着余睿给 06、07 级的孩子们介绍：这就是曾组织部部长助理，去年换届时退出了学生会。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脸色就不好了，毕竟在学生会的人面前介绍他退出学生会，可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儿，可我不知抱着什么心态还在那继续胡扯。后来想来，在那晚之前，其实我一直对余睿离开学生会这件事没有释怀。总觉得兄弟几个一起打拼打拼着，突然，你就走了，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而且他走后，我得开始面对重建在学生会里人际关系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命题。虽然从结果看来，这些都促使了我成长，但在当时，却着实让我很想不通。

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那晚我才会借着酒劲在学弟学妹前故意说着那些话，他才会愤怒地抽身回到自己的座位，四桌人的气氛一下变得尴尬了起来。显然，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的话语给朋友带来多大的伤害，酒顿时醒了。想着刚刚的一切，我随手开了一瓶啤酒，对着在座的 06、07 小孩说道：虽然睿哥离开了这个组织，但他曾经为这个组织付出过多少，是谁也不敢否认的。他将仍然是学生会的人，仍然是我在学生会最好的哥们。话毕，我这辈子第一次吹了瓶子。当时人特别激动，说话说得很大声，酒也喝得快，估计是把那些不明真相的学弟学妹们给吓到了(记得那次吴莉和杨羽都在)。

在这边说完后，我走回自己位子，把余睿叫到火锅店外给他道歉。其实以我

们俩的交情，道歉这些话都是扯淡。没说几句，兄弟俩抱着哭了起来。其实在我对他有点不满的这半年里，我也知道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整天看着我们在学生会里忙里忙外，他却成了一个外人似的，没法再出一份力了。这种悲凉感，我退下来后也深有体会。不过男人嘛，就是有什么话，说清楚了就好，有什么情绪，发泄了就好。哥们还是继续做，感情还是继续深。

## 第五节 - 梦想

那学期快结束时，已是 08 年的开始了。就着当时对 07 年的感想写了篇个人总结。内容比较偏自己精神生活方面，所以可能很多学校里的朋友看了会觉得陌生，感觉这就像是我的另外一段生活一样。这篇总结的标题为——前行，纵使感伤：记我的 2007。附于下，作为我青春时期梦想象征之一。

逝去的 2007 曾给我太多感动与无奈。落笔于此，过往片刻又再次浮上眼前。

这一年收获最大的，是在年复一年的绝望之后，对个体力量的重新认识。虽然改变不是那么明显，但我对于个体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是前所未有的高涨。那晚与曙光聊天，双方说得最多的是同一句话：看到希望了。

没有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我们这一代，或许无法切身体会到体制改革对于个体命运的影响。9 月，在阅读《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时，曾多次不忍再读下去，以致一本不算太厚重的书竟花了我两个月时间才完成阅读过程。那样的年代，个体在庞大的时代命题中没有任何角色及地位，你的每一次抗争都是打向无物之阵。那段时间，仿佛觉得自己理解了上一辈人的痛苦与哀诉。被剥夺希望的生活是比被夺取生命更让他们与我恐惧的。

记得从 2000 年之后，整个世界于我就明亮了起来，大量的阅读使我不断对自己的世界观进行着修正。这束亮光并没有让我阳光起来，相反，它照亮了每一个角落，让我看到了各种肮脏污秽的黑暗。

年轻气盛，也曾拍案、激愤、怒斥不公。但在被洪水般的不公淹没后，我失

去了愤怒的力气。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反思，学会了理性地从制度、社会现实、人性本质等各种角度去探寻不公背后的遗憾。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理解了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期望，对制度建设的探求。那时的我，将希望寄托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寄托于制度的完善与普及。

但现实总是不会顾念人的主观意愿的。制度与架构的缺陷一点点被挖掘出来，摆在众人面前任意品评。可是我们每每发现，找到问题太简单，而解决问题太困难。一次次，我们关注一个案例，为之唇枪舌战，为之四处呼吁，可结果一次次嘲笑我们的努力。渐渐地，有人退出，从此挂起莫谈国事的牌子。可我不愿放弃，我仍然期待着社会的进步，精神的觉醒。

感谢互联网，虽然已经有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在这个表述与传播成本近乎为0的平台里，言论与思想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价值与舞台。通过与多元文化，不同地域朋友的交流，我开始怀疑自己曾视为真理的东西。

现代民主，真就如其追随者所述，能为一个社会带来最大利益，实现全民公平及民意的顺畅表达？在对美国及台湾的政治现状有所了解后，我是对台湾那种形式民主完全绝望了。而我们相较于台湾，可能更加缺乏美国的民主政治基础氛围。强行在国内推行所谓的民主，我是万分反感的。民主，果然是我们最不坏的选择。

我现在期望的是藉由全民的提升来推动社会的前进。这个理想在那时是没有多少人能理解的。只能在寻得一本志同道合之人所著书后，感极而泣。那段时间留下的泪水大多包含着感动与慰藉。

通过很多事件，认识了一些朋友。虽然大家经常意见不同，整日论辩。但我

们都有同一个理念：社会底层的改革才是当下最具实际意义的改革。于是我们互相勉励，共同努力，向着我们所认定的方向前进着。

在此途中，我们收获过很多感动与辛酸。但可以说，没有哪一年有 2007 这样，带给我们如此多的感触。

从年初开始，我关注起我所居住小区的维权活动来。本以为又是一件司空见惯的维权事件。但随后出现的一个个事件与行动，让我察觉出这其中的不同。理性，体制内解决问题成了我们小区的主流诉求。虽然大家都知道在当今社会遵守制度行事的成本有多高，但一旦你不尊重制度，又何谈利用制度来保护自己？鉴于此，我觉得小区维权行动走到现在的局面实属不易。在此过程中小区内涌现出的各路人士也值得敬佩，有律师业主为我们提供法律支持，有从事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业主为我们提供专业意见，有……这些事例都更让我坚信公权力的下放对社会公平及效率的提升。真正的智慧都隐藏在民间。

就在我小区为开发商打人事件积极处理时，厦门人民也在为了自己与孩子的未来而呐喊着。

5 月 31 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自 89 年来传统媒体第一次正面肯定了公民上街‘散步’的权利及正确性。我读着那一期《南都》，突然有了想念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冲动。

6 月 1 日，厦门市民用无比的勇气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民意的力量，也为一直阴沉着的天空撕开了一条口子。从那天起，可以说我每天都生活在感动中。

之后《南都》发飙似的，一路发表无数‘反动’文章。多年来被‘系统’折磨得极其敏感的我们，断言《南都》离下一次清洗不久了。可直到今日，07 已

然结束，08 跨步走来，《南都》还好好地活着。我们惊喜得不知该用怎样的心情来面对，只能彼此勉励：变了，或许真的要变了。

当然，阴云是不会一下就散开的。我们在 07 仍然面对了“正龙拍虎”的古怪官方逻辑，“响水县交流资料”的红色幽默，“黑砖窑”母亲的泪水，……。我们无法否认它们，我们更不能否认它们！因此我们只能选择记忆，记住这个时代的一道道伤痕，背负着它们继续前进。

在这一年里，感谢家人、爱人、朋友对我的支持，感谢那些让我在深夜感动得无法入眠的人，感谢那些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们。

因为有你，2007，感动着走过。

因为有你，2008，满怀着信心走去。



## 第六章 - 告别

### 第一节 - 不甘心的离别

这学期的开始是以班级聚会为记忆起点的。三八妇女节，我 0110505 班集体去洋人街出游，那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多人去一个地方玩。本来以为大家会比较隔阂，毕竟大学的班级并没有高中那么亲密，可是气氛还是很融洽的。在洋人街疯玩了一天，晚上一群人找了个火锅馆腐败。

三八之后不久就是那年的五四红旗团支部答辩了。这种东西，一旦你参与过了，为之辛勤准备付出过了，就会觉得没什么意义。但如果你从没参与过，就自认为这个评比没有意义，那么这种行为在我看来是很幼稚的。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想得太脱俗，总是把这世上的事想得太单纯，自己觉得没有意义的事就根本不会去尝试甚至还抱以鄙夷的态度。君不知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无聊庸俗”的事务所填满的，而我们每个人，也从来都不曾特别过，都是平凡地庸俗着。想要追求不平凡是好的，但完全不顾当下而行动是毫无现实可行性的。

彭浩翔导演在自己的电影《AV》里借演员之口说过一句话：当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相当重要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才刚准备原谅我们的幼稚。

毫无悬念，一向保持 05 通信各项评估指数最高值的我们班成为了当时的评选热门班级。可因为是大三下，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那次五四答辩准备得并不怎么充分，余睿负责陈述，我搞答辩。但世间的规律恰恰就是在你没准备时，给你一个意外的打击。那年的五四答辩改革了，分几批班级上去答辩，每一批会讨论一个班进入复活组，等待 PK，总之就和超女一类的模式差不多。

或许是同批次的低年级班级的确很优秀，或许是那晚我们的发挥失常，万万没想到基础分超越其他班级很多的我们，会被扔进了复活组。我和余睿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面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虽然羞愤，但都明白当下该做的是思考一会怎么面对 PK。于是他走出教室开始考虑稍后的发言，我则在答辩现场组织我班同学一会该如何和余睿的发言配合。

最后的结果，想必参加那次答辩的 05、06、07 级同学都应该知道。余睿压倒性的现场感想式发言(从 0110505 班的历史，谈到对通信学院荣誉感的认同，最后说到全班同学的感情，那种诚恳的叙事态度，无不为之动容)征服了在场所有观众和评委，全班同学整齐的呼声表达了我们的 0110505 一贯追求卓越的信念。那种不卑不亢，并不因为身处险境就慌乱出招的从容，成功帮助我班从复活组复活并一举进入前列，得以参加市级的五四团支部评选。

记得那晚之后的第二天，一位名叫韦鹏的学弟发来短信：

*你们班的凝聚力太强了，好恐怖哟。佩服，佩服，可能这样的团结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班身上 虽然我不报太大希望，但是有希望总是比没有希望的好。真心的祝福，令我太感动了，真的很感动。其实在无形中也在改变着我的思想。谢谢，你们为我们低年级所做的榜样，我们会寻着你们的路一路走下去的，我们因为有你们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一年后，班级散伙饭上，我把这条一直珍藏着的短信读给了全班听。醉意朦胧的众人听了此短信后，沉默良久，眼眶渐红。大家一直以来一些看似个人的小坚持，小努力，其实都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这个班级的品质和形象，并在低年级中发挥着力量。我为自己能在这个班级中生活四年感到无比光荣。

从班上的事务回来，继续面对着学生会这边的最后一班岗。其实这学期各个干部做起事来都有种强烈的不舍感，毕竟因为换届制度调整等原因，我们这届人在学生会整整做了三年，感情不可不谓深厚。

记得那个学期我特别啰嗦，每次部门例会都要讲很多，搞活动时也喜欢念叨，见到 06 那届的各个部长助理也偶尔凑上去聊聊两句。同时那学期我参与的其他部门的活动数量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舞台剧、辩论、各类球赛、……基本只要其他干部提到自己部门有什么活动，我都会抽空去看一看。

现在想来，那时的举动都是一种不舍。始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没做完，还有很多未知没有体验，但那个倒计时就这么悬挂在你眼前，不断提醒你：快退了，快走了，这里将不再属于你。

可真正让我不愿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一个抱负仍然没能实现，如果退了，一定会给我的这段职业生涯留下很大的遗憾。

一直以来，我都期盼着年级上的同学能对学生会多一点理解，不要始终带着偏见和嘲讽来解读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同时，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学生会这边也该加强自己的工作透明度，并学会利用现代公关策略，积极向同学们宣传自己的理念及立场。最终使得双方能够实现互信互助，而不是当下这种一方强迫一方不自愿的局面。

因为“寻找·起点”的关系，我认识了很多低年级的同学，他们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所以我一直在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机会去化解他们对学生会的一些误解。无奈的是，作用甚微。来自于学生群体长期以来对全国整个学生会的负面印象，使我的很多辩解显得苍白。虽然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们通信学生会与那些传统的

学生会不一样，但对于一个没在这个组织经历过的人，又怎么能明白这份感觉呢？

在学生会这个平台所能达到的职业成就我基本已经不再有所追求了，但唯独这个私人的抱负未能实现，让我对于离去显得有点难以接受。不过这学期的一件事，彻底了解了我这个心愿。

08年4月10日、11日，历时两天的校运会补全了我在学生会3年来最后的遗憾。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会说，通信的衣服没有应用的整齐；通信的干部没有计算机那么勇于表现；通信的行为方式和经管比起来太过低调；……

但我想说的是，这就是通信的传统。从我进学生会第一天起，廖师兄和坤哥就给我们说，做人要低调。那时的我，还不能理解低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低调。

后来我发现在学生会做事，的确得低调，因为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还有整个部门，整个学生会。再后来，我发现，作为大学院，我们更应该低调。这种低调不是一种懦弱，而是包容与冷静，以平和的心态去处理事务，由此才能树立一个大学院的风范。

所以校运会上，我们通信该安静的时候安静，该豪放的时候豪放。相信大本营这边看到我们几个学生干部潜入赛场中央高举院旗时，应该是十分兴奋的，我们能听到大家的声音，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整个11日，通信大本营的声音都响彻全场。当400米栏连夺3个小组第一；铅球、铁饼均包揽前三；……太多太多的事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呐喊。每一

个鼓点下去，我看到 07 级同学们整齐的充气棒敲击，听到你们整齐的口号，看到很多同学尽力的表情，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你们的热情，我想这个画面会在很多人心中留下很长一段时间。

同时，那年的校运会还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承诺。在 07 级新生入学讲座上，我对大家说过：也行你们现在还知道通信学院的优秀，以及为什么我们这么热爱这个学院。但是一年之后，你们一定能发自内心地喊出“我爱通信”四个字。

校运会第二天，通信不断取得好名次，大本营这边情绪高涨。我把话筒从书记那拿过来，跳上看台二层的栏杆，对着全体 07 级大吼了一声“你们爱不爱通信？”，大家声音极其默契地回应：爱！

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和我们一样认识到这个学院的可爱，毕竟我个人能力有限，且每个人的世界观也不一样。但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做到这么一次善始善终，已经令自己很满足了。

激情是什么？很多人觉得到了大二就对运动会这些事没激情了。但就像刘鸿老师说的，其实在大学里我们很难找到一件事能让我们单纯的只是为了它而呐喊，而兴奋，而全力投入的了。人的一生就是应该努力让经历丰富起来，体验一次这种激情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相信当年在场的各位也感受到了。

那天通信大本营的胜利与荣耀是属于每一个为之努力付出过的通信学院 07 级同学们。校运会结束后，我们忙完收尾工作去外面聚餐，我提出是不是该感谢一下卖力最多的 07 级。后来因为实在想不到用什么方式来肯定你们这两天的付出，所以我们学生会全体干部决定去给 07 级的同学道个谢，那晚在 23 栋楼下向你们致敬，一切皆出自真心。

将致辞“通信学院 07 级，通信学院 07 级，通信学院 07 级，你们辛苦了！”重复三次后，我们手拉手以一个深鞠躬向 07 级表示最深的感谢。就在转身离去之时，我听到女生那栋楼有同学喊“1、2、3，通信学生会，你们也辛苦了！”

下面的干部很多人都很感动，借着灯光，我看到有人眼中含着泪水。什么语言也无法形容那时的感觉，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心中一直欠缺的某些东西终于完整了，想着一个月后离开学生会，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总觉有憾了。感谢你们帮我弥补这最后的遗憾。

还有一个月就要离任时，回头看看这三年里，有很多活动是我一手拖起来的，但感情最深的莫过于“寻找·起点”。无数的理想与实践使之成为我大学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笔，当时写了一篇回顾之文，以纪念我的大学生活：

#### 一．历史回顾：

自 2005 年秋“寻找·起点”创办至今，全院同学已然陪伴它走过了三个春秋。

此三年中，“寻找·起点”的规模由小做大、主题从专业学习扩宽到自身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为全院同学在大学生活及专业发展上提供帮助。也因此，“寻找·起点”在同学中形成良好的口碑，成为我院特色科技活动之一。

下面让我们以年表的方式来回顾一下“寻找·起点”在这三年里与同学们一起走过的时光：

#### **2005 年 11 月，“寻找·起点” 05 级第一场**

主题：计算机学习经验介绍活动

里程碑：迈出第一步，提出活动口号“寻找新坐标，赢得新起点”

#### **2005 年 12 月，“寻找·起点” 05 级第二场**

主题：计算机入门经验介绍活动

特色：增加了互动提问环节，参与人数首次破百人，现场气氛热烈

### **2006 年 3 月，“寻找·起点” 05 级第三场**

主题：初涉 C 语言

特色：开始涉及专业课程知识，引入与授课老师沟通交流的机制；因与课程结合，在同学中反响强烈。

### **2006 年 4 月，“寻找·起点” 05 级第四场**

主题：关于 C 的大杂烩

特色：通过前期与授课老师的沟通，加上对课程学习的理解，在讲座中查漏补缺，帮助同学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 **2006 年 5 月，“寻找·起点” 05 级第五场**

主题：回顾 C 学习

特色：结合了同学们下学期对计算机二级考试求知的需求，结合期末考试给与相应辅导，也是本活动首次参与人数破二百。

### **2006 年 10 月，“寻找·起点” 06 级第一场**

主题：Redefine Your Study(重新定义你的学习)

特色：通过前期调研，首次将主题推到专业课程以外，通过讲解大学科技发展规划，让同学们对自己的大学规划有一个提前的了解。自此本活动走上正轨，在同学中形成良好口碑，每场上座率均有保证。

### **2007 年 3 月，“寻找·起点” 06 级第二场**

主题：初涉 C 语言 & 四大运营商的前世今生

特色：首次在讲座中加入业界知识，帮助同学对将来从事的行业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形成正确的就业观。

#### **2007 年 4 月，“寻找·起点” 06 级第三场**

主题：循环、分支、函数 & 正确分析自身能力

特色：首次加入了职业规划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自身能力进行剖析，思考适合自己的职业定位。

#### **2007 年 5 月，“寻找·起点” 06 级第四场**

主题：关于 C 的大杂烩

特色：因临近期末考试，为加强本活动与同学间的亲和力，再次为同学们带来有关 C 语言期末考试及计算机二级的相关辅导，赢得好评。

#### **2007 年 9 月，“寻找·起点” 07 级第一场**

主题：Redefine Your Study 修改版(重新定义你的学习)

特色：保留了去年的精髓内容，增加了如何加强学院认同感方面的内容。自此，本活动完成了蜕变，从专业学习、人生规划、思想建设等多方面与同学进行交流、提供辅导意见。

#### **2007 年 10 月，“寻找·起点” 07 级第二场**

主题：漫谈大学科技活动 & 信息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特色：因团总支其他科技活动配套建设的跟进，专业知识培训逐渐淡出“寻找·起点”。大学科技发展及业界动态成为活动中心。

#### **2007 年 12 月，“寻找·起点” 07 级第三场**

主题：创业到底有多远？



特色：结合自身经验，扩宽同学们就业的目光。了解当前创业形势级创业所需积累。同时也展现了业界当前的发展状况。

从这一场场活动的简介可以看出，“寻找·起点”在这三年里不断进步，不断更新完善自己。以同学们的建议为养料，完成自我造血，使之一直保持活力。

## 二．活动分析：

### 1.外在功能：

“寻找·起点”立足于通信专业特色，对专业知识、业界发展、职业规划等各方面进行探讨。

就专业知识来看，碍于活动时间所限，不可能将专业知识铺开了讲。因此“寻找·起点”专业知识相关场次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由点及面，让同学们从课堂学习的思维发散开来，更全面的掌握专业知识。

同时，我院专业所处业界技术更新频繁、整合分拆时常可见。为了培养同学们良好的业界观，并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做一个清晰的规划，“寻找·起点”策划了多场与业界动态、职业规划相关的主题讨论。

### 2.潜在作用：

a．因与同学们的专业学习生活贴近，随着活动规模的扩大，覆盖面越来越广，“寻找·起点”在我院形成了一个品牌，具备进一步挖掘扩展其品牌价值的可能性。

b．常规科技活动从策划开始到执行结束，同学们能参与的环节不多。“寻找·起点”每场从策划开始就直接咨询了同学们的意见及需求，在执行环节也尽量保持与同学们的互动。从而建立了一个与同学良好互动的平台。

c. 因“寻找·起点”定期开展，且同学参与度广泛。后期活动中，我们适时推出一些本部门活动的宣传，结合当场主题，让同学们对活动产生兴趣，方便部门开展工作。

### 3.不足：

a. 讲座模式在进行了三年之后，不仅主讲人感到疲倦，同学也反映这种模式有时显得太过沉重、没有新意。

b. 讲座模式本身的信息交流方式太过单调，只是由主讲人散出信息，下面的同学被动地接受着，缺乏主动参与可能性。

c. 受限于部门精力及同学们的时间统一问题，活动开展只能限制在每月一场。

d. 品牌所蕴涵的价值及力量仅靠一个讲座已经无法支撑。

e. 过度依赖于主讲人，无法作为传统活动继续开展。

### 三．未来规划：

#### 1.涅槃计划：

随着讲座模式于去年底终结，一个崭新的“寻找·起点”正在积极筹备中。

目前这个计划的名称暂定为“涅槃”，即代表了我部门对此活动进行反思最终将其革新的想法；又代表了同学们将会随着这个新活动如凤凰涅槃一般，在大学里有新一番的科技生活。

“涅槃”与之前的讲座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活动的中心由“我们帮你寻找起点”转化为了“自己来寻找起点”。活动主体的转变，有利于增强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从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与信息。

## 2.制度化建设：

随着“寻找·起点”迈入第三个年头，老一届活动创始人也将退出工作。为了能将这个品牌活动持续地做下去，必须在接下来的活动开展中强调制度化建设，做到活动不因人的因素而受太大影响。

在填补满心中仅存的遗憾并把该交代的该留下的，都清点一次后，我心满意足且平和地离开了这个组织。

## 第二节 - 地震

说到大三下，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就是 512 地震。

地震当时，我正在阳台上洗衣服，因为搓洗导致身体一直在动，所以并没有感觉到地震。只听寝室里传来老董的一声“涛子，地震了，快跑。”我才回过神来。跑进寝室，只看到整个房间都在摇。来不及收拾，穿上最简单的衣物，拿上手机，便跟随大家跑了出去。

宿舍楼外一片慌乱，没有谁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聚集成一个个小圈子，讨论着这次地震到底有多大。我和昊哥在兴业苑食堂前打着电话，可是根本无法接通。

抱着“反正能把楼震垮的话，在哪也活不成”的想法，我回到了寝室，宽带还能正常使用。打开 twitter，各个地方的朋友发来讯息，北京感觉到了，上海感觉到了，西安感觉到了，广州没感觉到。但最可怕的是，没有成都方面的信息。

我开始拨打我们网站副站长的手机，因为他在成都工作。无法接通，3 个小时，无法接通。同时美国地理局地震中心和 twitter 上各路信息反馈来了新的情况，震源应该就是四川某处。当时那个着急啊，在与家人和女友联系上了之后，我就一直拨打着成都那个朋友的电话，后来才知道要是打座机早就接通了。关键时刻，还是固网可靠啊。

后来的事情，不用我叙述，各位想必也清楚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人在其面前根本毫无力量可言。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摧毁，看着它肆虐，看着它留下的伤痕。

大灾无情，活着的人唯有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向那些逝去的、挣扎着的人们带

去一点安慰。12 日地震带来的惊悚平息后，大家回到寝室，继续着无法再次平静的生活。

自从 12 日被地震震撼以后，我几乎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完全投入到与川东地震相关的新闻及活动中去了。

因为自己掌握的信息来源还算比较广泛，所以在自己的 blog 和校内网，都在不断更新各种前线新闻和最新地震数据 配合着 Google Earth 与 Google Maps，给大家一个全面了解地震的视图。接下来几天还参与了译言网组织的美国《地震搜救手册》的翻译工作。

14 日，心稍稍平静了下来。发现即使我们再悲痛、再叹息，也无法挽回那一万个同胞的性命。作为生者，我们的生活还得继续。

那时正好在筹划我们网站在校内的推广活动。三年了，卸任前最后一个活动，我想自己亲手来完成它。513 那天，印刷海报的人把海报送了上来。拿起剪刀，将那张 3m\*1m 的卷轴裁剪为 25cm\*35cm 的海报。最后剪得自己手发酸，这时才发现原来还要剪 160 个 cnBeta 站点的 Logo 贴纸。

剪吧，我对自己说。做着这种重复性的劳动，会让人大脑一片空白。这样至少能暂时从这两天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数字里摆脱出来。

剪完那些海报和 Logo，想起今晚在雨红莲前面有一场祈福仪式，于是打开电脑制作了一张 A3 海报，去实惠打印店打了 40 份，买了两卷胶带，淋着小雨开始绕着学校找各个公告栏贴。海报的图片用的是南方都市报 5 月 13 日的整版公益广告的图。

其实这个祈福仪式比较悬，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人在组织。我只记得 5 月 13

日在校科联的 QQ 群里见人发过有关的信息，可后来向各个校级组织打听，都没有实际的计划。校方对于这种群体性活动有着一种天然的抗拒与恐惧心理，所以各个校级组织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那晚正好是我们班做实验，但在大家的一致请求下，老师通情达理的提前半小时放我们走了。到达雨红莲时才发现场地换到太极操场下面了。

到达后，马上开始分发预先准备好的蜡烛，发传单，活动开始。虽然下着雨，可是到达现场的同学仍然很多，使得一开始围成的小圈被不断扩大、扩大。最后居然围成了两个篮球场大的圈。

这时搞笑的事出现了，大家拿着蜡烛，却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场面就那么僵着了。没人肯或敢在这种场合站出来，至于原因，当然方方面面。在这个谨慎的国度，怕担责任是一个通识。

我不能让好好的一个祈福夜晚就这样被毁了，显然，余睿也有这样的想法。不用过多交流，我一直觉得和他合作有一种默契。他走到圈的中央，开始组织大家唱歌；而我则开始绕着圈一个人一个人地给他们说，一会唱完歌后，大家按顺时针顺序依次表达自己的心声。

音乐，总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重要调剂。《我们是一家人》这首平时听到腻的歌，在那晚却真正地进入到了现场每个人的灵魂中，我想作为一个读到大学的人，估计也很久没像那晚一样真诚地高唱过国歌了。

歌毕，开始顺时针每个人发表自己的心声，大多数同学表达了自己对灾区群众的祝福和美好期望。一圈讲完，时间已过去十几分钟，想着搞太久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上去说了几句，然后组织大家进行 3 分钟默哀。只有烛光飘摇，

没有任何声音，那时的气氛真的是十分静默。

之后全场又高唱国歌，然后齐呼多次“我们永远在一起！”。预计的活动应该在此结束。

突然，一名来自巴川的同学站了出来。他的家乡也是灾区之一，他代表家人向我们道谢。这时全场来自四川地区的同学都走了出来，在圆圈中央手拉手集体向在场同学道谢。因为两天都还没联系上家里人，有位四川的女孩哭得都站不稳了。我们这些无力的旁观者只能通过高呼“我们是一家人”来稳定他们的情绪，同时排解我们那沮丧的无力感。

活动突然在这一刻达到高潮。中间的四川同学不断道谢。四周的我们不断高呼“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久久不能平息。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个体压力有时需要以这么一种形式发泄出来，如果经常性缺少这些个渠道，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会出很多问题。

此时，本来活动也就该结束了，相当和谐。没想到一直没现身的校方领导，某处长出来讲话了。大意是学校是肯定大家今晚这样的祈福活动的，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之类的。随后各校级组织的学生干部见上级肯定了这个活动，也纷纷跳出来总结这个活动。

真是好笑，需要人组织的时候，你们这群人去哪了？现在气氛正好，大家把蜡烛都放成心形，撤离现场，是多么好的一个结局。结果非得变成听官八股，匪夷所思。

我和余睿无奈地笑笑，准备跟着人群散去。这时有一个老师过来问我俩是哪个学院的，我很大方地告诉她，通信学院。接着她又问我俩是学生会的么。为了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我隐瞒了自己学生会干部的身份，只是表示自己是通信学院一名普通同学，为了更好地让大家释放情绪，出面来组织了一下。随后，她笑了笑，表示今晚的气氛不错，让我们早点回去休息罢了。

坤哥曾经说过：都说通信学院是大学院，可这个大，大在哪？他觉得不应该是架子大，脾气大。而应该是气度大，胸襟大。做事大气，不猥琐。就这点而言，我觉得自己没丢他和学院的脸。

后来或许是校方看到中央这次特别积极面对这个事儿，所以在 519 又组织了一次全校规模的祈福活动。虽然那次的规模十分巨大，学校上下到处都是鲜花和蜡烛。可被各种文本解构后的地震，在那时已经不如最初那么令人感到恐惧了。514 祈福中那种来自于人内心的无力感，在 519 这次活动中很少有所体现。大家只是习惯性的拿着相机东拍拍西拍拍，蜡烛似乎也成了装饰的道具。但我不会忘记 514 那晚带给自己的所有体验，我将铭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无力。

有关地震的网上讨论，除了有关新闻和最新数据的，我还与一个学妹进行了一场辩论。那次辩论中体现了我那个阶段的基本世界观价值观，很有纪念意义。

当时那位学妹写了一篇日志，让好久没多打字的我，一时有了回复的欲望。下面做个摘抄在这里：

学妹：

国外的表现很冷淡，我们不由的质疑那些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我们喜爱外国、喜爱外国人换来的是什么？他们可曾想到有雪中送炭这回事？他们唯一回的是在伤口上撒盐！西方媒体抗拒中国的奥运会，冷眼看汶川地震，我们是不是也该对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在外敌面前更加团结、更加一心一意的为祖国付



出。而那些外国的企业放下在中国发展的妄想吧！

我：

说话前还是先了解下事实吧.....

西方及东亚主流的媒体均对此次地震表示了高度关注，连续三天头版都是四川地震

而且大部分媒体对国内政府此次的反应速度和透明程度表示赞赏与看好

各国政府也在组织救援物资及相关技术支持，我怎么就看不出一点他们‘冷眼’的感觉呢？

现在的关键是救人！不要在这个时候来玩什么民族情绪，对灾民有好处么？

学妹：

或许你是对的，但我在写这些话之前所接收的消息都是关于国外冷漠的报道，不得不承认我的态度也有些偏激，可是对于有些国家对中国表现的轻蔑和冷漠我还是不能容忍。比如说韩国，比如说西方国家对北京奥运的批判与圣火传递的阻拦之举，那些都是无稽之谈吗？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外国？对那些伤害了人又只说句道歉的事和人我们该如何反应与面对？我的观点对灾民没有任何的好处，我针对的不只是这次赈灾的事件。

我：

那你可以举证，冷漠的报道在哪？

韩国至少政府层面还是积极救援的，只是民间声音不同。你想想，每次美国这些地方发生灾难时，我们的国民诅咒他们还诅咒少了么？也没听说人家就来抵制你，或拒绝你的援助什么的吧。

不要太脆弱了，一个大国的风范绝对不是不让别人质疑、不让别人骂。而是应该有一种能包容他人的风度，能对各种言论应对自如。我们之所以对国外的质疑反应那么强烈，因为我们从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认为我们一切都是对的，媒体对我们是很友好的。可是国际规则不是这样，媒体规则更不是这样。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挑战。但应对的方法应该是积极的去解决，而绝非一味的排斥与责骂。

就好像当年江总去美国访问时，很多人在那抗议，记者问他怎么看，他说：那我要把我的声音弄得更大，让你们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想法，以为把声音压过去了，问题就解决了。可事实上，问题仍然在那里。

后来克林顿回访中国，在北大演讲时，有个北大女生自认为自己提了个很有水平的问题：请问，当时江总在你们国家访问时，被抗议很严重。可你看，我们北大没有抗议你。那你想想，如果你来中国也有这么多人抗议你，你会怎么想？当时台下一片掌声，以为把克林顿给讽刺了。没想到的是，克林顿说：有抗议那也很正常。事实上，我作为美国总统，每天都有人来我办公室前面抗议。接受抗议是我的日常工作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并不能说这种价值观就是错误的。但是国际规则显然与我们还有太大出入。要想在国际上站稳脚跟，成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只有理解主流规则方可。

这次灾难是人的灾难，不要用民族主义情绪来绑架道德，获得高度。援救灾民，才是第一位考虑的。

学妹：

其实我也明白自己的 想法有时只是一时冲动，有些事情考虑的 程度不同，感想当然就不一样了。对于有些事情，我有时不愿意多想，好像多思考了以后就失去了 血性，比如是在一些被冒犯的事情面前，我常常在想我要做的是忍耐还是强硬。其实有时让步是另一种前进，但我们还有太多不懂的地方，思考 究竟该 从 哪些方面着手？你 的观点是从 一种成熟的 角度来 谈 的 ，理智的 有时让 我不愿接受。我现在评论事情 还是感情用事的，下面就要多 思考一下从大方面来说，我们该有怎样的态度。

我：

思考，是我们人类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所谓的血性不过是被某些人包装后拿来抛售的物品。

血性或许能一时解决问题，或让人觉得解决了问题。但是社会的发展不是靠血性的，踏实、耐心、冷静，才能从本源上解决各种争端。毕竟我们的人生大多数时候在生活，而不是在愤怒。

忍耐并不是退缩，忍耐后可以以一种更加强势的姿态反扑回去。事事有理，不给对方反驳的余地，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强硬。图一时的口头之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

哈哈，‘我们’二字不是随便用的哦。至少我这个个体是从 16 岁就开始摆脱所谓的‘血性’，虽然很难，但还是很努力的在做。

16 岁之前，我血性到让你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不过后来慢慢发现，血性除了满足自己的一时之快外，真的对这个社会毫无用处。你能用血性种出粮食来，

用血性在谈判桌上把合同签下来？但是人要摆脱血性的影响太难了，可能因为人的本质是冲动的吧。

就不要用辩论赛的打‘定义’来和我说了，我这个人只信事实推理的，对他人所著之书，所言之论，从来都不觉得算一回事。不是他写在书上了，写在词典上了，就是正确的，每个人都该向那个方向靠。说实话，我还出过书呢，不过相信你读了可能也会觉得很多东西你不认同。

我日志里最后那句话，不是为了表明我占了优势，只是感叹自己好久没有这个力气来做启蒙了。我这人就这毛病，说起教来，没完。

很高兴你能意识到“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你不能绝对的说你所说的话就是正确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不像有的人，连别人说的什么话都没看清楚就开骂。但是想到我可能错了只是第一步，你应该举证，我哪里说错了，为什么错了。比如我就可以举证你文中的一些论据有问题。

这样的讨论方式或许显得繁琐，但是事实上，人类大多数进步都是从这种看似无聊的讨论中诞生的。

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说服你，我觉得我 18 岁之前做过最傻的事情，就是去说服别人。现在，我只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观察别人的看法。试图通过观察更多人的看法，来理解这个世界。

我在上一个回复中说道：忍耐并不是退缩，忍耐后可以以一种更加强势的姿态反扑回去。事事有理，不给对方反驳的余地，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强硬。

我知道大家都很有血性，比如对待日本的问题上，人人都很激愤。可是这样的血性有什么作用呢？南京最后的两座慰安所，就在南京一大群血性男儿的日常

生活中被拆除，没有一个血性男儿去为之抗争过，最后出面保护下一座慰安所的是谁呢？是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这是那段惨痛历史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但徒具血性，缺乏理性思考、踏实做事的态度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是行不通的。

关于你提到的最后一点，我只想说一句：你觉得我们的媒体每天对美国的诋毁和排斥还少了么？

有时候，不要仅仅把自己想做受害者。换位思考一下，这个世界很大，就像你说的“每个人的思想态度和深度都是不一样的，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想法”。多去想想别的地域的人是怎么思考同一个我们在思考的问题的。

我不是一个亲美亲欧亲日的人，相反，我最亲的是我的祖国。

但爱一个国家，不一定非要觉得他什么都好，看到她的毛病，弄出来，努力使其改正，这就是我对祖国爱的体现。

可能你无法想象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我爱她爱得如此深沉。不仅仅因为她的荣耀她的伟大。更因为在这片土地曾悲伤、曾凄凉的那一个个灵魂所发出的共鸣。

我沉重地爱着这个国家，真的很抱歉，这种沉重让我无法拍案而起、无法血性所致。这些沉重的责任只能让我更冷静，更坚定。

学妹：

你这些观点我是赞同的，有些事情我考虑的很多，但结果往往是越想越复杂，于是不愿再想，还是以一种最简单的心态去对待问题。我也知道想真的解决问题，不深入思考是什么都做不成的，我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路，方法，态度。这次和你说了这么多，自己也不得不进行思考。理性和踏实一直是我要努力做的。

和学校里的人争辩这些事还算比较令人振奋，因为你能看到在浮躁的情绪下面还有理性精神的残存。可是震后一个月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却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个世界的荒谬。

一周不到，南方出个余秋雨，北方来个王兆山。

说实话，灾后我是一直被解放军、被灾区人民、被社会各界感动着的。但始终有的人、有的组织要不断跳出来恶心大众，消解我的感情，让我这颗才满怀希望的心又再次掉落下去。

秋雨伯伯的含泪劝告就不提了，政治怪物四字，莫过于此。但随后跟进的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一首江城子，几乎把余秋雨的风光完全覆盖了下去，且看文人一旦耍起无耻来，是个什么姿态：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维桙，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共欢呼。

你们要给伟光正拍拍马屁、给主子献献殷勤，不关我们这些草民的事。但死者长已矣，请不要绑架他们来提升自己，对于这样的人，我只能报以轻蔑的神情，你们还不值得我愤怒。

后来更搞笑的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着，比如功夫熊猫在四川不准上映，因为是喜剧片，不符合灾区的悲痛气氛。

我就不相信你去成都街上拉个娃娃出来问：你想看功夫熊猫么？他会回答：555555，你个瓜娃子，我现在这么伤心，你不要拿这么喜剧的电影来伤害我脆弱

的心灵嘛。

余秋雨可以绑架‘地震专家’‘佛学大师’‘帐篷里的人’，王兆山可以绑架‘死难同胞’，现在跳出个赵半狄(号召抵制功夫熊猫的人)绑架四川人民。

此时才恍然大悟，这个社会，你不做绑匪，就只有做人质了。

再后来，范美忠老师(俗称范跑跑)被取消教师资格了。

这是一次个人理想主义与现实强势话语暴力的冲撞，这是一次伪道学和真人性的交锋。但在我们这个奇妙的国度，这个在 40 多年前，用同样的手段摧残了无数同胞的国度，一切的一起都发生得那么理所当然，那么罪有应得。

我不知道范美忠先生到底违反了哪一条法规？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的法律会有‘不舍己救人就剥夺教师资格’这么一条。如果真有这么一条，那么这是一部可笑的律法；如果没有这么一条，那么这是一次可笑的判决。

依法治国，首先就是要让国民能找到一个共有的、一定时间范围内不变的律法作为参考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可我们一没制度，二不遵守制度，完全靠暴民的言语暴力来执行每一次审判。

范美忠先生此次的遭遇将在我国司法史(当然，对他执行的是行政处罚，不是司法惩罚，但是我国的司法领域行政干预有多严重，是不用多说的)留下无法抹去的耻辱印记，这块难看的疤痕提醒着世人，100 年过去了，我们还是鲁迅先生口中那个‘吃人的国度’，丝毫没有转变。

同时给那些暴民提个醒，40 年前那场惨剧不也是挂着所谓‘进步’的旗号开始的么，这与你们用‘道德’横扫一切毫无差别。在没有固定制度保护每个人时，下一个被言语暴力伤害的很可能就是你。

好自为之。

附：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铭文：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



### 第三节 - 离别赠礼

地震期间，我完成了在大学最后一个由我经手的活动——cnBeta.com 校园推广活动。

当时余睿正好接手“过来人”重邮分站，发愁找不到活动做。我们部门的科技沙龙又正好出现了一个内容空窗期，于是两边一拍即合，邀约各个学院的风云人物来为才入学的同学点拨大学人生。

在这之后，顺水推舟，我让余睿来协助自己做 cnBeta 的校园推广。那次的主题是给大家传授日后实际工作中需要的技巧，我负责讲解 Presentation 的制作及演讲技巧；余睿负责介绍如何快速组建一支团队；还请了杨卫勇学长来讲办公室生存技巧。

记得当时余睿蛮不情愿讲这几个话题，因为他觉得以后都用不着这些。但一年后，经过了半年的工作磨练，再见面时，他不断给我强调 Presentation 的重要性，我只能微笑以对。

这三年，认识我的人与我认识的人，在数量比例上越拉越开。自己的圈子十分的固定，平均保持每个月新认识 1 到 3 个人的速率，当然，这是除去每一届新干事后的数据。这造成一系列很尴尬的事。

时常是走在校园里，突然有人给我打招呼，大多数是不认识的，我只好以一个程度适中的微笑回应。搞到后来条件反射般，只要看到对面来人有挥手和打招呼的趋势，我立马就一个微笑回过去，这种笑容后来已经练到了职业化的境界，恰如酒店门口的礼仪小姐。不过要是身边有雅璇或胖子在，情况就好一点，至少

我能知道打招呼的人是谁。

离任一个月前，应胡佐金的邀请，去校科联与他们的干部干事进行一个交流会。在完成演讲后，现场有一位 07 级的学妹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为了什么在学生会干下去，或者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很老实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大一上学期，我对这个组织了解不多，不可能为了它的理念而奉献。那个时候的我，更多是为了报答坤哥对我的知遇之恩，为了这份责任承担着应该承担的事务。

大一下学期开始，他们老一届的走了，随后电子制作大赛、IT 潮人大比拼、科技文化节、校运会……太多太多的事务涌来，把我的生活与周围很多人划开来。那个时候我顿悟，大学或许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忙的事，无论是工作、恋爱还是游戏，我们再也不是小时候那样一个班的人几乎都保持着同样的作息了。

到了大二下，换届成为部长后，更加深入地参与着组织的各项事务及活动。与更多部门打交道，与更多同事合作。我们做着其他同学们看来毫无趣味的工作，感动着他们觉得毫无感觉的事情。工作越来越忙、越来越繁琐，你甚至来不及去给身边的人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慢慢的，除了同事，你很难发现一个人能理解你的日常工作、所思所想、情感着落。因为大家都很忙，忙着自己那个圈子里的各种事务，我们都没有时间停下来了。

正因为这种圈子间的隔离，个体在组织内部的付出往往不为外人所知，也无法以世俗的方式得到肯定或承认。但组织内部却能给个体这样的肯定。被理解着，或许也是归属感来源之一。

这令人不得不唏嘘，归属感一方面让你感到集体的温暖，一方面却见证着大范围内的孤独及被排斥感。

不过，获得这样的认同感是我大学时光里感到最幸福的事。要搁 4 年前，想让高中时期的我相信并实践‘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这句话，估计除了洗脑没有他路了。

我认为的这种幸福来源于什么呢，它就来源于对一个大多数人无法认同的理念的认同感。有着真正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就像我们眼中的藏民，他们信仰着，他们幸福着。我们当中很多人，穷其一生也无法体会到那种找到信仰的快乐。我在这短短的三年里，却能体会一番，不得不说是一种幸福的宽慰。

信仰本身无所谓正确与否，也不分高雅与恶俗。重要的是在你内心能有一个理论体系来支撑你的信仰，并且你能为之不断付出。这样的过程很是享受，只有体验过的人方才明白。

在离任之前，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换届，这成了一个让人头痛的话题。

我个人倾向于晓健，这是综合能力及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因素后的考虑结果。但外界对这个决定似乎有很多疑问，而疑问的最终都指向一点——女生能当科协会长么？

说实话，这倒真是出乎我所料。开初我想到的压力可能会来自于对‘资历’‘历练’‘能力’等方面的质疑，如果真是这些，我可能倒会据理力争，因为自己带的人，我自己心里有数。能不能承担这个位置，是我们几个干部早已在过去的工作中看出来的。

因此，由于没人在资历、能力方面给我压力，我自然也不想去回应‘女生能

当不能当科协会长’这个话题，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部门向来是一个团队，并不会因为部长的性别而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发挥。

后来的换届过程倒也算顺利，但对于接任的一届来说，前方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每个部门都有一个发展周期，科协在经过我们三届人的全力冲刺之后，已经到达一个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瓶颈期。度过了创业期的部门需要的是一到两年的守业，然后整顿后重新出发。但俗话说：创业易，守业难。晓健他们所面对的状况其实挺麻烦的。一方面要确保科协这么大个摊子不散，一方面还要面临来自各方要求创新的压力。

后来的一年，因为忙着找工作和玩，很少参与部门的事务。离校时，科协仍然发展得很健康，所以对于他们这一届的表现，可以说是让我们相当满意。

#### 第四节 - 再见

其实在我们离开之前，还有一群真正要离开这个学校的人——04 级。他们是与我们共事最久的学长学姐，给予了我们很多的照顾和点拨。

4 月 19 日那天，我们几个部门组织了一次联谊，主题就是作别 04 级，感谢他们这几年的付出。

那一年春节，我刚学会了喝白酒，那晚就得到了实践。才学会喝白酒的人都不知道自己量到底在哪。看着眼前的 04 级，觉得曾经那么亲密的一群朋友，就这样又要离去了。手上的酒没有停过，来敬我酒的，我敬 04 的，加起来差不多喝了快一斤。

等酒上头之后，我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与楠哥谈起坤哥他们，想到坤哥考研失意，去了惠州工作，不知为何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或许是太久不见，或许是上次离别时竟没来得及跟他说声谢谢。楠哥拨通了坤哥的电话，我一听到他的声音，顿时泪水就止不住的出来。据说当时把现场给吓坏了，谁劝都没用。

后来回到寝室，坤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别难过涛，每个人所要探寻的人生意义不一样，所以走的路也就不同。你一直都是好样的，好好把握你的未来。

一年后，坤哥已然发展得很好，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对他的话失望过。而当年他的这条短信，也让我开始重新思考面对工作时的态度。

还记得那晚醉后，拉着 06 的人谈心，给他们讲我对学生会未来的想法，给他们讲我的抱负，给他们讲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还记得从吃饭的地方走出来，回到学校后一路狂奔到二教前才停下来。大家在草坪附近坐着继续聊。直到我感觉自己不行了，又一路小跑奔回寝室，刚走到卫生间，就哗啦啦的开吐了。那晚把我寝室另外三人折腾了个底朝天，我醉得不省人事，还不断的吐。我也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最终干干净净地把我弄到了床上躺着。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睛，还觉得酒醒了，没事了。没想到的是，自己连撑手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想着可能是昨晚太疯，体力透支，于是让室友给我买来早餐，补充点体力。结果吃啥吐啥，连第二批买来的巧克力也吐，白开水也吐。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把我抬上校车，送到老校门对面的诊所去了。

医生一看我，就很不屑的说，喝多了吧？还喝不？我软弱无力的在那杵着，看着他开着药方。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喝进医院，在病床上打吊针打了一下午，两天没敢吃干饭。同时也错过了当天下午年级上组织的模拟招聘会。

人好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进去的不止我一人，罗部长和杨海也和我一副模样。想来也是，那晚就我们仨傻着在那喝，喝得无法控制，不挂也难。

2008年5月30日，一直说着要离开，没想到的是说着说着就到了最后一天。终于，我们要离开这个组织了。大学四年，三年都呆在学生会，毫不夸张的说，我的大学生活就是学生会生活。我热爱这个组织，并一直为之付出着。

卸任时，没有太多的感触，只是拿着聘书，默默地看着台下的学弟学妹。

颁发聘书的那天晚上，大家都显得很平静，挨个和王老师握手，向这位在三年时间里给过我们无数指导及帮助的人道谢。然后大家彼此相视而笑，随着闪光灯的一闪，我们，散了。

第二天一觉醒来，又是周一了，下午 4 点还有部门例会呢。不对，已经没有了，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了。这么真实地感触到退下来的感觉，还是第一次。好空虚，3 年来保持的习惯，一下子全改变了。

周一不再有部门例会，周三不再有科联例会，周五不再有全委会/常委会；手机不用再保持 24 小时在线，不用再时刻担心短信和未接来电；走过 2 教时，不会再觉得还有什么事要去办公室看看；.....

太多太多的不再，让我一时无法适应。人，总是容易被习惯惯坏。接受改变，对我们来说，都很难。

直到这时才体会到，原来最感伤的不是离别，而是离别后的生活。

## 第七章 - 追梦

### 第一节 - 大战之前

小时候,最初接触的读物是报纸。两岁多,就蹲在厕所里,拿一张本地报纸,凭借着几百个的识字量,一字一句的读着上面似是而非的内容。

过了三岁,父亲开始给我购买各类书籍。记得那时看得最多的是历史演义、童话故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购书取向逐渐由自己来把握。七岁到十二岁这个阶段,科幻和科普读物占据了我的阅读生活。

初中之后的阅读已经毫无轨迹可循,传媒、历史、管理、经济、政治、社会、城市规划.....几乎没有哪种类型的书是不读的。

但在这所有的阅读中,触动最深同时也是内心难以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宇宙与物质世界的本质。

每次在 Google Earth 中将地球缩放为一个球体,看着浩瀚的星空发呆,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空灵与寂寞。基本的科学知识告知我们地球在宇宙中那微小的存在,当你以星系的口吻进行叙事时,总会发觉自己的存在感是那样的弱。

退到最初,有关这个宇宙的本质。关于 LHC(大型强子对撞机),我是很能理解那些理论物理学家的愿景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只是一种理性宗教而已。孤独的人类,在失去唯一的朋友——上帝——后,只能自己创造一个希望来拯救自己。

我的一些想法,在北京师范大学某位理论物理系研究生师兄看来,就是所谓



的‘还原论’。我相信物质的本质是存在的，世界上一切都是有规可循，一定有某种定律在操纵着各种基本粒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各种行为，其实不过是某些粒子间的作用罢了。人是无力改变这个现实的，因为你‘想改变’的这个想法，也是它们的某种运动可能性而已。

这样的思考常常让人陷入虚无主义中去，否定世间一切自我存在的可能性。有点宿命论的感觉。所以我不得不时常强迫自己停止这样的思索，让自己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来，继续生活着我的生活。

但这种回归一般都不太顺利，经常是身体已经回到了现实，思想还停留在宇宙的某个角落。肉体在尘世中不知疲倦地奔波各处，思想在虚空中审视着这个忙碌的世界。一旦思想稍微远离地面，人类的活动及行为就显得渺小一点，当能看到整个球体之时，人类的行为就完全失去了存在感。

为了保证自己的肉体还能继续做着各种在自己思想看来毫无意义的行动，我不得不努力把思想再次拉回地面，让其离自己近一点，让他理解肉体行为的意义。有时，他们俩能达成一致，双方妥协，然后又合为一体；有时，矛盾实在无法解决，我只能尽力拉着思想的脚，不让其四处逃窜。

这样过了十来年，技巧也日益成熟。现在的我，能一边说服身体去践行各种事务，一边与思想调侃这个世界的无聊。我不得不讨好他们俩，毕竟，谁也得罪不起。

所以，下次再看见我很拼命的做某事时，请多少怀着一点敬意吧。我是真的，真的很努力在活着。

这学期开始前的7月末，在第三次去丽江归来后，跟着06级的各位去了四

川绵竹土门镇支教。当然，我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去和他们聚聚，顺便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那个被媒体渲染过无数次的灾区到底怎么一个样子。

在灾区的五日，和 06 级的过得很快乐，但是就援助当地居民的效果来看，实在是只能感叹心有余且力也足，可使力之处却无法寻得。根本就没有任何切入点让你能为当地实实在在地做点实事，在那里的几天里，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闲逛时帮助一个农家抬砖，他们想重建自己的家。当地负责接待的官员，更多把我们当作上面派下来的人，保证我们不出事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其实目前我国的公益及慈善大多如此，基层公务员承担了太多自己本不应该承担的职责。这些事务本应该由各个 NGO 来自发完成，可因为政府对 NGO 的不信任，导致民间力量极度缺失。最终的结果就是灾区各地的仓库中放着全国各地来的物资，却没有组织去做分发这个工作，大量物资被搁浅。这种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我国 NGO 的发展、生存环境一直无法得到改善，那么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五天后，抱着极大的愧疚我离开了那个地方。想想这段经历，更多的是确认了一些以往摇摆不定的观点。而且某晚在临时图书馆与大家就学生会未来发展进行的畅谈，也让我觉得不虚此行了。

开学后，本打算一心扑在找工作上的我，被朋友一蛊惑，买了去北京的车票，参加那年的 WordCamp2008。

北京的变化是惊人的，可操纵的资源多果然不一样。一年前我见证了一号线的新老地铁更换，今年再去时已经又多开了几条地铁了。当然，惨无人道的西直门地铁换乘仍然没有变。

一个人旅行总是行装简洁，就一个背包而已。于是下车后就赶往三里屯 village 与其他几个朋友汇合。去大陆首家 Apple Store 逛了逛，走出来时遇到北京晚报的摄影记者，说是要找几个年轻人拍拍三里屯 village 的照片，以示这个新生区域的活力。于是我们几个很高兴的当了回模特，但后来没有收到摄影阿姨发来的照片，很遗憾。

时隔一年，又去了 Feedsky 的办公室，和吕总聊了一阵，感受到他这一年里的不容易。晚饭去了海内网那边找王兴，王老板请饭，是自然要蹭的。

第二天的 WordCamp，具体的议程没怎么听。因为过去本就是为了见见朋友，聊聊天而已。所以相熟的几人都在会场外面聚成一个个小群落，聊着。

WordCamp 结束后，没有迟疑，立马去了北京火车南站，这个传说中的超豪华火车站。一下出租车，的确被吓到了，没走错吧我，这是火车站？在疑惑中看到了火车售票窗口才定下心来。

楠哥那时已经在天津移动安稳了下来，此行来京自然要去天津看看他。南站到天津站的和谐号很快，半个小时即可。下了车，赶到市区见楠哥。途中过了南开区，第一次看到了母校的本部风采。

与楠哥见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亲切，跟着他在天津四处逛，四处吃，知道我时间紧，他好像想在这一天里让我把天津给看完似的。晚上的酒席，与他的一个叔叔喝酒，此叔是交警，酒量十分了得不说，劝酒也是一流的，不断说“涛儿，第一次来天津，跟叔喝一个”“听说你们重庆能喝啊”。就这样一杯杯喝到我快恍惚了，突然听到一句“我们天津喝完白酒一定要再喝一啤酒”，于是一瓶燕京又下肚了。我意识中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听到楠哥说该回去了，然后我站起来一

拍桌子，说：好！

此后的事情完全在大脑中没有了印象，后来听楠哥说他扶着我回了酒店，我还自己洗了澡再上床睡的觉，真是不可思议。

第二日带着酒意踏上了返回的旅途。其实从天津回北京的和谐号上，我还是很清醒的。后来在北京见完同学，再坐了出租车，头就一下晕了起来。那酒的后劲真足，居然延续到了第二天来。回重庆的 25 小时火车，除了醒来吃泡面的两个小时，其他时间一直靠在车窗上睡着。

不过到了重庆，那仍然温热的气温瞬间让身体出了一身汗，酒意也随之消失。可这次打击使我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再也不敢碰白酒，一喝就想吐。

回到重庆后，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书记牵头去接了一个新东方的校园推广工作，杨海、余睿、大鹏都在跟着她做。那段时间的饭局时常笑谈，想不到我们这群人从学生会退下来，还是要跟着书记混啊。

我因为开学后不久就去了北京，而且自己还有私事，没有向书记提出参与那边的想法。不过因为老董和余睿的关系，我还是知道了很多他们和新东方打交道的事儿。

有一天在校园里散步，看到书记拿着一堆新东方的海报还有浆糊什么的，在通告栏那贴。看她实在忙不过手，过去帮她一把。贴着贴着，她接了个电话，原来是和新东方那边约定的讲课日期又被对方擅自改动了。书记几乎带着哭腔给对方诉说着改时间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

挂了电话，安慰了她几句，开始听她讲述和新东方南岸区高校负责人合作的

种种难处。那人是西政辅导员出身，完全不把学生放在眼里，交流起来你就别想平等地和他说话。做事还巨不靠谱，安排好的讲课时间、讲师，经常随意变动甚至取消。搞得书记他们这支校园团队很是尴尬，动不动就面临着全校同学的辱骂。

如此不靠谱的负责人，最后终于将问题搞爆了。

某晚，书记他们约该负责人来校商谈这段时间以来的各种问题，以求双方取得一个彼此满意的方案。毕竟从开始为其工作以来，要求的实习证明或者实习合同一直拖着没给，经费时常不报，推广活动对方也不积极应对。整个校园团队已经牢骚满腹。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晚余睿和书记把这些问题摊开来和他讲时，那人就开始抵赖、要不就含糊不清地回答问题。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直接激怒在场努力工作了—个多月的团队成员，纷纷表示不干这份工了。这种局面也让为这事辛苦操劳的书记感到很委屈，老董当晚也在，遇到这种场合自然要出来挺自己人。于是他对那个负责人说了一句“你还是不是男人？我要是你，就从这窗户跳下去。”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句话，成了后来他指证老董对其进行侮辱的证据。

当晚大家闹得不欢而散，更戏剧化的是第二天他居然打电话过来说已经报警，称我们的人非法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并对其进行侮辱。当时正值找工作的敏感时期，谁愿意和公安局扯上关系？新东方这人简直是疯了。

我和胖子见此情况自然忍不下去了，当天就随着书记和余睿赶赴沙坪坝新东方总部，准备和那个不靠谱猥琐男的上级直接交流。回到熟悉的沙坪坝，新东方总部就在高中母校的旁边，我们进去后直接找到了他们的上级主管，对方立马找

来不靠谱猥琐男进行调停。

我和胖子一上场就以强势姿态示人，让猥琐男解释报警到底是怎么会事，要因为这事耽误老董找工作，铁定让他吃不完兜着走。本来一开始我们的确很担心这事儿，可人猥琐了，连警他都不敢报。在我们练练追问下，他承认并没有报警，只是给学校保卫处打了个电话。然后我们又当着猥琐男上级的面，逐条批驳猥琐男申诉的什么‘限制人身自由’‘侮辱谩骂’。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是他非把事搞大不可。好在他的上级是个比较明事理的人，一看现场猥琐男那心虚的样子，就知道对错到底何在了。于是他代表新东方给书记他们道了歉。事情要是就这么结束，或许也就好了，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那猥琐男在上级的要求下，给余睿他们道了歉，但马上跟上一句“我仍然保留在法律和道德上谴责你们的意见”。余睿一听就火大了，或许这和猥琐男以前一出问题就扯道德有关。一阵对质过去，说得他哑口无言，只好继续说我们道德有问题，辱骂了他什么什么的。胖子说，老董当时就说了“你还是不是男人？我要是你，就从这窗户跳下去。”这么一句，而且前半句还是疑问句，你是不是男人？你完全可以回答是啊，为什么你就潜意识认为自己不是，从而受到伤害了呢。

这猥琐男完全没有把自己从上一份职业——辅导员——中转换过来，觉得学生就该听他的话，不听话就是没素质，甚至于没道德。明明书记与他们之间是商业合作，可一出问题他就大谈道德谈素质，真是不明白新东方怎么就把这种人招进来了。再说了，在他的领导都已经表态支持我们的情况下，他还继续给我们对着干，完全是不给自己领导面子，人生的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

最后无论是我们怎么摆事实、讲道理，他的领导怎么规劝，他就是认死理了，不肯诚心道歉解决问题。甚至于还抛出了“你们这群人道德素养太低，不是合格的大学生”这样的言论。这一下彻底把我激怒了，本来我就讨厌别人跟我提道德什么什么的，在我心中道德就是无耻者最后的庇护所。如今，他这个做事纰漏不断，为人特不靠谱的人，还好意思来说我们素质低下，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站起来，指着他的脸说道“素质低下？你自己去重邮通信学院问问，余睿、书记、张涛，看看有谁会说他素质低下的。”随后甩门而出。不久，胖子在里面也和他这种毫无交流可能性的人谈崩了，出来大厅和我汇合。据说我俩出来后，那领导都受不了猥琐男这种令人崩溃的表现了，直接让他出去，由领导自己与书记和余睿谈。

猥琐男离开后，十几分钟问题就解决了。那个领导承诺立马解决实习合同、资金以及绝不会再出现报警这种事，并且答应了调换南岸区负责人的请求。

某种角度来说，这算是我们几人的第一次劳务纠纷事件，虽然过程诸多令人盛怒之时，不过结果还算是比较圆满。

## 第二节 - 百日战争

8月31日的时候，我算了算一百天后正好是12月10日，如果到那时都还没拿 offer，那基本是没啥希望了。于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百日战争的时间段，希望在此期间解决工作的事。

为 offer 奋斗的日子，有点小小的煎熬。回忆起那一个个等待短信与电话的夜晚，那一次次站在房间门口的徘徊，偶尔会有种悲凉的感觉。但当尘埃落地，一切皆成定数之时，心里只有坦荡。

第一家投的是腾讯，当然是抱着想在互联网继续做下去的心态，同时也因为它是最先来学校的，囧。该公司的在线简历系统有个缺陷，除了成绩及学生干部经历外，那个系统很难反映出应聘者在社会实践经验方面的表现。所以投完腾讯的简历后，一直很慌张，不知能不能过简历筛选关。

还好的是，第一轮笔试名单有我，早早的去了现场，业务类的考卷全是智力逻辑题，要求半个小时做完。总之就是一路狂飙，由不得你犹豫。20分钟后，交卷出场，本来想把纸质简历给管事的人看看，但找了半天也没发现谁是管事的。

过来几天，一面名单下来，仍然有我，心态慢慢调高了起来。一面当天，在寝室犹豫再三，还是没有穿正装，披了一身休闲西装过去。

一面是群面，我们五人分到的话题是有关媒体公关与现实冲突方面的。因为之前太过专注于笔试题和单面的研究，对于群面我完全处于无知的状态。只是本能地记录了讨论时间，无意间掌控了小组讨论的节奏，最后莫名其妙的被大家推为 leader 来进行陈述。好吧.....我觉得自己发挥得还算不错。但没想到二面名单



下来，没有我。后来与面试官交流，对方指出虽然节奏是我掌控了，但没提出决定性的观点，相比之下，没有其他两位入选组员表现得更有价值。

虽然二面没有资格，我还是陪着余睿和赵鹏去了沙坪坝丽苑酒店，准备强面。去年的腾讯强面机会巨多，据说有人到了 HR 面还在强，那时的我认为自己也有希望。那天大家都换上了正装，打扮得人模狗样的，早上 10 点从学校出发，11 点到酒店。和腾讯 HR 老大 Human 谈了一下，对方态度很坚决，今年不给强面。

当然，不能因为这点挫折就放弃。穿着别扭的正装，在酒店大堂从 11 点坐到下午 6 点，整整 7 个小时，中间无数次尝试强面，均被拒。余睿好心的向面试官介绍了一下我，但是毫无作用。其实从那时候起我们就该知道，今年这形势，肯定招人招得少，所以强面显得毫无意义。强面那天具体的过程，总之是相当，相当之悲凉，书记写了一篇日志，附于此：

*现在才回过头来写那天的事情，总觉得还是要记录下来。*

*前一天晚上大家约好了去强面腾讯，满怀信心，大有不达目标不回头的士气；看了一晚上的面经，准备了很多东西，想着强面即使不成功，也要表现的尽量出色，至少让自己满意。*

*但是到酒店之后就被浇了一头冷水，面试官斩钉截铁告诉我们不会有机会，但是谁都没有放弃，机会不是那么随意能争取到的；接下来的一天，漫长的等待，似乎时间又过的很快，激情一点点的消退，直到徐导说我想回去了，才发觉大家的士气就这样一分一秒被好耗尽；唯一不一样的是涛子，现在我都记得他眼神中的执着和坚持，还有他一次次坚定地走向电梯又一次次摇着头走回来的身影。YR 和 ZP 面完后，心情轻松了一些，听到 YR 在面试的时候举荐涛子，真的很感动；其实早上秦 Sir 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也返回去了一趟，说问他要名*

片，借机想提一下涛子，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得到这次机会，因为我们了解他们是多么优秀~直到最后，徐导说想要放弃，也没忘记说只要有机会我们就等涛子，甚至我们群体去举荐好了，呵呵~~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呢？但那份心情是真真切切的。

当然，经过一天的时间自己也思考了很多，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里，这次关于腾讯是该惋惜还是庆幸，找工作到底是为自己还是满足外界舆论的虚荣。。。想清楚了，心情也变得很轻松，晚上走出丽苑，在繁华的霓虹中规划签约后的潇洒畅快，那种感觉很特别，那一刻是多么留恋大学留恋那些朋友，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认认真真准备和对待每一次的考验，找到工作之前，我和大家一样平凡，就像秦 Sir 说的，你们只了解自己的圈子，却没有站在这个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优秀者大有人在，而我们究竟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还要看自己的把握！

第二天，余睿和赵鹏都没有三面通知。但我和余睿仍然决定去酒店强三面，到达现场后，Human 很明确很坚决地告诉我们，今年强面完全不可能。其实我和余睿已经能接受这个结果了，但是不自己去体会一下，我们俩肯能很难释怀。我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不管过程如何，强面到底。而且这次被拒还有个收获，我对正装没了抗拒，任何人穿着正装在沙坪坝转悠 9 小时，保管你习惯那种感觉。头一天回到学校时，我和余睿、徐又林互相看着正装的对方，觉得男人就该这样穿衣服啊，平时在寝室试西装时怎么就觉得正装很傻呢.....

总结了一下，腾讯面试的失误主要是我对公司的取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本以为凭着自己互联网产品策划的经验，面试产品策划运营这个职位应该会有一些优势。但没想到公司需要现场表现的是思维敏捷、雄辩(很多辩论队的进了终面)，

我的互联网从业经历完全被忽略了。所以在面试时，揣摩对方想听到什么是相当重要的，不然盲目发挥只能带来失败。

被拒的伤痛持续了两天，调整了过来，还是继续回归本行——通信吧。

从腾讯的打击中恢复出来，下一个目标是深信服的产品工程师。深信服的 4 个老大有 3 个都是华为的，从整个公司的福利待遇、管理体系来看，也是深受华为影响。

投完 ChinaHR 那恶心的在线简历后，等待着笔试的通知。

中间有一场深信服的宣讲会，宣讲的姐姐很着重的强调做技术在该公司是多么的自由，但是说来说去都是裤衩加 Tee 这个例子，难免让人觉得有点空洞。Google 这样的自由工作氛围可不是靠休闲服穿出来的。而且我相信现场来应聘市场的绝对比技术的多。

笔试当天，组织方低估了我校同学的热情，整个考场挤到爆。强笔的被安排到另一个教室，我们有笔试资格的也快坐不下了。幸好笔试题都是主观题，就算两个人挨在一起坐，抄袭也没用。

大概还记得几道题目，在这里回忆一下：

1.你最近在读哪方面的书？印象最深的是哪本，有什么启发？

我写的是传媒理论、社会学、经济理论三个方面。印象最深的是 Neil Postman 的《娱乐至死》(其实这本书是高中读的)。

2.你最尊敬的老师或领导是谁？最好的朋友有几个，描述一个。

这里写的是高中的语文老师邹老师，从言传身教及纯语文教育方面来谈的。朋友写的余睿，睿那个字差点写不出来，尴尬死了。

3.最想去工作的 3 个城市，最不想去的 3 个。说出理由。

已经记不得写的什么了，反正都是些大城市，理由是对于公司的业务来说，大城市才有更多客户，有利自身发展。

4.解释下市场部门在公司中的职责。以及为什么我能做好这份工作。

从自身的一些实践经验，及团队合作来谈了谈。最后写了点激情的句子表态，呵呵。

当时看着全场那么多人，而且还有一大批强面的，直觉一面还会剩下许多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与负责通知的同学一联系，原来一面就只有 18 个人有资格了。6 人一组，进行群面。

清点了一下，重庆这 18 个人里就有 5 个咱们通信学生会的。书记也和我们一起去强一面，最后成功了。

早上 7 点包了车去观音桥深信服重庆办事处。我不幸的又是第一轮第一个，和徐总、蒋俊勇、一个女生还有一个计算机学院和重大的一组。群面仍然是无领导小组讨论，每人进行自我介绍后，面试官伊利哥公布题目，是一段高仓健说的话。让我们对这段话进行思考评述。

吸取了腾讯面试的教训，这次小组讨论，我仍然控制着节奏，但同时也发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讨论过程中，不断综合大家的意见，并与那个女生携手压制住了几次偏题的讨论走向。最后又被大家推为 Leader，感觉好紧张，因为上次腾讯作 Leader 就被刷了，希望命运不要再次重复。

还好这次做 Leader 陈述时，不仅把小组意见很好的表达出来，还在中间插入了几个自己临时想到的例子。从伊利哥的表情看来，对我们整组的表现还是很

满意的(事后的二面名单也证明了这点,二面名单 7 个人里有 3 个都是我们这组)。

回到学校,焦急地等待着二面的通知。深信服仍然保持了一贯优良的传统,于深夜 2:30 发来二面短信。7 个人里有 4 个都是通信学生会的,另外一个重大一个工商一个经管学院。

又是包车,对了,说到包车,在我们去深信服面试的两天以及之前面腾讯的那天,在包车来回的路上都遇到交通事故,三趟旅途三次车祸,真是很离奇。

二面我又是第一个,进去后和伊利哥谈得还算愉快,但在他问到团队合作经验及团队矛盾解决时,我太过注重解决方法的阐述,忘了总结自身问题。就像伊利哥说的,也许现实情况中,我的做法确实是可行有效的,但是在面试中对自身毫无反省,是不能接受的。于是,顺利被刷。

Finally, the journey comes here.

腾讯,深信服,对我来说都已是过去了。被深信服拒的那天起,我就顿悟到为什么那么多前辈都说找工作是一种缘分。或许之前一切的历练,都是为了这一刻的来临。

烽火通信,一家每年都听闻,但一开始没打算应聘的企业。要不是余睿提醒我今年烽火有招海外职位,我和烽火可能就此擦肩而过了。

烽火的招聘仍然是交给 ChinaHR 外包的,所以不得不再次填写该网站那恶心的简历。烽火校内宣讲时,正好是老董从成都回来,寝室聚餐之时,所以没有去到现场。但在接到笔试通知后,还是去烽火网站上了解了公司的背景,产品线,职位需求等信息,周全的准备,一定是面试成功的关键。

与之前的深信服相比,烽火通信的笔试是我们这届参加过的准备最好的一次

笔试。每人都有一个座位号，按号入座，按号领相应职位的笔试卷。现场次序良好，看来 ChinaHR 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很专业的。

看到笔试题，感觉很意外，一直以来面的都是市场类职位，其他公司市场类都是逻辑题智力题，没想到烽火的笔试是考专业知识。幸好本人对专业知识还算有点印象，虽然平时考试成绩不理想，但该记住的知识点却怎么都忘不掉。整张卷子做下来，前面的专业知识部分空了两道大题，填空题空了几个空，选择题猜了一两道。后面的情景应答题自我感觉做得还不错，但起身交卷时，发现旁边的同学都把卷子写得满满的，顿时觉得自己这么快交卷是不是太轻率了。但继续坐下去也没办法，专业题，答不出就是答不出。

烽火因为只有一面，所以笔试时要递交的资料很多。成绩单，简历，4、6 级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学生证复印件，再加上笔试题，总之交了一大堆东西上去。之后在被深信服鄙视的同一天，收到了烽火通信的面试通知。

烽火的 HR 就住在重邮宾馆，所以不用再大清早 6 点起来包车下山了。但那天还是 7 点就醒了，然后沐浴更衣，继续人模狗样地套上西装。

来到重邮宾馆 3 楼大厅，很多相识的人已经在那等候了。签了到，询问了一下进度，在我前面还有 4 个人，那就等吧。一会徐总来了，大鹏也是早早就在那。三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期盼着前面的同学早点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和 ChinaHR 的两位员工闲扯了一下，了解了他们承包这类招聘工作的流程，天天东奔西跑，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

在我前面进去面试的是一位研究生，在他之前的每个人都是 20 分钟左右就出来了。看着他走进来，我也做好了准备，可是 20 分钟过去了，30 分钟过去了，

40 分钟过去.....丝毫没有出来的样子。这种情景，真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那 20 分钟的煎熬。45 分钟，这位师兄终于出来了，在他和我之间还有余睿。但因为余睿签了深信服，他就没来烽火这边，于是，轮到我了。

面试官是一位很漂亮的姐姐(现在知道了是王姐)，我把余睿的情况给她做出说明后，正式开始了面试。

王姐第一句话就是：Say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看来海外职位全英文面试果然不是假的。在外面等待的期间，我也对英文自我介绍及项目描述进行了一些组织、思考。但走进房间，那些思绪全都不知跑哪去了。

先谈了一下自己的 major，然后论述了一下 development experience，当然因为是面的海外市场，所以 dev 这一块我讲得不多。自我介绍的重心都放到最后的 teamwork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上了。

在我用英语胡扯的时候，面试官一直拿着我的笔试卷和简历翻来翻去，并不断在上面写写画画。一看到我那空着两道大题的卷子，心就止不住加快跳动。还好在接下来的环节里，她并没有在成绩或者笔试题上问我什么。

做完 self-introduction，她开始就我的简历进行提问。这个地方体现出简历的重要性，各位一定要把自己最有把握的东西放在简历上，对自己的简历一定要十分的熟悉，不然在面试环节被问出破绽，很丢分的。

但我也没想到她的第一个问题会是 photography，整份简历那么多内容，压根就没想到她会首先对我在摄影协会工作的经历进行提问。OK，既然问到了，那我就谈谈对摄影的理解吧。记得当时情急之下憋出一句：Photography is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When you shoot something, you must have an image in your brain and set those parameters, then KA!

现在回忆起来 这句话还真不错 感觉像是提前准备的例句一样。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应该是前段时间看 TED 视频时留下的印象，真是幸运。

然后又询问了几个有关我工作及项目实践方面的细节问题，面试官觉得英文面已经达到目的。接下来转为中文面。

首先是问为何会选择这个职位，以及我面试的海外行销工程师与销售工程师及服务工程师有什么区别。这方面早就有准备，之前就问了很多前辈有关职位细节的问题，答得比较流畅。

然后问为何选择烽火，我从企业发展、自身发展、学长推荐等三方面进行了论述。在说到自我发展时，她问了我的职业规划，因为事前有准备，应答顺利。

面海外都有一个通用的问题，就是你的家庭是否支持你出国？现在是否在谈恋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在面试前，我曾经很犹豫，要不要诚实的面对面试官。包括我女友都不让我在面海外时提及自己有女友，按照大众的想法，这些事难免会影响应聘。

但我一直坚信与人交流，坦诚才能赢得尊重，而且面试官问这些问题并不是故意刁难你，其实她也是在为你考虑。从这个角度思考之后，我很坦诚地像面试官表示家人从小就很尊重我的决定，并且父亲一直告诉我：好男儿志在四方。目前有女友，关系很稳定。

面试官和我探讨了一下和女友分居两地的各种可能，我一直都用感情坚固来回答她。就最后录用我的结果来看，说明自己的实际情况，并不会对应聘有太大影响。只要你事前考虑过这些问题，有自己的说辞，并且让面试官感受到你的真诚。



后面的时间，她让我问她问题。貌似这也是现在面试必经的一个环节，我问了一下待遇、福利，武汉的城市环境。面试官很耐心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在说到城市时，作为武汉 local 和重庆 local 的对话，空气、长江，是不可避免的两个话题。面试到这里终于有了起色，整个气氛打开了，我就城市建设、环境、以及我对江水的恋眷之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为武汉人，面试官对江似乎也有好感，给我介绍了东湖等地方。随后我们又对两个城市对比着扯了一通，愉快地结束了这次面试。

出来后，ChinaHR 的人说我肯定有戏，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说前面的人都是 20 分钟以下，就我和前面那个研究生进去了 40 分钟以上。啊？我也有 40 分钟？完全没有想到，坐在里面就觉得时间流逝得好快，一会就出来了。不过面试时间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没拿到 offer 前，还是低调点吧。

当晚收到短信，让我第二天去三院体检。Fine，这条路终于走到头了。心中有种莫名的畅快，一个月了，没有舒缓地出过一口气。

在阳台上拿着手机，按个按个地通知，与他们说着话，就像看到大学 3 年的时光重新回到了眼前，然后一路飘过，来到当下。终于，也到了我走的时候了，呵。

第二日体检，第三日签约，整个烽火海外市场部就在重庆招了两个人，现在想来真是悬，杂就偏偏赶上金融危机这年头了。

后来华为和中兴的笔试通知都来了，但因为已经签约且我对大公司的向往并没有其他人那么强烈，加上要赶去广州参加年会，于是犹豫再三后把它俩给拒了。

### 第三节 - 欢愉时光

11月5日签约后，11日便飞去广州参加网志年会了。

这一年因为好友柠檬是主办者，我也成了前期准备志愿者，布置会场、调试网络、沟通联系，一切事情做起来都是那么快乐。因为自己明白，这是一场理想主义者的聚会，在这个缺乏梦想的国度，每年能和大家聚聚显得格外奢侈。

两天的年会，几乎又是在和各行各业的人聊天中度过，认识了做远航运输的海员、做灵修的辅导师、知名律师刘晓原.....每年只有此时，才会觉得生活如此充实，如此丰富，充满各种可能性。

记得年会第一晚，给 Punch Party 叫的外卖数量多了点，于是我们夜登白云山小组就承担起把这剩下的几大盒(真的是很大盒)还未开封的披萨、鸡翅送掉的任务。一路上把这些食物分发给停车场门卫、放学的学生、路边乞丐.....人家肯定觉得我们脑子有问题，不过我们自己倒是超快乐。

夜登白云山小组中有上一年认识的技术人士蔡望勤，也有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的创始人安猪。大家一路上谈天说地，欢畅无比。唯一的遗憾是白云山实在太低，没爬一会就到顶了。

签约前几日的10月31日，成为了学院“您好·学长”优秀学生巡讲团的成员，当时作为巡讲团代表在成立仪式上讲了以下这番话：

*作为一名在读大四学生，在通信学院学习的三年多时间里，感受到了学院多方面的关怀和实力；上两届学长学姐的指引和点拨也对我的发展起了很大帮助作用。*

俗话说，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前辈们对我们无私的帮助，是出于对学院无限的爱。因此，回报这份恩情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在大学的经验与教训继续分享给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今天，在这里，我代表巡讲团全体成员承诺，一定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将这项工作做好，传承学院精神，让优秀的通信持续优秀下去。

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学弟学妹们能好好珍惜当下的生活。不要到了大四才来感叹找工作之艰辛、考研之痛苦，这一切都不是说说就能到手的。你们一定要在前三年的学习生活中，努力积累各种经验，锻炼发展自身多项能力，才能在大四时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学院成立这个巡讲团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与高年级学长交流的机会，在这学期和下学期，应该会有各式各样的交流活动。希望各位能好好珍惜接下来的这些机会。解决自己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疑惑，早日找准方向，为未来做好准备。

还有不到一年就要离开学校，在此衷心祝愿通信学院越走越好，更祝愿各位同学能有一个好的未来。谢谢大家。

这个成立仪式特别有意思，05 级出 6 个人，06 级出 2 个人，台下坐着大一大二的学弟学妹们，我们 8 人像待售的姑娘站在台上，然后一起承诺只要同学们需要，我们就会传授自己的经验给他们。

可这活动有个邪恶的地方，接下来全学院大一大二的孩子们以每两个班为一个单位，请我们 8 人中的两人或一人去给他们做交流会。而选择谁，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于是我和余睿笑称被孩子们邀请去做交流为‘出台’，邀请我们的行为被我们叫做‘指名’。这直接造成那段时间我俩的对话都很没营养“今天出台没有啊？”

“被指名几次啦？”“哟，当红头牌啊！”“.....”

因为做了 3 年讲座的缘故，和大一大二的孩子们都很熟，我被指名的几率特别高。平均算下来，11 月下旬到 12 月初那三周每周都要赶 4 到 5 个场子，每晚都讲得我口干舌燥。

不过能够和孩子们交流，还是一件很让人快乐的事。我们那时是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他们则是新生牛犊，嗷嗷待哺，双方可以说交流得很和谐。同时能多见见学院的新生力量也颇感欣慰，毕竟他们才是 CIEI 未来的希望，CIEI 未来的辉煌是靠他们去书写的。希望两年三年以后，每个学弟学妹都能有一个好归宿，我们人走了，但心还在这里陪你们一起奋斗着。

在这往后的生活，就是完完全全的堕落了。没日没夜的在寝室和室友打游戏，感受着四年来难得的清闲生活。也是这段时间经余睿和其他人的关系，认识了一些以往不曾接触的圈子里的人，给我一个重新认识这个大学的机会。

# 第八章 - 未来

## 第一节 - 选择

这学期的开场让人觉得如此陌生：寝室三人，两个在公司实习，一个忙着解决工作方面的事，寝室显得前所未有的冷清。而我自己，也开始了一段从未想象过的生活。

老爸那边接了个小区的公共装饰工程，因为是多年待岗，重新出山，身边没什么人。而这个工程一来就需要有人做预决算，和投标报价。时代在进步，现在建筑业已经完全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整个过程都是电子表格和文档，对于老爸来说，这无疑是很难迈过的一个坎。正好公司那边也不要求我过去实习，于是在家闲着无聊的我，顺理成章地担起了这份担子。

不得不说，隔行如隔山，一二月面对着那些个预算表格，头脑是一片空白；另外还得用 AutoCAD 这个陌生的软件来测量图纸，核对方量。虽然计算机方面的东西我上手是蛮快的，但建筑业的专业知识和术语可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比如“砼”这个我一辈子没见过的字，谁知道它就代表混凝土啊？

两个月的苦苦摸索，总算是入了门，预算部分的工作也快做完。胖子这时候也从广州回到了学校，正在考虑要不要回学校时，老爸让我继续帮他忙，到现场去做施工员。家里的事，总是比较重要的，再说这二十多年间，我也没能给家里做过什么，于是爽快答应，即日上班。

从那以后的两个月里，只要不放假，早上就得 7 点起床，然后从江北赶往二郎。在公交车上要耗 1 个半小时，基本我都选择用睡眠来打发这段时光。

到了工地，面对的是一间简易的临时办公室，因为做园林的单位还没有建设完毕，现场显得特别杂乱，一下雨就满脚泥土，两个月时间，报废了我一双鞋。

我的工作主要是与开发商那边沟通，负责处理各种公文表格，并对各个现场项目进行预决算运算，还有画图什么的。总之就是一个打杂的，什么都干。虽然繁杂，但我倒也做得快乐。

因为现场没有网络，且开发商是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都要，所以打印出来的公文还是得人工跑去项目部交。从我们的办公室到项目部办公室，中间隔着一块大空地。不下雨时，还能横穿；遇到下雨天，只好绕道而行。来回一趟，就是 3 公里吧，每天至少得来回两趟。那段日子蛮不错的，因为可以说是我一年时间里运动量最大的一段时间。

在很难看到一个人的空地上，参杂着齐半人高的野草，一个人默默走上 20 分钟。这样的时间里，总是容易回忆起这四年的点点滴滴。那些个脸庞，在我眼前晃过；那些个难忘的瞬间，又一次次浮现。想着大家现在还没毕业，就已经各奔东西，身处各方，不免对回到学校感到一丝恐惧。反倒是在无人的空地里，更能隐藏自己的哀伤，不去面对那个话题。没有人是完全勇敢的，只是我们学会了隐藏怯弱而已。

和余睿说起这边的生活，他总是劝我就转行做建筑算了，有平台有积累，干嘛不做。老爸也整天劝说跟着他搞这个算了，比我在外地打工能更早完成原始积累。

对，干嘛不做？面对他们的劝说，我总是回绝得很干脆。但私底下，我也无法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个在很多人眼中看来是条好出路的工作？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父亲的事业和人脉？那段时间，还是蛮纠缠于这些问题的。

后来分析，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整个家族都是做建筑业的，亲戚、家族朋友，全都分散在这个行业的各个领域，从小我就浸泡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可我对这个行业没有兴趣，一个家族总得有一个人跳出去，不能一直在一个行业里循环着，而现在我深深地感觉到，这个人应该是我。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一个恒久的命题了：对父辈的叛逆。我的性格，注定了无法接受来自于父辈对我未来的安排。我最接受不了的事之一，可能就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自己3年后是什么样子。那种可以预见的未来，那种自己无法因为奋斗而超越的未来，我是一刻也过不下去。让未来更加具备未知性，是保持我生命活力继续旺盛的关键。

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经过这四年，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从大一时的“跟随自己的内心”到如今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我已经不再

迷茫，不再去想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还是 Steven Jobs 那句话：*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是我的世界，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无论前途如何，我都将活在自己的生命里。这才是我所追求的生命，除此，无他求。

当想到这时，我已经没有更多可以犹豫的理由了。这段建筑业的岁月，就当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吧，也让我增添了许多人生历练。

到了 5 月初，工程还不见结束，而我得开始忙我的毕业论文了。于是向老爸请了假，从工地上返回了学校。



## 第二节 - 最后的日子

回校时间比较晚,寝室三人都已经到齐了。我们熟悉地打着招呼,开着玩笑,就像这四年里的每一刻一样。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光。

老董在公司那边已经呆了几个月,虽然没做啥大项目,但对社会生活已然有一些了解,回来后时不时地给我们感叹一下;

彪子在运营商设备部门一线工作,整天工作听说蛮枯燥,但他还算应付得来;

胖子带着喜讯归来,让我们担忧了半年的他,总算签下了广州电信;

06 年我部门 03 级考研无一人幸存(当然,保研的花姐不算),07 年 04 级考研也全军覆没。两届科协考研失败的宿命给雅旋造成了一些压力,不过还好她最终挺过来了,现在圆满地进入北邮读研,大家都很为她高兴;

余睿是我们当中在公司呆得最久的人,年前 12 月就去了公司,呆到 5 月中旬后才回来。在销售岗位上整整工作了半年,回来前不断给我说怕回学校,怕融不进来。我感觉得出他心态的变化,我们,或许,不久也将如此;

.....

还有太多人的故事,在这彼此没见面的半年里,大家都经历了很多,或者是因为没有在一起经历,所以觉得多。这些东西让我们彼此间产生了一些距离,但只要回到学校,互相调侃几句,那种亲切感立马就回到了身边。

但终究是要走,最后这段日子,我的主要时间都花在哪些方面了呢?

——学生会。

对，不得不说，还是它，还是学生会。只要还在学校，我就找不到一种与其脱离关系的方法。它俨然已经成为了我的大学，我的生活。

回校的这段日子，去看了几个这届人搞的活动。记得那一晚在科技会堂，学风励志大会现场，我坐在第三排，看着台上的精彩，不知何时已经落下感动的泪水。我实在是没有想到，06、07的小孩能把“学风励志”这样一个不好处理的主题搞得这么精彩，这么吸引人。

晚会结束后，与主创人员去杨师傅那吃串串。因为第二天还有课，所以席间没人提出喝酒。但还没从刚才兴奋情绪中摆脱的我，自己提了两瓶酒过来，挨着挨着把4桌年轻人敬了一次。给07级那桌敬酒时，我记得说了这样的话：08年校运会后，在23栋楼下，4楼女生寝室那4个女生对我们喊出的“你们也辛苦了！”让我觉得对学生会这段经历无憾了；但今天晚上，你们筹备的这次晚会，不仅仅是让我觉得无憾，更是感到了希望，看到了光芒。在走之前，能看到这样的希望，总是令我们这些人欣慰的。

那段时间，路过二教，总是忍不住要再次爬上那熟悉的四楼。在办公室门前张望，发现大多已是不认识的脸庞。他们在那个木沙发上聊着，在那些个办公桌前工作着，在那排档案柜间穿梭着。而在这其中，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离开了，果然是真切地离开了。所以大多时候，我也就在办公室门前晃上一眼，

装作不经意的。然后掉头去周导或王老师办公室，其实也没什么事可去，就是想  
在四楼多呆会。

偶尔学生会办公室有 06 的，就会拉我进去聊上几句，大凡故事的收尾都是  
“走，走，走，吃饭去。”

记得最后两个月，和 06、07 的干部吃饭吃得特别多，比如鹏飞、比如匡匡。  
反正本人闲的时间大把大把，于是就挑着没课的来陪我腐败，真是很感谢弟弟妹  
妹们伴我走过那段饭醉的日子，特别是陪我这个特别能念叨的人。

5 月将末，又是一年换届的时候。这次换届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太多关联了，  
我也毫无兴趣去参与。每代人都要做出自己的决定，而我们，应该选择旁观与尊  
重。

不过晓健在这事上貌似纠结了很久。不知为何，从 07 级开始，08 级也是这  
样，女生在学生会里的地位越来越高，所占干部比例也越来越大。是男同志不够  
努力，还是女生们太过优异？对于我们这些退了的人来说，已是不得而知。但当  
我亲耳从晓健那听到这届科协三个干部都是女生时，我还是比较惊讶。当然，不  
是说怀疑她们的能力，只是没想到这届比例会如此失调。

想到我进部门时，科协可是和尚庙，男女比例是纯爷们 3：0；然后杏恩这  
届是 3：2；我这届是 2：1；晓健这届延续 2：1，不过这次这 1 个女生，成了部  
长；现在到了 07 这一届，男女比例竟然和四年前完全倒转了一下，0：3。这不  
得不让我有点冷汗。

遥想去年我力主晓健上来时所遇到的压力,可以想象得出她在这次换届中所承受的压力一定不会比我小。她也和雅璇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想听听我的意见。打电话前,雅璇给她说“你涛哥肯定要告诉你,让你自己选择,他不管”,电话接通后,我果然是这样说的,这使得一旁的雅璇在那得意不已。说到底,我还是不想掺和这事的,于己于整个组织,都不是好事。

最后晓健也妥协了,也不问我要对她们的支持,就说我支持不支持她的决定。当然,对于她自己的决定,我是可以表示支持的。于是后来6月换届后,科协成了红色娘子军。

在学生会这边,大致也就这样。离开一年,已经没有太多工作方面的事可以让我们这些老一届的掺和了。更多的还是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聊聊,珍惜着这最后的时光。

本来毕业的生活也就该这么简单,在一瓶瓶啤酒和菜肴中扯着淡度过。但未曾想到,这个夏天的开始,却成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经历。

关于这件事我无须解释更多,因为本来就毫无过错。不过就是在一个某些人看来敏感的时间,读了一本所谓敏感的书而已。只不过在这个国家,根本无需犯错就可以毁掉你的人生。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也就是如此。

在这件事发生一个月前的5月4日,我写过这样一篇日志:

*昨天五四过去了,五四的精神估计已经被大多数国人忘到不知哪国去了。*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四个词所蕴涵的近代中国思想层面的崛起，与旧时代的断绝，岂是李长春一句虚妄的‘爱国主义’就能囊括的？

明明是纪念五四运动，各地搞出的花式却让人哑然：有把五四变作成人礼的；有五四让青年放假，但其实没放的；最搞笑的是硬把五四和当前缺乏内涵的‘爱国主义’捆绑在一起，然后通过‘马列主义’‘中国特色道路’等强盗逻辑硬把‘爱国’和‘爱党’再次打包，捆绑销售。

纪念五四，不推崇德赛二位先生，而单单要求当代青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堂堂正正的五四之魂，居然被这些卑劣的行径强奸为‘党徒的大旗’。

其实我知道你们很憋屈，你们肯定在考量，为何贵党一大就不能早几年召开，这样就能把五四运动直接归到贵党的功绩里，岂不乐哉？

但不管如何纵情狂欢，别忘了，1919年5月4日时，你们还没影儿呢。

回头来看这篇日志，我想起了一些东西。有一位我很欣赏的记者、新闻人Walter Leland Cronkite在越战时因为对美国政府的做法持有比较中立的评价。因为他的影响力，使得美国国内对越战的态度越来越抵触。他的老总安排他与国防部长午饭，以缓和气氛。部长拿爱国主义来要求他。

他反问：“爱国主义难道仅仅是毫无保留地赞同政府的每个举动？或者我们是不是能把爱国主义定义为有勇气宣扬并坚持一个个人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而不论这些原则是否符合政府的意图？”

可能这一辈子我都无法忘记那晚在那个屋子里自己所说的谎言,那些违背良心的忏悔。它们将永远提醒着我注视人世间的恶,永远保持一颗向善的心。

总之经过此役,我突然间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这个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改观,以此来作为我大学的结束,真是上天给我的奖赏。从此,我将抛弃一切犹豫与懦弱,将内心反复妥协多年的选择一一确定。这一段人生已然终结,自己选择的未来方向,要更加努力才行。

6月4日,在这个对于我来说略带讽刺的日子,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加上书记和我女友,一起踏上去往凤凰的毕业之旅。

刚刚从黑暗中缓过劲来的我,对于旅途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渴望,心中有的,只是想尽快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一直以来,都是对行程策划很久才上路的我,在去往怀化的K426次火车上第一次体验到了那种逃脱似的旅游快感。

凤凰的那几天是很欢愉的,身边有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同事、女友,不管玩什么都很快乐。沱江、X妖潭、飞水谷、水坝,都留下了我们在水中嬉戏的身影。

多亏了这次旅行,回到重庆的时候,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可以全心投入到答辩的准备中来。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走到最后一步。

毕业旅行的欢愉,答辩的紧张,对某些人和事的不舍,最终都化为离别那两周无止尽的酒席上的嘶喊与泪水。

我们班吃了三次散伙饭，部门两次，学生会集体一次，还有其他部门的我也会去凑凑热闹。加上各种圈子的小聚会，那两周的午饭、晚饭，基本全线排满。

不知为何，那两周状态一直很好。没有一晚是倒下的，大家都是越喝越通畅，越喝越不想停止。印象中，除了我们部门那次书记哭过头进了医院，我们这群人还算完完好好地度过了毕业酒席轰炸。

关于那两周，现在我还记得什么呢。说实话，真的是不想去回忆。就像余睿说的。有的时间，是不能也不敢现在回忆的。我也同样如此，不敢用力地去回想那段时光，害怕那种转瞬即逝的幸福会再次袭来，让人感觉充实却又瞬间泄气。

于是乎，这段时间在脑海里支离破碎，只有一些碎片还残存着。

我记得那次部门吃饭，因为已经吃了N天火锅，小孩儿们为我们考虑，选了香鸭居。鼎立抱怨我很少和部门一起吃饭，反倒是其他部门去得多一点。其实我也一直很愧疚于这个事情，于是那一晚，陪着大家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当时真有一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感觉。可能还有弟弟妹妹记得那晚我这个话唠，一直不停的在那说，把这四年来，所有之前不知该怎么给他们说的话，不加考虑地全说了出来。其实第二天我也很惊讶，原以为一年前已经放下了的东西，原以为和自己已经远离了的东西，都在那一晚统统苏醒。呵，真想不到自己还有这么多不舍。科协带给我的印记，将永远留存在大学的回忆里。

我记得部门聚餐那晚，曹利从我身后去洗手间，经过我背后时，她给我说：我觉得在科协这两年，让大学生活没有白费，很充实。说完她就继续走了过去，

大家也还在开心地互相聊着，没人注意到这一瞬间。那一刻，我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还记得年初时，陈相汁给我说过：跟着老大你这两年，无怨无悔。和曹利一样，我觉得自己在部门一个比较大的心结，就是没能安置好他们仨，没能为他们去争取过什么。所以他们越是感谢我，我越是无法走出这个心结。后来席间很多人劝我的道理，其实我都懂，要是我不懂可能这个心结就不存在了。但是我真的看不得他们哭，后来看到曹利在那和雅璇啜泣，心里就忍不住的一阵阵痛。

我记得后来去了 KTV，科协聚会第一次完完整整的唱了一夜歌。书记在 6 班那边被灌得不行，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与我部门关系一向较好，又喝了一些。结果很多情绪堆积那一晚，全都于那一刻倾泻了出来。老董一直在外面陪着她，我只好时不时地从 K 房里出来，看看他们的情况，然后又随即回到房间，和大家一起开心。送我们的人是快乐的，可似乎我们却很难像那样快乐。

我记得去了组织部那边的聚餐，和永宏哥喝了一杯；去了 6 班的聚餐，被灌了 3 杯。那一晚，到底是怎样的呢，到底是先去的哪个场子然后又去的哪个场子？已然忘记。

我记得毕业晚会，周导在上面泪流不止，我们在下面不知该说什么，男生女生，全都清泪两行。对了，周导还给我们许了一个三年的诺言。大学四年，还是麻烦了周导很多很多，除了时不时给她修修电脑什么的，也没什么可以作为报答。



我记得当时老爸不知从哪搞来 4 张纵贯线演唱会的票，于是和女友、余睿、昊哥一起去了奥体中心。四个人都很 high，附和着一首首老歌在那哼唱。时光就这样被台上的四个老男人回转，伴着那些或陌生或熟悉的旋律，仿佛又一次从 80 年代重生，再次游走了这 22 年的岁月。

我记得演唱会那晚之后的夜啤酒，失踪的大鹏、伤感的众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余睿无奈的样子，不是那种被我们逗了之后的无奈，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记得那晚夜啤酒后，莫名其妙掺和进去的一段故事。证实了我四年来的一些想法，也让我顿感世间无常，在身边的，一定要好好珍惜。

我记得某次喝得已经不行了之后，又陪着余睿去组织部那边。几乎是瘫在座位上，无意识地端着那碗老鸭汤喝。后来去洗手间放松一下之后，头脑清醒了一点，又开始和组织部的弟弟妹妹们喝。后来不知怎么的，又喝高了，拉着余睿在那发飙。我已经忘了那时的音量是否太大，不知吓着席间其他人没。不过，余睿，是真哥们。还望这份情谊能长久维持。

我记得班级散伙饭时，大家掏心挖肺，和每个人道别，和每个人交心。我第一次抱着老董叫他弟弟，告诉他我一直很关心他，只是不知该怎么表达。和昊哥彼此扶着肩膀，互相说着欣赏对方，是知己，喝喝喝。我看着满场的人红着眼睛，大家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悲伤。在让每个人谈谈自己最后想对大家说点什么的时候，看着一个个和你共同生活了四年的人，听着他们口中叙述的关于这个集体的点点滴滴，那个时候，才真正认识到我们这群人是如此真实地存在过，在不经意间已

经给彼此的心里埋下了无数的回忆。那晚哭过的，那晚笑过的，都是我们最真实的青春。一年时间过去，或许这些激情都已不再。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段属于 0110505 的回忆。

我记得.....

后来的故事就显得有点过于简单。余睿第一个离开学校，我则紧随其后，第二天也走了。那一晚，有很多朋友来送我，很开心，很感动。某俩人还给我来冲冲喜，不错不错。

据他们后来说，那晚我包的黑车离开 16 栋时，兴业苑的灯光就熄灭了。虽然四年里面没有给兴业苑做什么贡献，但这种附带传奇色彩的段子，我还是很乐意收下的。

每届人，都有自己的起点，自己的故事。这已然是我们这届人的终点，还愿在校的各位都能有自己的回忆。

回家后的两天大脑近似空白，根本不敢去想自己是怎么度过这 20 多天的。23 号，提着大包小包，上了去往广州的飞机。起飞时看着窗外雾蒙蒙的重庆，对自己说了一句：这下真的离开了。

### 第三节 - 明天

到了广州，和胖子、志广、余睿在广州 K 歌。那种感觉恍然如隔世，极其的不真实。不知下次相聚，又是何时。

到了上海，见到两年没见的坤哥，我们两届人极其愉悦地吃了一顿饭。但没想到来了上海还得送别人，坤哥突然要去天津出差。真是一个离别的季节，分外伤感。

到了武汉，和老大聊天，说到学校的事，想到学校的人，发了句感慨：以前是和你们一起说过去的故事。现在你们成了我过去的故事

一直以来，我都很坚定地以为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哪怕有时候也会看到自己的错误，但能做到马上修正，所以就大方向而言，我是没什么怀疑和踌躇的。

离开学校的第二日，是在家在重庆的最后一天。中午去看了婆婆，婆婆一直在问我去公司那边后怎么安排生活的，要记得经常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我也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从小就是婆婆带大的，在女友看来，我家每个人都宠我到不行，也因为此，更是不知该怎么对他们表达感情。

说着说着，婆婆突然拿出钱包，把里面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我说：婆婆身上只有这 400，自己过去那边多注意身体，该吃什么就吃，租房子租好点的，别委屈自己。一开始，我嘴上还说着不用不用，家里已经给了一笔钱作为我的启动资金。但看着婆婆，想起这二十多年来她的照顾，我不知该怎么拒绝她的这份心意。把那四张钱拿在手上，一时崩溃了，抱着婆婆哭了好久。

婆婆抱着我，给我说着出门在外，身体要紧，让我注意卫生，注意饮食，注意休息.....

就在那一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很不孝。大学四年，一个重庆人，在重庆读书，离家只有 40 分钟车程，可回家看父母看婆婆的时间却少得可怜。这次回家，看着父母得了感冒，那种离别的紧促感、自己的无力感，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学校，我是尽力做到让自己无憾了，也有很多人感谢我带给他们的经历。一段时间，曾以为这样的人生是属于自己的，是适合自己的。包括现在，我打心里还是觉得不够彪悍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

但毕竟还是逃不过平凡，在父母婆婆面前，我的一切成绩、一切傲气都没了影子。回想起这四年，对他们的关心实在是太少太少。总觉得没有去亲近的必要。我总是这样，越亲的人，被我伤得越深。

所以有时也会想，去外地打拼是不是就是我必须得走的路呢？或许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根本不值得问的问题。但很多人，都会去想这个问题。大家会考虑生计，考虑家庭，考虑亲情。

而我，从小就被家里宠坏了，爸爸也不断给我灌输‘好男儿志在四方’，让我不要对他们有所顾及。正是他们的不断放手，让我在做每一个决定时，都几乎忘记了他们。我的规划里，只有我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未来。现在想来，这对身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但路已启程 我不是一个习惯退缩的人。就让我在未来的道路上 ,慢慢调整 ,  
学会去关心去在乎身边我爱的人与那些爱我的人。我的荣光与你们同在！

## 结语

连自己都没想到，总共花了一年时间才写完以上这十一万字，整个过程比十月怀胎更纠结，许多次想到放弃。

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变故，比如我们的 CIEI 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 SCIE 显得那么陌生；王老师也调任了移通，不再指引通信学生会的发展；大家各奔东西，或好或差地打拼着；……

听着弟弟妹妹们讲起学校新学年后的一系列改变，饭卡、上网、找工作，仿佛这个学校已经不再是一年前我们所呆的那个地方。空前的陌生感阵阵袭来，令人时有所伤。

但内心里我知道，那个 CIEI 其实从来就未曾消失。看着人人网上大家的状态和日志，看着你们一步步走过我们曾走过的那些路，我就知道，这份经历、这份回忆是共通的。只要怀着这样的心情，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通信人，自己曾在那个集体里发过光，吸收过养料。

感谢本文中提到或未提到的，在我大学这四年里所接触到或没接触到的所有人。那些欢笑、抑郁、兴奋、沮丧，都因你们而更加生动。是你们共同构成了我的这四年。

这四年过得很精彩，全因有你。